

度外

留出來的空白，
在整個構圖上的比例擴大了，
而且移向中心。
那些色塊、線條，在圖框中沒有出口，
像是撞球一樣，來回碰撞，
什麼事都要擔心、都要逃避。

黃國峻◎著



小說家張大春曾經指出，黃國峻的〈留白〉有一股不與時人彈同調的莊嚴氣派；施叔青女士也說，「作者的想像力與實驗性，以及對藝術的獨特看法使它有別於其他作品」。本書為作者第一本小說集，共收近年間作品十一篇，每一篇都是作者探索小說藝術新可能的結晶，極富實驗性與想像力，讀來充滿新鮮感與挑戰性，讓人恍若進入一座語言的迷宮花園。



黃國峻，一九七一年生。曾獲第十一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推薦獎。目前專志寫作，作品散見於《聯合文學》、《自由時報》副刊等。

ISBN 957-522-297-0 (857.63)



聯合文叢
201

度外

● 黃國峻／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度外／黃國峻著．--
初版．-- 臺北市：聯合文學，2000〔民89〕
面：公分．--（聯合文叢；201）

ISBN 957-522-297-0（平裝）

857.63

89009758

聯合文叢 201

度外

作者／黃國峻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初安民

主編／江一鯉

編輯／張清志

美術編輯／周玉卿 張薰方

校對／余淑娟 黃國峻 張清志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27491208（編輯部）・27567914（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ms4.hinet.net

unitas@udngroup.com.tw

印刷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0年9月 初版

2003年12月1日 初版三刷

定價／220元

copyright © 2000 by Huang Kao Jun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目次

自序	5
留白	7
失措	23
私守	49
歸寧	63
面壁	81
泛音	101
三個想像的故事	117
觸景	133
小子把風	149
詹姆士兩千型	157
度外	165

聯合文叢
201

度外

● 黃國峻／著

目次

自序	5
留白	7
失措	23
私守	49
歸寧	63
面壁	81
泛音	101
三個想像的故事	117
觸景	133
小子把風	149
詹姆士兩千型	157
度外	165

自序

黃國峻

出書是件正經事，原本並沒料到這麼躲著做的一些個人化的小玩藝，將會要端出大門展示，這和起初正因為不肯和外人接觸，才想私下練習動動筆的念頭恰好是相反的。不過在出版社接受下，對這個機會的產生，我理當捨下成見，欣然看待這份存在於一個普遍冷漠的社會中的鼓勵之情。

不過我若是敢利用這冊小書，就對哪位幫助我的人大表謝意，那恐怕不但有辱師門之嫌，更無法對我所擁有的環境資源做交代。由於我一向缺乏主動的生活經驗的獲取，以及寫作的專業方面的認識所致，使得本書可能違反了一些基本的閱讀條件。不過今天，閱讀不比寫作容易了，對於這番寬容和理解，我自然深懷敬意。

過去總以為自己的怯懦是純粹的心理因素，但是最近我去醫院做檢查才發現，我的甲狀腺激素是正常人的好幾倍，原來這自幼決定了體型和緊張情緒的因素，是起自可由藥物來改善的生理問題。當然身心兩者會互相對抗的。諷刺的是，身心這兩者竟又是如此緊密協調著。然而主觀的表達和外在的評判，是否也存在這種關係呢？這讓我回憶起在我五歲時，當時母親在動物園的飲食部隔壁一間小亭子裡販售明信片和紀念品之類的東西，我常跟進去免費參觀，在獨自去逛了幾次之後，覺得籠子裡的動物好像每天都衰懶不動，接著就有些遊客忍不住用各種方法去刺激。我注意觀察他們的言行，突然覺得他們才是被看的獸群，而我像是那裡唯一的人類，然後又想到背後是不是同樣有人在看我這隻自以為是人的雛禽？我望望四周，感到對某種未知的巨大恐懼了起來，於是我躲回到亭子內母親身後布簾後的庫房裡的床板上，我聞著瀰漫園中的動物的氣味，聽著猩猩呼叫，更遠的飛禽鳴叫，還有不知道是犀牛還是熊或河馬的呵欠聲，整個中午都滿腦子幻想。

在開放的生活環境中，想像和創作是不斷處處在發生的，它的傳遞與生息能夠展現出人的另一個模樣，而這過程中所使人意識到的對抗與協調，也許正是人容身的亭子。這集子裡最早寫的是九七年五月的〈留白〉，最晚是九九九年九二一地震前一晚正好寫完的〈度外〉。當時買的一盆非洲堇，最近在窗台上開了三十二朵酒紅色的花。

留白

留出來的空白，
在整個構圖上的比例擴大了，
而且移向中心。
那些色塊、線條，在圖框中沒有出口，
像撞球一樣，來回碰撞，
什麼事都要擔心、都要逃避。



樹蔭不見了，不止樹蔭，連一整個早上斜傾在屋子旁的一大片陰影也不見了。矮籬外，小徑的路面，以及兩側所長滿的叢叢枝葉，都被悄悄地撕去了一層發亮的薄膜。就是這麼一回事，陽光撒隱了。

下樓、推開紗門、走到院子，瑪迦還在猶疑，到底要不要把面前這些才剛晾上架子的衣物收走？預感，她聽見了雷聲，說不定是軍事飛機，或是遠處工廠出了點意外。仰頭看著動也不動的濃雲，瑪迦心裡一片空白。

總會有這麼一天到來，像現在，只有他們兩人在家，哪兒也不必去，而別人正好都在各處奔波。床單垂懸，阻隔著視野。當他們落入這一天時，才覺得毫無準備。彷彿和前後的日子接不上關係似的，它中斷在這樣一個郊外，沒有展開的動靜。愣在那兒，她像是被那面床單給捕住了。原本雅各就是要取這個景，先畫那片樹林，然後再畫那些遮了風景的衣物，可是，他的妻子正打算收掉它。

其實淋點雨再收也無妨，反正這褲管還在滴水。低下頭，瑪迦看到腳邊，前天掃成堆的落葉還在這兒，沒有被翻攪過。她的兒子真的搬到寄宿學校了。以前她時常一邊重掃那些落葉，一邊指責身後的小約翰；要是身後沒人，她會當那是風吹亂的。

這有什麼好玩的？老是聽到約翰自己在這裡呼叫著：「下雪了！」黃褐色的雪？都已經

住進校舍了，他還在想這些樹。到哪兒都有樹，好像所有的樹，在地面下都是相連的，是同一棵巨樹的不同部分。他比喻說：就像躺在海中的巨人，他的鼻尖在北極海面露出；腳尖則是在南極海面冒起。瑪迦輕摸著樹。

念在雅各夫婦頭一次與兒子分離，幾個家中的常客約好了，要趁兩人今年到小屋度假時，前來探訪一番。於是，包括幾位隨伴而來的陌生人，這一行人便這樣被上星期的那幾個光禿禿的日子掃成了一堆，堆在小屋裡。

雖然還很遠，但是當瑪迦把落葉倒到籬外時，她確信那是雷聲。將這堆衣物抱進屋子，真可笑，她看起來像是被雲團遮蔽了。她常常不知道自己正在使雅各感到可笑。從吵雜的交談聲中擠到廚房，他知道瑪迦不喜歡不能露出一臉不悅的場面。小屋裡不該有這番景象的，生面孔會令人不自在也是常情，他們都不欣賞太快顯得讓人感到可以信賴的人，那種人是狐狸。

坐在牧師身旁的哈拿，她知道姐姐並沒有不悅，只是累了。看那盤蘋果，每片都切得不平均，有的還帶著一絲外皮。她不是一向很會料理這些不必叮嚀的細節？和那位畫商相較（他的笑聲像是在轟炸屋子），這一點盤中的瑕疵，就算是刻意製造的，也不要緊。

蘋果的旁邊是一盤茄汁牛肉，還剩一半。根本看不出那些丁塊是出自牛隻身上的哪個部

位。不到將來，沒有人會明白，這一天是位於整串日子中的何處？天色像要驟變，但是它還是懸在那兒，不晴不雨，不曉得哈拿她是想一個人去逛逛，或者真的只是想代姐夫去市場買菜。

要不是這群訪客，要不是約翰搬走了，哈拿會在這一天早晨，和姐姐一起屈蹲在草叢後，偷窺那兩隻在地面上覓食的小雲雀嗎？她極小聲地在瑪迦耳邊說：「下午讓我去市場買菜，冰箱裡什麼都不剩了，姐夫的學生真是個個食量驚人。」已經這麼接近了，真怕連呼吸也會被牠們發現，別出聲、不要動，於是兩人被心中的擔慮凍結於此。

困在窺看的視野中，她是藏不住心思的，沒一會兒就洩漏情緒了。到底雅各在笑什麼？好像有什麼是自己從鏡子裡還看不到的。一旦她凍結在這樣的角度時，她所惦記在心的事——他在笑什麼——就會顯得毛躁不聽使喚。必定是某處猛然一顫，所以那兩隻雲雀便匆匆飛走了。牠們敏感得能夠感知地底下的微震，本能的警覺性就是要牠們去誤解所有風吹草動。

也正是因為訪客的到來，雅各才有機會保護妻子，很自然地透過交接的目光向她說：「我們是同一陣線的。」對，她又不能沒有雅各了，一個家是需要他來應付外界，他樂在其中，應酬是心態上的見識，他在自我充實著，長久的充實使他能夠面對畫布。那些豐富的閱

歷，不斷地牽引他手中的畫筆，在那等著被說服的觀衆腦中作畫。他就是愛攔阻外界入侵，爲了袒護瑪迦，幫她推辭校務，婉拒教會方面的敬邀，然後又說這沒什麼——。

雲雀不見踪影了，但瑪迦還在張望。其實她也不知道自己守在草叢那兒，是曾想對牠採取何種行動後；才會對牠飛走的結果感到遺憾。每當她注視一個東西，她就彷彿寄放了某部分的自我在那東西上，某個沉重的部分。可是，牠怎麼這麼輕巧就飛走了？就這樣奪去，真捨不得。長久以來，一直有一份伺機而動的情感在她心中，老是想趁她注視某個對象時，膨脹起來，然後闖出去，攀附在它上面。如今，約翰不在視野範圍內了，她花過多少時間注視著這孩子，從小到大，看透了他的心思。她知道他快要想站起來，穿過餐廳，到父親那兒去，小心餐桌上的茶杯。他要雅各幫他把毛巾扭乾，再乾的毛巾爸爸也能再扭出幾滴水，再緊的蓋子也能扭開。孩子長大後總要出外念書，這是再尋常也不過的事了，不然要怎樣。她不會想過要逮捉那兩隻雲雀。

無意間，瑪迦發現她們走到了平常散步的範圍外，而沒有發覺的哈拿，還一直相信姐姐在帶路。聽她的談吐，毫無心疑，她和那些猛夾菜的學生不一樣，他們一心想成爲能靠繪畫作品得到肯定的凡人。真糟，瑪迦記不得他們的名字了，不是叫錯了、就是沒叫；難怪學校不讓她兼課了，去從軍或許還比任教更適合她。他們都不到三十歲，還年輕，聚在一起就是

這個模樣。雅各能夠充分滿足他們的好奇，並且再留下一些問題以供思索。一到假期，他們的心思就潰散在興奮之中，看他們談話時的手勢，聾子也知道那是在說什麼。和瑪迦曾在課堂上遇過的那群十五歲孩子們一樣，他們無法不沉迷於青春活力之中。

「我很好，還不會累。」哈拿的關心使她留意到自己的神態。瑪迦不是累，而是覺得自己老了、覺得自己在生活之外、在縮小著。有時候低頭看看腳趾頭，卻好像在俯瞰懸崖；而仰頭看看月亮時，又好像是在望著吊燈。這忽大忽遠近的比例錯覺，搞得瑪迦沒聽到人家在談什麼、記不牢人家的名字。

同樣沒有參與交談，牧師夫人緘默地坐在對面，動也不動地聽他們像傳球似地輪流開口，只有那對靈活的眼珠子在隨著聲音的來源飄擺，好像她整個人就只是那顆黑珠子，而身體只是用來展示一些服裝的道具罷了。那是一種濃縮、提煉過的生命狀態。有內涵的女人，穿什麼都好看。眼眶含著眼珠子——她所看過的景象盡在其中——退入暗穴，牧師夫人也老了。

偶然間，幾句話聽進耳朵，瑪迦意識到自己進度落後。他們談到哪了？不、不可以斷章取義，再仔細聽一會兒；一牽涉到理念問題，就免不了有歧見，歧見好過粉飾太平。一頭往裡面栽。大家是一個整體，一起吃掉同一桌晚餐，絕不容許她分心在不要緊的事上，一起加

入吧！可是（別說那又如何），這桌美食無可挑剔，這是她婚後至今的成果呈現，就這一桌滿足口腹的食物？看，那位男學生說：「我們可以厭戰，但不可懼戰」時，他口中還嚼著炸蝦球。奇怪，不是說要仔細聽人家在討論什麼嗎？

他們在那兒，他們遠在他們所談論的話語中，像是擠在一輛行駛中的火車上，那些什麼「制度層面」、「勢力整合」的字眼，成了火車車窗。一串串話語載著這群習慣於將自己交付給這輛列車的人，迅速前進，超越風景，瑪迦目送這便捷的列車駛過，算了，很快又會有下一班的。從牧師夫人的眼神看來，他們剛才可能語帶嘲諷，或是她不以為然？這些挫折使她感到自己既狡猾又無知。身為姐姐以及母親，一到需要她參與表達時，她總是說：「去問爸爸。」接著，他們對揭發一切更有興趣了，他們對雅各的畫展之所以有興趣，就是它有尚待揭發的空間。

展出的最後一天，有一些人是因為讀了藝評才來的：「雅各的畫作不能各別拆開來看待，任何一幅都缺乏一種解決完成的獨立性，但是當我們留意到每幅之間的關聯時，會赫然發現到其間的呼應與質疑。」許多腳步在畫作前徘徊，像是在月台候車，他們試著有意要拼湊出雅各內心的全貌。哈拿還在考慮，要不要答應姐夫的邀請，和牧師他們一起去小屋聚聚。畫作干擾著她思量。第一筆可能是在左上角落下去的，他毛躁，後來每一筆都是爲了補

救第一筆而產生的，他邀了多少朋友去？他要瑪迦心煩不成？顏料增加，他要蓋掉空白處。誰會相信藝評，畫面中缺乏組織秩序就是他表達的？哪個人不是都在調整自己，使大家感到輕鬆，但是雅各不必，他有資格令大家樂於困惑，他以不修飾為榮、他炫耀生活習慣的笨拙，然後世人還想明日他的感傷。如果生活瑣事耽誤了創作，那多令人惋惜和不平，就讓瑣事去把瑪迦剝碎吧，這還不簡單。「好吧，我也跟你們去小屋。」哈拿說。

從冰箱中取出甜瓜，削皮、剖切、去子。哈拿猜的沒錯，姐姐不想得到援助，沒有人能妨礙她獨自端上第二道水果，那是她僅有的慰藉，她卧底、但是沒任務。

偏偏這時候，牧師還要語氣威嚇地下結論：「我們已經置身在這些議題中了，沒有人離得開！」讓人真想從椅子上跳起來，奪門而出。幸好牧師夫人接著馬上開口，平緩了氣氛。「有這樣的賢內助，雅各不想像現在這麼有成就也難。」這倒提醒了他，又是個好機會，他要像在畫展上的茶會一樣，將自己所獲得的一切榮譽，全歸給妻子。哦，他太謙虛了，這種體貼真感人。他崇拜妻子，從口中說出來，怎麼不令旁觀者羨慕得動容。「其實在外表下，老師是個溫柔、很平易的人，連掉飯粒的樣子也有趣。」可是，瑪迦討厭學生們這麼竊竊私語。「他以爲我是個一被讚美就樂得滿心感謝；私下會對他熱情起來的笨女人。不行，我怎麼那麼不知足，可惡，我要怎麼做，才會看起來自然一點呢？」

金屬餐具的表面，映像扭曲、破碎。只有瑪迦會在上面看到自己的映像。她的活動總是使對它的描述顯得無聊。菜買回來、摘洗菜葉、炒熟、端上桌，就這樣，簡單得沒人願意浪費時間去做。她不會出現在需要提出來談論的話題中（他們正在談某個建築師的童年），更不會出現在書本中（他們圍在書架前）。把菜渣和骨頭倒入滿了的垃圾袋，她知道其實這袋子還能裝，不能被外觀所騙，於是使勁壓了幾下，它便又可以容下半袋垃圾了。

與他們的談話無關，瑪迦在軌道外頭，哪天都一樣，她與生活無關。她散步在半途中。看見紫薇樹了，快要回到屋子了。哈拿勾著姐姐的臂彎，她不習慣走在野地上，腳下的土壤，有濕有乾、有實有鬆，她無法預知下一步要踏得多輕多重，這遠比市街難走多了，她思考不起來了。回想著，瑪迦說，去年約翰在這棵樹下放了一個小錫兵，結果隔天發現不見了，回到公寓後，他還每天忘不了提出各種假設：被鳥兒腳走了、蛇吞了、螞蟻搬走了、田鼠偷了、錫兵自己跑了，如果今天到學校去問他，他一定還說得出別的。記憶，在她心中，這有什麼值得去記、去說的，十二歲的孩子都是這樣。

揮之不去的空洞，把瑪迦稀釋得輕盈透明，陽光照亮她的白皮膚，好像把手一放鬆，她就會和小錫兵一樣地神秘消失。她記得好多事，由口中說出來，一段段，稍不留意，根本不知道那是前年還是昨晚的事。這就是哈拿來這裡的功能，做見證、為自己的袖手旁觀感到內

疚，瑪迦需要感到受不了和妹妹在一起，而得忍住不去明白她爲什麼不結婚，她需要這種不悅的情緒，來使自己顯得對哈拿寬容。

那是人家的隱私，「人家」？也對，就是瑪迦過去一向佔用了哈拿的假期去陪她，所以她還不至於陷入亟須主動找朋友來解悶的困境。「可是哈拿是個老實人，她寧可忍耐下去，調整自己，也不會想獲得要靠追求才能得到的東西。」雅各何必這樣說，是他邀她來小屋的。

小屋就在眼前，一種委屈感在催促她們快點，做什麼不管，快點就是了。她們明白，今早的散步到此，她們明白，雅各一個人在屋中醒來，昨天的酒害他頭疼，他自己找不到藥，屋子都要重新粉刷了，他還不知道藥在哪兒。他的床單等一下要和衣服一起洗，他必須再畫點東西，他怕吵、同時需要有人發自內心地安慰他。顯然，那些學生只是要他出醜、獻曝，和瑪迦在課堂上所怕的那些學生一樣，他們能不頑劣嗎？也許這兩夫婦是被趕到這小屋的、趕到他們各自內心、趕到畫布前。

看到狗兒從二樓窗口探出頭瞭望，瑪迦不高興：「雅各又讓狗進屋子了。」不理會哈拿向他揮手，牠神氣得像教宗一樣，看她們回來了也不吠兩聲。這屋子的外貌隨著逐漸走近而變大，哈拿想起了上次姐夫所展出的畫作（反射著陽光的白色外牆令她刺眼），那種白，不

是顏料，就是畫布本身的白。留出來的空白，在整個構圖上的比例擴大了，而且移向中心。那些色塊、線條，在圖框中沒有出口，像是撞球一樣，來回碰撞，什麼事都要擔心、都要逃避。情緒封在體內，傾聽著喃喃自語，和懷抱著在睡夢中的孩子一樣，他的小身子軟得像是在演練死亡，毫不在乎父母怎麼注視。出不去了，一屋子的寧靜與明亮，那匯集成空虛的忽略過的瑣事，處處都在逼人表態，說我是要畫，這不是在畫了。別怪罪能夠左右得了心思的吵雜。

拿不定主意地用拇指與食指揉滾著筆桿，守在畫布前，畫室裡沒有鐘。往往這樣坐了一整天，都還下不了筆，等情緒一被惹毛了，他才開始凌厲地完成一幅幅畫作。然而雅各心底明白，空白還在那兒，無數的空白要他去面對、去消滅、去感到無計可施。即使不是在作畫時，他還是感到自己總是在到底塗抹著什麼似的，那陰魂不散的緘默。她們回來了，就任由她們去說吧，說不該讓狗進屋子。

到處塗抹，講也沒有用。凡是在畫室裡待上半小時，就一定會在身上沾帶出一點顏料——無意間地，手指上、鞋上、肘上、膝上。然後走到哪，顏料就沾到哪，像中槍的獵物，邊逃竄邊敗露行踪。杯子上、地毯上、桌巾上，瑪迦跟踪著，幾乎要迷了路。這麼多人要進畫室，幸好等一下他們要回去了。

桶子、盆子裡，一團團衣物，混著各色的手巾和襪子，瑪迦用力搓洗著，那床單上的顏料污痕，根本洗不掉。其實有的是約翰以前沾弄的，除了「以後要小心一點」之外，她想不出來還能嘮叨些什麼，才不會使雅各覺得她是蓄意小題大作。她蹲得腿麻，盆框內的水面蕩漾著金光。

就趁他們進入畫室時，牧師夫人溜到後門，瑪迦正在把碗盤放進大水桶中浸泡。她以為是妹妹。從前這個時候，夫人通常被約翰纏著，要她講蜘蛛織網的步驟，蜜蜂的社會，她懂這些令孩子好奇的事。但是，在瑪迦發現站近她的人是夫人時，她腦中突然認為，好像夫人是過來要告訴她——蜜蜂早晚會按時蜂衙、真蜘蛛目有半數不會結網——這一類的事。

畫室中的議論聲持續著，很遠，好像從教師辦公室聽著學生們在對面教室喧嘩，習慣了。把手擦乾，走到屋簷下，後門外頭是一片幽暗，狗兒伏卧樹下。瑪迦說，她想要在小屋多住些日子，只是雅各還有課要上。私底下，她會想過把想法說清楚，一句接著一句，要他明白，但是她老是辦不到，爲了心底好過些，她又私自認爲也許這不重要，她說的話離她所體會的一切是那麼遠、那麼渺小。看著牧師夫人的側臉，她的眼珠子依然藏著。當瑪迦說了兩三句，雅各就以爲那便是重點，不然重點是什麼？

不該說這些片面之詞的，免得人家誤解，又是「人家」。各自的私底下，有一股熱情，

急於將自己推近另一個人，她想要馬上善待這個人，只因為人家此刻也站在這屋簷下（很短暫的時間在催促著），一同嗅到了廚房常有的雜陳味，這個後院該怎麼運用？樹下的玻璃瓶是約翰說他要的。眼睛一旦適應了暗處，身體就變得柔軟了，好像各自私下在床上等著入眠，連那狗兒身後的樹也在放鬆，每片葉子都在努力藉月光發點亮，然而不同於屋子內、畫室中的明亮（不夠亮怎麼看得出雅各的心思和功力），她們陷入朦朧之中，看著那介乎空洞與充塞間的幽暗，滲透進了她的內心，將老朽的身形像冰糖般化去，徒留下口中說出的那幾句言不及義的話。

當瑪迦感到腦中一片空白時，一股活力將她像一面旗子般升起，她感到「瞭解」的多餘，事情遠比她所瞭解的簡單多了。整個夜晚也在夫人眼中，暗成一團。

不管是什麼原因，反正瑪迦就是不去散步。送客人到門口上車後，雅各想沿著小徑走走，好漂亮的滿月。爲了不使瑪迦自責，他就沒再勸說了。

夜裡在郊外閒逛可不是有趣的事，她很怕會無意間踩死那些不懂得迴避人踪的蝸牛、蟻或青蛙什麼的。並不是可憐牠們，只是覺得鞋髒了。也許是故意的，有一次晚上散完步，她發現約翰的鞋底沾了一團血肉，它模糊得無法辨識原來是什麼。清早再去不是很好嗎？他起不來。

關上紗門，雅各獨自到籬外頭抽菸去了，去想他的內心要他做的事，就在呼叫得到的距離內，他走走停停。讓他去與那耐不住性子的自我爲伍吧。廚房有哈拿在，暫時別理這一屋子殘局，她想歇一會兒。走上樓，步伐抬得平均而緩慢，如果還有階梯，她會再往上走下去，她想俯瞰點什麼，可能公寓住慣了，野心也難管了些。

換下衣裙，瑪迦看著窗外。雅各背對屋子，站在那裡，不、何止那裡，他站在世上的任何地方，都是這樣的屈尊貌。被無數我行我素的昆蟲包圍，他吐著一口口白煙，那像是從深淵下冒上來的狼煙信號，約翰不會再跑上前去救他了。有那麼多令這對父子感情融洽的事物存在著，那些在他畫作中繪出來的空氣、月光、樹林，樣樣都在向他們的關係進貢。他不畫自己的畫像，但他畫的每樣東西都是他自己，他是靜物、他是風景，充滿詩意，無所不是。

扣上排扣，瑪迦看著夜景。滿月垂在雅各頭上；不必尾隨著別人，他走在前鋒，幾乎可以構到月緣。整幢小屋就在他的背影後，像燈籠般地含著幽幽顫顫的燭光，這裡存放著一股女人的氣息，她要將一生葬於這座墓中，在腦海中打著毛線，織成毯子，護蓋著內心，竊聽的耳語與未說的話，都暖烘烘的。什麼聲音都被解釋成干擾，乖乖地面向月移的軌道站著，有如守在空白畫布前，別吵，他要人家都這麼以爲，那在躡手躡足中沉澱到了瓶底的時光，把她像紙張般揉成一團，拉上窗簾，瑪迦身陷漆黑。

和模仿海浪催人入眠的窗簾一樣，床單攔住了一陣風，鼓漲起來，像鬼在胡鬧，不是約翰在另一側撒嬌，這陣風放牧著群葉。摩擦、許多的摩擦聲，將聽見它的人，磨成了粉灰，被風攜至所到之處。有一種天氣是既出晴又飄雨。一哩外在燒乾草的氣味。哈拿應該快回來了。就這樣，瑪迦被自己的各個感官，拆得散散的。

想到妹妹是去買菜，她便覺得像樹一樣，這個在收衣物的自己，和那個在市場東感受一下、西感受一下的哈拿，兩人是互通的。爲了手上的工作，從彼與此的土地中冒出來。瑪迦在這裡，每個這裡，一感到虛弱，就置身在這裡。有多少感觸要每分每秒地逮捉她？日子棲在她身上，沒有動靜。是一種調配功能及待選項目。連孩子也……他們就是愛她這樣——除了毯子之外，一片空白。

將視線從院子移回畫室，雅各不同意才剛畫下的那幾筆。可是偏偏放棄之後，他才又發現了其他可能性。繼續將錯就錯下去好了。那幾筆，囤積在畫面四處，像烏雲逼近，蓋過了圖像。再怎麼反覆琢磨都是徒勞。就在雅各感到進退不得時，外頭下起雨了。

原載《聯合文學》第十四卷第一期

失措

那些分布在生活中的對話、勞動、休息和表達，
這一刻都停頓下來，
各自驚惶地尋找藏身處，
並且等候著為所欲為的暴風把情緒發洩完，
除此之外，別無所冀。



搗住、蒙起來、擋住；門、窗、棉被還有兩手掌。能夠阻隔得了的，都不是心所恐懼的。門內抵著餐桌，桌面上站著一張安樂椅，桌面下擺了一袋沙包。窗座的軌槽內——那蟲蟻的墳場——填塞了舊毛巾，巾布飽吸了雨水，那攏閉的窗簾有什麼作用？難不成風雨還會窺看屋裡，然後決定要不要毀掉它、要多輕多重？

指縫間，有呼吸在穿梭。一夜的漆黑都淌盡了，天色蒼白氣色差，窗口的光，虛弱地被鉛塊般的陰影拖移，寂靜掏空了內心。

拘留在坐姿中，手肘壓在膝上，緩緩將臉孔從痠麻而僵硬的手掌間升起，母親露出了兩眼，鼻尖輕擦著指腹，她側著頭，靠在階梯扶欄上，看著前方地上，她之所以看著那兒——倒地的帽架——只因爲那在她的正前方。

視而不見，提著一盞黯黯淡淡的意志力，母親從階梯上慢慢站起身子，放眼望去，處處一片殘破，她的視線怎麼也躲不掉四周這些景象。像是自卑的暴露狂，它們不在乎如此碎散一地，不在乎這是狂怒或狂歡所造成的，這些廢物、垃圾，全是她的。母親不明白自己所知道的真相，是那樣子嗎？擋住、蒙起來，那豈不可笑？

一隻鉛筆從寫字枱上滾落，摔斷了筆尖，桌巾的飾邊垂擺，是風，涼風自敞開的後門吹進來，很輕，但是一波波持續不衰，它瓦解在每件家具上，然後跟著支離，披撒在地，化作

塵埃。這整個屋子裡的東西，都像吞進胃中的食物般稀爛。消化，那神秘的力量在母親手中，她想趁家人回來之前（大約是中午），收拾好這一切，不知道他們都到哪去了？

颱風的暴風圈大約在清晨六點鐘脫離陸地，中心朝西北西方向通過北部山脈出海，預計十二點即可解除海上警報。關掉收音機，父親伸了個懶腰、嘆了口氣，天都亮了，他還毫無睡意。搬出釣具，他突然想去海邊釣魚。聽到機車發動、駛離，兒子從不到兩小時的睡眠中醒來，探頭看看外面，風平浪靜但一團混亂，他想離開屋子。跨上單車，是過了店鋪時，他才決定要去水庫那兒看看。而獨自躲在衣櫥裡的女兒，她還不知道天亮了、颱風早走了。

沒有人知道彼此的行踪，風——拆散了這一家人。它被門窗上的破縫引誘，風湧入了屋內，盲目地流竄、搜索，畫框歪了，玩具風車轉動，走廊間吊掛的風鈴，響了起來，沒有人聽。一扇扇門，空洞地開闔著，那浴室的門受潮變形，開闔得十分吃力，蒼老的聲響，擴散在屋內，那微弱的啜泣聲、哀嚎聲，驚動了屋簷下敏感的蝙蝠，牠們撒散在夜空，四處飛闖。乘著回聲，風聽見了自己的哀嚎，那彷彿是對岸的處境。燈光不夠明亮，母親在刮魚鱗時，食指被鱗刺傷了。「哥哥你看，蝙蝠！」風把一扇房間重重甩上，嘩！嚇了她一跳，害她在為花瓶注水時，不小心灑了一些出來，水暈溼桌巾的一處。「哥哥你看，桌子尿褲子。」水，在花瓶中，被纖維吸收，玫瑰感覺到了，感到花房鼓脹，感到一瓣瓣的青春在脫

落，那全都是風的骨骸。

穿過一道道門，他們各自在屋中到處移動，在腦海中潛游，順其自然，真實地進行著他們各自的生活。是的，除此之外，他們沒有更親近的人、更熟的空間了。一把空椅子，吸引著某個人去坐，櫃子的書，吸引著某個人去取出，讀它。空杯子，該倒入酒或茶？那五雙剛晾乾的襪子，哪些是女兒的？這家中有好多東西任他們使用？母親知道多少事可以做：去攪拌菜湯、去拿剪刀拆信、去更換廚房的燈泡，這些事一旦做完、經歷過了，它們就像一顆顆珍珠一樣，被她的活力一個個串起來。她穿過一道道門，像風，進進出出。把零零碎碎的體驗，串成一串珠鏈。

逛了一圈，母親以為屋裡只有她一個人。早餐都還沒吃，他們能跑多遠。真現實，颱風來就躲起來，夜晚就睡覺，生病就休息，而當這一切都度過時，馬上衝出家門，去創造新奇的玩藝兒，昨天是馬車，今天是汽車，這有什麼了不起，有本事永遠不要回家，永遠創造下去。風雨過去了，昨天也過去了，還有，他們記憶所及的事物也徹底過去了，眼前的是——光線、扶起的帽架，以及一個新來到世上的日子。

在牛角海灣附近的公路上，老早就有許多比父親先到的釣客把機車沿途停放。他知道右岬的蝕餘海岸必定很多人，於是他找了左岬那裡的一處崩岩崖，迫不及待地向潮水走去。

海浪彼此拉扯，暴躁而興奮。無數次的推擠、爭辯，造就了這片動盪不安的海。父親看著海面，憑直覺選定了自己的立足地，這裡有一大片海藻附生，應該有不少底棲類的魚。在安裝釣具的時候，他早就忘掉了昨晚的事，這就是他來這裡的目的，找一個立足地、把母線穿過鉛垂，取出十四號單鉤、二點五號的子線，然後忘掉煩惱。當然，如果能夠豐收，他也不介意。

只有像海這麼盛大的景觀，才能轉移了他的思緒。使勁將釣線的另一端拋到不遠前的海流中，八錢重的鉛垂把餌拖入海中。他在等待。

不知道該從哪裡著手？從哪裡著手都行。彎下腰，母親把書櫃扶起，書本撒了一地，有的攤開、有的折損泡水。熟悉的景象粉碎了，一種長久的生活習慣所造成的佈置，現在全部東倒西歪，完全失去了原先所擺設的作用。這像是個荒廢了十年的屋子，昆蟲鑽進來，然後是蛇、鼠、燕子進來，產育、死去，最後連殺人犯和劫匪都闖進來到處翻攪，可是，這只是一夜之間的毀壞，她不明白這麼巨大的力量有什麼用意？

憑著印象，母親儘量按照順序把書本塞回書櫃裡，一本一本本地。這些書都是丈夫的，他都讀過，至少給人的印象是這樣。當又一批學生走進他的店裡，為著下一次讀書會的主題而用食指纏捲著頭髮苦惱著的時候，他是需要給人家這種印象。逃不掉的，他非得成爲那群孩

子們的指導員不可，這也是爲了生意，要不是因爲店就開在大學校門對面，誰會買這種書？母親忘了手上這兩本古書以前放哪裡。提供場地和茶點給讀書會、出借書籍也是爲了生意？隨便將那兩本古書塞進去，她沒必要記得每本書的位置。

「你幫爸爸拿一本書過來好不好，爸爸感冒了，我想看看書，免得浪費時間。」

「要拿哪一本？」

「隨便，都可以。」他很好奇，不知道兒子會拿哪一本書。那個時候他還不識字，站在這樣高大的書櫃前，他一點主意也沒有，這些書的書背對他而言並沒什麼兩樣，除了幾本紅色綠色之外，其餘的全都是白底黑字，他不想讓父親覺得太平淡而失望，於是爬上了椅子，取出了上層的一冊書，滿意地跑上樓去。父親很詫異地接過兒子手中的那本大字典。

「你爲什麼想要拿這本？」他笑著問。

「因爲紅色很好看。」他想了一下說。

「還有呢？」

「字是金色的。」他小聲地回答。的確，那本書是很「好看」。現在母親將它從一攤湯汁中拾起，丟進袋子裡。就算再丟掉幾本書，這面書牆的雄偉也不會稍有減損，看，它聳立在孩子們眼前，莊嚴而不可動搖。可是他還是覺得不夠，他把部分寄賣的書搬回來，繼續把

書磚往上蓋。看，世上有這麼多知識是她不懂的，這些書聯合起來威嚇無知的人，她就是不去讀，嘲笑就嘲笑，對！偏執狂又如何？她要膚淺地活在浮面的世界上，她要丈夫放棄同情她，她要准許女兒用那套百科全書當積木，蓋一棟娃娃的家。

要是再加上那套「世界文化史」，她肯定可以為公主蓋一座城堡，可是這個計畫被邪惡的貓眼魔王給阻止了，為了水仙公主，她決定採取報復行動。當父親中午去店裡時，她偷偷跑到書架前，將其中一本書的其中一頁撕下來，摺成紙船，她不相信這麼一頁就會被發現。於是，那可有可無的一頁順流而下，水妖擺動銀色的尾巴，護送著紙船歷經風浪，直到筋疲力竭為止。載著她的視線，船沉了，大排水溝仍然繼續淌流著，過去的時光終止，汗泥將秘密掩蓋。

是什麼在背後追趕？單車輪胎滾動著千百根鐵輻條，輻條絞亮了晨光。那凌亂的屋子被拋到後頭，並且不斷縮小，不管那追趕他的是什麼，必定是追不上了。

沿著河堤逆行，經過紡織廠和酒廠，兒子正往水庫的方向騎去。鏈條、踏瓣和龍頭發出不算近，但是對於減少留在家中的時間的心願來說，漫長正是恩賜所在。小心地繞過殘斷在馬路上的樹枝，這就是颶風所要他明白的事；他正賣力地捍衛著渺小的可能性，他要去的是

一個等他成長到這麼結實才能去的地方。這次他不必再故意去看信箱，使父親從躺椅上醒來，然後找機會說：「雨季快結束了，我們去水庫看看好不好？」是他所惦記的那個回答在追趕他。「不行。」鐵輻條織著光的網。

光線網罩著那條被扯落了一半的窗簾，母親將它拆下來，接著，她扶起了傾倒的桌椅，並將擺飾拾起、歸回原位。她要恢復這裡的舊觀，使那個颱風夜被遺忘，當家人再度踏進來時，會記不起這裡曾發生過什麼事。握著尼龍掃把，她突然感到自己像是在戲院、公園或是酒館之類的場合，掃著這世上的餘燼。這些碎瓷和玻璃，根本不像會是她花了某個週日下午所選購的杯盤，不像會是她交了十年的朋友送的花瓶，她曾在各種花色的取捨上猶豫思索，所有細節都顧慮到了，於是她變得如此不堪一擊，任何人的言行都左右得了她的情緒，她總是聽見自己的心裡有個聲音在說：小心玻璃杯，小心、抓牢，抓牢那扎入土壤中的在這世上根深柢固的東西，相信它看起來的樣子吧，抓牢它，一刻也別鬆手。小心，那將至的必定會到來，即使沒人相信颱風會來。別被此刻的寧靜欺騙了，看，那逃不掉的花草樹木，已經開始驚惶打顫了，沒有一片綠葉不想趕快得到解脫，可是纖維繫住了他們，生命法則繫住了他們。逃脫終是惘然，但是在暴風雨來臨之前起，他們會永無休止地顫抖，他們集體的驚惶將使樹幹被連根拔起。聽見這聲音的是我，我的身體就是我，這掃著碎玻璃的手臂不是別的，

這就只是我而已。

一下一下，掃帚的前緣拂過地面，它像是母親的義肢一般，把手的力量傳到了地面——這重量的最終歸處。引力把整個世界牢牢吸附在地面上，無一倖免，她頭頂上方的吊燈抓牢了天花板，它抵抗著引力，至死方休。

從後門掃到客廳，散落各處的碎屑漸漸匯集起來，這其中夾雜了指甲屑、毛髮、線頭、棉絮，還有些看不出是什麼的屑末，它們匯集成一堆可觀的、豐富的、什麼都不是的垃圾。自某段往事身上脫落，這些碎屑落入了極隱密的罅隙中，不是想掃掃不到，而是沒發現，有的飯粒在鞋櫃下的角落藏了一年，現在被連同盜碎片一起掃出來。還有多少罅隙是她的掃帚所還沒伸進去的？哪裡不會被找到，她的女兒就在那裡。

隱約聽到母親的腳步聲慢慢離去，她知道自已沒有被找到，她消失了。

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是睜是閉，她在漆黑中，咬著衣袖，手中捏著一顆樟腦藥丸。一件件垂掛在衣櫥內的衣服，柔軟地包夾著她，悶熱中，汗水流進眼眶，她暈沉沉地呼吸著剛剛呼吸過的那口氣。櫥門內的鏡面上佈滿了水霧。潺潺流水用污泥掩蓋了她，暴風雨的咆哮聲將她埋入地底下，飢餓、悵鬱齧咬著這個發抖的女孩，她感到寂寞、感到被皮膚包裹著。

也許這只是個遊戲，一群孩子們之間消磨童年的遊戲。哥哥被他們捉到了，換他當鬼，

他伏在樺樹下，從一數到一百。妹妹拚命奔跑。本來她想躲在教堂後面的水塔下，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她還有時間。就在離墓園不遠的紫牽牛花叢旁，有一間小工具間，她喘吁吁地躲進去，關上破舊的木板門。蹲在鏽壞了的工具及油漆桶間，雖然氣味很糟，但她相信這裡絕對安全。在陰暗中，她聽著外頭的聲音，什麼都聽見了。那是山下靶場的槍聲，不規則、一窩蜂地射響，那是教會詩班練唱的聲音，和諧而朦朧，還有，人的聲音、風的聲音、車子的聲音，那一切聲音與她只是一牆之隔。她無法對它們做出回應，那太遙遠了。

不知道過了多久，她聽見了自己的名字，先是哥哥喊的，然後是此起彼落地，她不敢回應，而且沒有力氣，這個空間的陰暗奪去了她的活力，她肚子痛，忍不住想排尿。漸漸地，她聽不到自己的名字了。那是母親的聲音，她正向自己說：抓牢、小心，颱風就要來了。那是颱風的聲音，它毀掉了這藏身處外頭的整個世界，她不敢出去面對殘局，她的茶杯也破了。脫下褲子，她蹲在牆角排尿，尿液細細地流出門縫。突然，一個人推門進來，幸好他不是當鬼的，而只是個工人。

她感到所有聲音都被風聲馴服，然而那股巨大的力量還是闖進來了，風駕御著那急管繁絃似的各種聲音，襲向她、震撼她，把她像樹一樣搖顫、像海一樣吹盪。

浪就這麼捲起來，它鼓起勇氣，聲勢浩大地遠遠前來，這一次它要使岸上的人明白，明

白它是被什麼樣的情緒捲起來的。可是就在目標的不遠前，浪，它又再次拜倒在父親的腳下了。

注視著浮標——那個在驚濤駭浪下受難的紅點，它再遠也不會脫離掌控，這翻覆得了漁船的海浪，居然對小小的浮標無可奈何。父親三番兩次收線檢查，看看餌還是否完好，深怕自己是提了個空鉤子在白白等待。在紅色的浮標上，他看到了海的弱點，他要獨自把意志伸向那片騷亂中、十分直接地。可是那參與騷亂的只是他的意志，他對「孩子來討論的依賴性」說「不」的意志，而他本人則安然在岸上操控著自己的言行，他旁觀、等待，隨時準備從餐桌上的議論中抽身離開。如果不緘默地離席，難不成還要奢望他們乖乖聽訓？他就是耍狠下心說：「不行。」他們竟然想用悲傷和憤怒來脅迫父親，這是胡鬧，哪是什麼挫折，不可以這麼任性，他們有什麼資格談「悲傷」、「崩潰」？爲了能久久站立於此，所以父親手中持著釣竿。

海保護著魚。他釣著魚，海也釣著他。

妻子搞不懂他，爲什麼有人肯爲了多釣兩條魚，把命都賠上去？「海也在用魚釣人」她說。當一波不小的浪撲近時，他後退了幾步，水花濺溼了他，他的表達被駁回。在這裡，方圓五公里之內，可能只有他一個人沉思過：「文明是宗教的退化」這個問題，但是在他的書

店裡，五坪的範圍內，起碼也有七個人沉思過是否「文明是宗教的退化」。他們在幾分鐘內，就能夠明白他所比喻的事物，可是夜夜睡在他身邊的妻子，卻可以至今仍誤解他的暗示。這全是自找的，甚至是明知將會如此，他才覺得自己非得把手指向妻子身旁那棵欒樹，使那些在眼前搖曳的綠葉搖曳她。光線落在她身上時，只篩得剩下了點狀的亮斑，就是她，父親需要的，正是這麼一個會責備自己對丈夫的理解太少的人，他愛妻子會對他的暗示誤解而感到虧欠不安；愛她對撒在衣襟上的亮斑會低頭看看的反應；愛她老是擔心孩子的感受、擔心丈夫會不會被海浪捲走。

要不是他們口袋裡有幾個笨錢，他才懶得和那群學生鬼混，他寧可在這裡釣上整個秋天的魚。這時候，海在拖拉他，收線，他釣到了一條黃鰭鯛。得意？那只是海的九牛一毛。

快速地轉動，輾過積水的溼輪胎，在部分乾燥的地面上，畫出了一條長長的線，時而直、時而曲，這條線繪出了兒子的野心，他再也不想靜止下來，他要把這條線永遠延長下去。就在離水庫管理處不遠的路口，他看見了軍車和工兵聚在橋頭，原來是一座通往山區的石橋塌了，而且對岸的山坡還崩落了土石。他看到這個景象，心中有點惶恐，他既不想逃避又不敢面對。那兒肯定有人傷亡受困了，這是颱風的腳印，或許他離得開屋內的殘局，但這被摧毀的、環抱著他的景象，似乎怎麼也甩不掉，這圍繞著他的這整個視野（無一處完

好），好像逼著要他立刻明白些什麼，急著要逼他為這一切下結論，他可以這樣去體會嗎？他非得有這種感受嗎？感到事物的狀態已成定局，感到無數個個體在不能抗拒的法則中流離失所。樹葉，在車輪下、在河流中、在樹枝上，在他眼前，這些不斷墜落的光之扁舟，已經與他們的影子重疊了、各自地。

帶著腦中記得的每件事，他整個人都在行進，朝那崩潰的綠湖行進，那是水庫，在洩洪。他要為那無數個空等過了的日子睜大眼睛，去看那心所盤旋其上的景象；他要用順從的方法，使無所不能的定局，贏得毫無成就感。

聽到深沉的轟隆巨響，兒子知道，他到了，洩洪早就開始了。許多人沿著壩頂的扶攔排開，大家看著自開啓的溢洪閘所傾下的飛瀑，無話可說，如果開口也只是那幾個感嘆詞。這聲音巨大得可以蓋過千百人的叫嚷和吶喊，無法遏抑的水壓，幾乎要衝破整個堰頂和導流牆，這怎麼可能會是三天的雨水？他曾接過其中的幾滴。失速、墜落，它們上一分鐘在上池蓄成一面倒映著山色與天光的綠湖，而下一分鐘竟然狂暴地摔毀曾盪漾在它心間的串串詩意。

水花嚎啕濺灑、呼天搶地，什麼都在衝擊下毀去了。那不朽的寧靜與秩序，瞬間化作撞響的鼓群，將一種不減的高潮凝結在至高點，它凝結在瞻仰的態度中，不給予人重新尋回昔

景的妄想，它朝著記憶俯衝，在終點上把自己炸成無數的水分子，它要在迷失的狀態中，麻痺那潛藏在倒影之下的苦楚。

匯集再匯集，凝聚在一起的碎片，被掃把鬚推到了走廊盡頭。母親跟隨著未掃的碎片走，她跨出了大門，開始清理起院子。先是排水溝，還有洗衣機四周，然後是花園、走道。換成竹掃把，她繼續從台階上掃起，葉片濕濕地黏在地上，要多費點勁才行。有些葉子是從別處吹來的，它們混雜在一起，各種形狀，正面反面、捲的、破的，它們空洞、量大而令人厭煩。

蚯蚓拌著泥漿，草葉也跟著做，石磚與木板，潮溼而色澤變深、變亮。綠色在漸層中變換著濃度，它在汙泥沾髒的不同程度中浮浮沉沉，色彩在演變著母親的感受，翠綠、青綠、深綠、藍紫、紅褐、黃、翠綠，原有的質感喪失於潮溼的統一中。那落在草葉中的鐵絲、垃圾，也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它們各自佔有這世界的一部分，泡在水中，奄奄一息。

掃著掃著，她掃到了一顆羽毛球，這是兒子從前不小心打到樹上的那顆羽毛球，在放棄之前，他拚命地想用棍子和石塊，將它從卡住的枝葉間擊落，後來一塊石子不慎落在自己頭上，妹妹笑他，結果他索性把球拍一丟，不玩了。直到昨晚，颱風將球取下，可惜他老早就
不打羽毛球了。

「你看，他們在練習打羽毛球。」

「那哪是，那根本是一個練習撿球，一個練習道歉。」父親回答妻子說。

「沒辦法，風大。」撿起這顆頑固而敏感的球，她明白，「沒辦法，風大。」丈夫摟著她的腰，沉默不語，應該說暫停交談了，剛剛那些話語才一說完，它們就完全被寧靜吸收掉了，哦，沉默是多麼地浩瀚啊！這個經常說：「沒辦法，人類自古就有娼妓。」這句話的人終於緘口了，他看著孩子打球，摟著妻子。

可是她總覺得，這摟著她的人，是那些經常掛在他嘴邊的哲學家 and 史學家，是那些偉人（連女兒都認識）在藉著丈夫的手摟著她，或者說，摟著她的這一群人之中，沒有一個是她的丈夫。她在沉默之中，內心卻充滿語言與文字，她忙著處理它們的運作，處理這不容違抗的溫柔接觸。她把這個破爛的羽毛球丟掉。

像是在幫地面搔癢，母親被自己規律的掃地動作與挪步催眠，樹葉不甘願再被改換腐爛的地點了，風災並未在颱風離開後立即結束，她腰痠背痛了，可是卻還沒掃完。服從著再正確也不過的常理，她驅趕著落葉與垃圾。在靠近圍牆那兒，她掃到了一隻夭折的幼犬，身子只和老鼠差不多大，這可能是常到老校長家乞食的那隻野狗生的吧，這麼幼小，不知道是生下來之後還是之前死的？一個不會造成損失的死亡，牠倒是也不必去為存活再奮鬥什麼

了，一個樣樣器官都不缺的軀體，可惜完全派不上用場。有的狗天天在家門口，強而有力地吠叫，嚼著兒子端出去的一盤剩骨剩飯。牠活著，在一個野狗的軀體內，樣樣器官都不閒著。

手在掃把上，她依賴著這個不變的動作，固執而怯懦，她最怕把幼犬的屍體像其他垃圾般撥動，撥進袋子裡。如果不忙著打掃，她此刻還能做什麼？

掃把像船槳般地擺動，她是船，槳對去向所能做的影響及改變，恐怕只是在極有限的範圍內，她已經被生命之弓發射出去，並且充分地和這世界摩擦，短暫而深刻。花圃前，她掃到了一個空酒瓶，為什麼破碎掉的不是這個沒有用的瓶子？它完好如初有什麼用？反正沒人要。髮梢輕輕地觸拍著兩頰，擺晃著她引以為傲的負擔，日復一日。她在她的手所在的地方，手在門把上、手在刀柄上、手在他肩上、手在傘上、窗上、在掃把上，抓牢，她衷心相信手所能抓牢的每樣東西。掃不完的落葉，給了她擺動雙手的机会，不能靜止下來，將手插入口袋，佇立在一個用不到手的地方，她不能。

掃到路口分歧處，母親暫停了下來，她兩手撐著腰，把身子拉挺了起來，深呼吸一口氣，她回頭看了一眼自己所掃過來的一路，還有那間灰暗的屋子，它四周的植物、植物裡的昆蟲，牠們都在打屋子的主意，還有透入玻璃窗的光，她知道，這世界正用一道道光線、一

波波微風接近她，觸碰她。先是吹進屋內，然後無力地穿出紗網，如逝者的魂魄般散盡，那拂面而來的，正是欲湧向她的一陣心悸。

這世界找到她了。她的那一眼從天際落下，回到地面上，於是她再次拿起竹掃把，準備往那處積水的窪地走去，去把那灘水掃散。

越來越高、越來越近。非常輕薄、紅白相間，一只塑膠袋被風捲入半空中，然後緩緩降落在路面，並且隨著旋風兜了兩個小圈子。

雖然是視線在跟著它，但是那天母親卻覺得好像是自己的視線操縱了它，那時候，一輛送瓦斯的機車駛過，立刻切斷了她與那只袋子的關係。早在發布颱風警報前一個鐘頭，她就打過電話給丈夫，叫他提早把店關上，趕快回來檢修一下屋頂。那只塑膠袋又被風如鷹一般獵捕，拉上了半空。她無法抵達視線所想跟去的那個點上，她被自己的視線拋在後頭。

聽妻子的語氣，好像颱風的動態是由她掌控的，而且她希望會風強雨大似的。好不容易有個能向丈夫提出警告的機會，她豈能草率浪費，她早上就去買了肉醬罐頭和蠟燭，準備慎重其事一番。就因此，他更不能讓妻子感到這般誇大是可以使任何目的奏效的手段。該什麼時候回家，他自己會判斷，難道在掛掉電話時感到自己白費唇舌、委屈不堪不是她真正希望的嗎？要是他乖乖聽話，不是反而使妻子覺得自己太獨裁？

兩個聽從母親規勸的孩子，在屋中無所事事地閒坐，漸漸來臨的風雨使他們心煩意亂。「等一下我們來烤餡餅吃，好不好，冰箱裡還有一些草莓醬。」母親說。餐廳燈點亮，她將一束修短的玫瑰插入花瓶中，兒子的眼睛從書本後面露出來，妹妹走近餐桌，手扶著椅背。這束鮮花代表母親佔領了此一空間，他們凝視著花萼所托起的紅花冠，凝視著暗藏花蕊的那個小黑穴。哥哥的眼睛躲回書本背後，而她，她陷入了花瓣排列狀的漩渦裡，捲進溢不出來的清芬中。

當花在瓶中豎起來時，母親便有權去鬥爭那放置在花瓶附近的東西，這些零亂瞬間有了罪名。那藥盒、名片、信件、刨筆刀，怎麼可以堆放這裡，這就是他們的父親。不知道有什麼東西能侵入這束玫瑰的四周，與之匹配？沒有，她只願子然於餐桌中央，盛開、枯萎。

父親進門時，一陣強風尾隨而入，吹跑了兒子的數學作業紙。脫下一身溼衣服，他拿毛巾把頭擦乾，打了個噴嚏。女兒聽見了，她連忙下樓幫母親盛飯。終於，晚餐可以開始了。「街上已經淹水了，不知道明天那裡會變成什麼樣子？」

「樹有沒有倒？」

「還沒，不過有幾個招牌已經搖搖欲墜了，還有停在路邊的機車，也倒了幾輛。」

「聽說明天不必上班上課。」

「妳的拇指怎麼了？」

「刮魚鱗的時候刺到了背鰭。」

「萵苣、包心菜，都是蔬菜。」

「我知道，因為明天起會暫時停止買蔬菜，颱風來了，沒辦法。」

「對，蔬菜一定漲價，而且是泡水菜。」

「我們可以天天吃肉了，真好。」

「還有洋芋和筍子。」

「我不要，我寧可只吃火腿和蛋。」

「不然排骨燉蓮藕、菱角也不錯。」

「如果臘腸和培根不可以吃太多，那我最後只好吃麵和麥片粥了。」

「放心，那時候菜價一定已經恢復了。」

「來，這半盤都是你的。」

「我剛才吃很多了。」

「你只有挑小蝦米吃而已，我在注意。」

「湯很燙，小心一點。」

「他們自己曉得，不然燙一下，一輩子就不會忘記了。」

「我聽說山上的木材工廠出了人命。」

「吃飯別提那種事，每次都這樣。」

「誰叫我們只有吃飯時才會全部到齊。」

「你看，我們必須在逃避現實的情況下，才能吃得下不得不吃的一餐飯。」

「有一次我目睹了一場車禍，結果連續三天吃不下、睡不著。如果我們一週要看一次車

禍，那我們可能是餓死，而非悲傷死。」

「你們聽，風雨愈來愈強了，還會再強下去嗎？我看樹和電線桿可能不保了。」

「這是大自然對我們這個世界的考驗，它考驗我們所依賴的物質，考驗我們的信仰。」

「我相信如果我們家被颱風毀了，我是說萬一，我相信救難人員會來救我們的。」

「放心，這屋子禁得起一個颱風夜的。」

「不知道屋頂會不會有問題？」

「有問題的話，它會舉手的。」

「舉手！哈哈！」

「嘴裡有東西不可以這樣大笑。」

「妳的紅蘿蔔絲怎麼都不吃？」

「我是故意留到最後才要吃的。」

「又是一陣風聲，好強。」

「那種聲音好可怕。」

對話著，他們彼此，還有暴風雨彼此。她看著喉頭縮動、吞嚥，看著油亮的茶葉及直冒的熱氣，她覺得這不受影響的晚餐，似乎順利得囂張。因為紅蘿蔔既便宜又營養，他們幾乎天天吃，這一餐也不例外，他們鎮靜得近乎藐視窗外正在進行的浩劫，黑暗中，寧靜遭到推擠、屠宰。狗不吠了、車不橫行了，這一夜，人必須有地方躲藏。她拿餐紙擦掉一滴碗背上的湯汁。他們談到了氣象學的問題。暗紅色的漩渦，正纏著花蕊之穴打轉。

風——這透明的海浪，一波波地拍打著屋子，雨滴掃射著窗與屋頂，土石崩落，創擊地殼，輕微的震動傳到了頭皮頂。黑暗在驚惶中繁殖開來，夕陽早已溺斃於雲霞，那埋伏在桌巾下、書櫃下、電插座裡、水龍頭出口與排水孔內的黑暗，全都開始匍匐而出，它們振翼、低吠，互相併吞、張牙舞爪。路燈下，樹叢像鼓動著綠羽翅的籠中野雀，牠在衝撞至死前，會落盡綠葉。一股狂暴的力量正在發洩，它踱步、吼叫，如獸群出籠，它奔逃，在山脊上、在海面上、在樹皮上，它要透支掉自己，與所愛的對象同歸餘燼——那冷漠的四季、那無數

的星星也填不滿的夜空。它承受不了自己的無所不知與無所不能，它厭倦於證明自己的本領，它麻木得必須如此折磨才會稍有感覺。那力量的源頭何在？斷裂聲、傾倒聲、破碎聲，所有東西都在為毀滅的理念殉道。窗子在風的吶叫聲中顫抖，形體在漆黑中消失。

在、漆黑中、消失。

衣櫥外頭無處不是這世界；這世界無處不是風的內在。女兒摀住耳朵，躲進衣櫥裡，可是她還是聽得到所有聲音，打靶、詩班練唱、她的名字、排尿、工人的嗓音、父母在說話。

「我知道颱風會來。」

「所以你送那些學生回去？」

「對，這樣妳不高興什麼？」

「沒有。」

「妳為什麼不敢不高興？」

雨水零亂地噴進了那破掉的窗，風用溼冷與漆黑塗抹著肌膚，風魚貫而入，粗暴地摩擦著這脆弱的擺飾及家具，她聽不出那重重摔砸下去的是什麼東西？那破碎的是什麼東西？她無能為力，風進屋子了，房門震響，她感到自己被那強行闖入的力量肆虐，這是考驗嗎？她不要被發現，她不要在半空中被撕扯，她不要穿著一身美麗的純白。

那些分布在生活中的對話、勞動、休息和表達，這一刻都停頓下來，各自驚惶地尋找藏身處，並且等候著為所欲為的暴風把情緒發洩完，除此之外，別無所冀。這一刻，活著的小生命平貼地面，動彈不得；而沒有生命的水桶，臉盆則和死屍一同舞動。風——這無所事事的主宰，把這一刻緊握在手中，不做什麼，只是緊握這掌中天地。它也在等待自己度過高潮。

燭火——發光的花苞，照亮了兒子的手指頭，他坐在牆角，燒烤著從地面撿起的一根根毛髮。火焰驚惶地想要逃離燭蕊，它感到風、感到自己既敏感又渺小。他想安慰妹妹，但是他討厭自己想要那樣仁慈，他也想發洩這一點微不足道的什麼，他討厭那個渴望仁慈的自己，最好是颱風不要離去，一切不要復原，真是沒志氣，這算什麼？那必定到來的復原，和必定到來的風雨一樣野蠻，他能做的只是把燭火重新點燃，守著這朵懸浮在蠟油上的光芒。那習以為常的景象都到哪去了？每一刻都被下一刻超越著，那不止息的動盪，它可知足下踏的是什麼？當父親獨自坐在信箱前的躺椅上，把手掌垂在蟋蟀出沒的草叢間，雲團航行在眼前，並拋沉了光之錨，他能擺脫這化成思維而將他纏繞的這世界嗎？不，那伴著狂風所一同襲來的，正是他們心繫著的顧慮。燭光沒入蠟油中，熄滅，但光芒還殘留在視覺上，虛幻而揮之不去。

水珠子在半空中，互相追擊，它們破成了更小的水珠子，無數的細水珠，輕盈得下墜不了，一陣風揚起這片水霧，水霧緩緩上升，沁溼了水庫的水泥堤壩，也沁溼了他的毛細孔、髮絲。他並沒有覺得在凝視瀑布時被拖下去，相反的，過久的凝視反而使他有向上飄升的錯覺，錯覺引領著他與水霧一同上升，他愈來愈不確定這洪水是殘暴還是溫柔的，那相反的兩種感受，同時在他心中共存著。睫毛上的水霧凝成露珠，他感到肺部溼冷，下唇寒顫。這時候，陽光逆穿風勢，把瀰漫在上空的水霧染出了一道虹彩，他看見了虹彩在朦朧中靜止不動，他看到了襯著虹彩的整片天空。那就是風的背影。

爲了避免頭暈而失去平衡，父親也把視線轉移到天空的雲層上。海面所蕩漾的反光，一波波地擾亂著一心想抗拒它的人，他無法不斷地注視著浮標，無法在注視著浮標時，不連那迷離的潮浪一同注視。即使只是想釣得一隻魚，整片海也會跟著拖扯他所拋下的魚餌。一種從頭到腳的暈眩，使他覺得自己像踩在海綿上，幸好，天空救了他，他的視線牢牢抓住了浮雲，抓住了整面白色的天幕。在這海陸之間的界線上，他不進不退，他站立，而且平衡。

這片天空，薄薄地倒映在路面的一攤積水上。

是由門縫所透入的一絲亮光，使她重新在漆黑中回到自己身上。意識如平息的積水般澄清起來，她感到自己從各方匯合起來了，她的懷疑、她的呼吸、她那罩在白色連身裙下的軀

體，樣樣都被那一絲亮光召喚回來了。也許，颱風過了，這又是個明亮的白天。她虛弱地推開櫥門，瞬間，刺眼的光、冰涼的空氣，湧向她，她出生了，發麻發軟的身軀跌落地面，她感到非常飢餓。

慢慢地扶著床柱站起來，那些跋涉過她的內心的各種聲音，滾回到起點，她沒聽到屋中有任何聲音，沒人在嗎？睜開眼睛，熟悉的景象將她與新的一天隔離，她碰觸不到這退至天際的蒼白，與隱入皺褶中的陰暗。窗簾飄擺，她伸手向前走去，把身體的重量靠在窗緣，斜著頭，輕倚窗櫺，她看她能看見什麼。

手中的掃把，釋放了母親體內的一股活力，這活力存在於所有盲目的事物中——那來回於樹枝間的雀鳥、那再怎麼使勁也擁不住她的風。這股活力，左右著掃把，左右著她的去向。

女兒看見了她正走向那攤路面上的積水，她掃把一揮，那片天空的倒影，便隨之破碎。

原載《聯合文學》第十四卷第三期

私守

有的時候，
她會覺得那只是另一種型態的熟睡，
而這個在床尾走來走去的自己，
正是在他的夢境中。
他所在的地方，只是個活人去不了的偏僻地方，
他們如此各處兩界。



風景開始沒入夜色，可以開燈了。霎時，玻璃窗面顯現映像，因此，瑪莉看見了自己。塌塌的髮型，一點精神也沒有；然而這副模樣並未使她不安，反倒是當她認為這可以接受時，這才開始感到不安。

燈罩把燈泡像點燃的火柴般兜在手掌心，瑪莉提醒自己，下次出門記得要買個瓦數更亮的燈泡。真不知道哥哥從前是怎麼在這裡閱讀著的？而自己又怎麼能在這種昏暗中看護他？也許，打從心底瑪莉就不期待屋裡明亮到老是能處處看得一清二楚。在這照明範圍內活動，瑪莉覺得很軟弱。那一盞盞整齊地鑲在馬路兩旁的路燈，頂多只能把地面照成一圈圈朦朧的孤島，沒辦法，夜晚它就是那麼暗。

進食完畢，瑪莉端來了一盆冷水，幫哥哥擦洗身子，這條毛巾是新買的，雖然使用的人是自己，但她還是選擇了哥哥會喜歡的花色。瑪莉害怕自己對這樣的照料感到日漸習慣，但是又不願自己為此喪失耐性。將他翻過身去，熟練的動作使得心情變得沉重。不管醫師說得再怎麼淺顯，瑪莉似乎還是有某個部分聽不明白。「沒有意識就是沒有知覺，連感覺也沒有，零，空無，只有一個肉體。」瑪莉也許並不願去被說服相信一個絕對的真相，突然之間，她覺得自己對一些名詞不懂，活的肉體、腦、生命、存在、意識？那指的是什麼？難道他和躺在土壤裡的人相同？嗅著皮膚在擦溼後所散發的體味，她覺得哥哥是擱淺在生死之間

某處沒有座標的地方，她不知該爲這種曖昧的狀態懷著何種情緒，甚至不知彼此該不該從這裡解脫出去？把水倒掉，她看著水乖乖地流入排水孔，空臉盆拿在手上，又完成了一個輕鬆的動作，她又向思想移近了一小格。

自從兩個月前把那個既不細心又會偷竊的看護趕走，瑪莉就決心辭去工作，開始親自照顧哥哥，她寫了封信給在海外的父親說明情況，並請他能多匯寄一些錢回來。那是瑪莉的思想，在堅持中。可是，當自己愈幫助一個植物人活命，自己就愈不知道在想什麼，她能說我想去做什麼嗎？自己想要什麼並沒用，去猜想彼得可能需要什麼，那才是她需要的。

猜想終究只猜想，光是憑著這張臉孔，她還是不能確定這個肉體是要吃、翻身，或者排泄，沒有線索，即使她身爲妹妹。揣摩不出父親在回信中那種輕鬆不起來又內疚不下去的情緒，瑪莉索性迴避了過多的溝通，當然該有的應對她也沒馬虎。她自始對該做的描述就感到困惑，要是父親能再少關心一點，那也算是體諒了。

再怎麼微弱這盞燈還是亮著。房中的每件東西都凝固在失去主人的那一刻，那就是一整個夜晚所要強迫瑪莉去依賴的東西，她要把主人的生命繼續下去。坐在哥哥的床邊，她像是在看著自己身上一個麻木不了的部分，他呼吸著、老化著，這軀體像黑洞一樣，把彼得一生所經驗過的事物吸進去，把瑪莉今後的付出也一併吸入，默默地，怎麼也吸不飽。她望著他

那半開的口和眼瞳，滿心無助地，彷彿深淵底下那個沒有救了的小生命，才是她自己。好久以來她就總是這麼望著彼得，望著日子不知不覺地踩過這個被死亡預定了的生命，死亡將他像藝術品般地雕琢著，緩慢得好像作品在抵抗著雕琢，生死的兩股力量在他身上抵消成靜止的狀態，白費了，看這麼一眼，夏天便從游泳池的排水孔洩走了。其實只是一下子，但是每當看著他，那些曾經看著他的片刻便會超越時間，連結起來，所以才一下子她就覺得，好久。

在那「好久」的彼端，同樣是個入秋的季节，十歲的瑪莉正和氣溫嘔氣似地，偏偏不肯穿上書包裡的毛衣，她就不信這突然襲來的寒流會冷到哪去，每次她穿上毛衣，保證十分鐘內就會出大太陽。放學時，校門大開，有的孩子走向各自的父母親，有的排成隊伍行進。提著水壺，瑪莉被分配和另一個住在同一條街的孩子結伴而歸，她不喜歡這個有口臭的胖女孩，不喜歡她斜眼看人，只因為奉命要結伴，她才勉強跟在後頭走。看著她的後腳跟，瑪莉試著去接納這位同伴，她甚至需要這個同伴，如果她們各自落單，那誰被壞人捉走了，都不是一個有沒有口臭的孩子所該遭受的。於是瑪莉開始慢慢地，與她並肩而行，有的時候她們四處張望，有時候交談，一直到回家才分開。

這段回家的路途使她們有了共同的體驗，一種不安的感受使她們牽起手來。一輛改裝了引擎的機車由後方急速駛近，明知車子終會帶著那尖銳的引擎聲安然通過，但是她們還是不

禁回頭目送它。接著是運載沙石的卡車、採買回營的軍車，一樣疾駛而過，那速度足以將瑪莉撞死十次。施工的路面揚著沙塵和瀝青的氣味，大樓表面的鷹架中卡著赤裸上身的工人，幾個吃著帶有色素的零食的男同學，踢打著一對正在交配的野狗。零食的果核依然塞在電線桿上，野狗的皮膚依然在潰爛。她們看見了這一切，掩住口鼻，瑪莉在思想，她仔細觀察這看起來十分正常的途中景象，她每天猜測自己所觀看的人，讓最可能是壞人？這迎面而來、擦身而過的，皆是不折不扣的真實現象嗎？

她牽著同伴的手，不管同伴是誰。

沒有比獨處更危險的狀態了，即使在家中，她聽說過壞人潛入民宅的事。可是哥哥關在房間裡念書，現在她該找誰作伴？幸好每星期二和星期五，瑪莉都得上單簧管課，所以彼得自然會主動帶她去，陪她直到下課一同回家，至於一週其他幾天，她乾脆準備了巧克力球，請那位胖同學來陪她寫作業、來學刷牙。

對於父親的叮嚀，彼得沒有異議，帶著書本，他趁著瑪莉上課時，準備著班上的測驗。坐在家長休息室內，他清楚地聽見吹響的豎笛聲，以及樓下小提琴班的齊奏樂聲，這些紛亂的音響使他更加想要專心於書本上，但是這幾乎不可能，既然如此，那只好把這個鐘頭盡情揮霍掉好了。放下書本，彼得走進教室後方，觀看著上課的情況。先是老師示範吹奏一段，

然後五個學生一一重複，每個人熟練的程度都不一樣，而表現得最好的是瑪莉，一個個按鍵不規則地開合著，她呼出的一口氣竟變成旋律，然後是音樂，那正是他的妹妹，在音樂之中，簡短地鳴發著自己的才能，她要這樣做，要學會這一段曲調，如此簡短而已。彼得的記憶將他斂入內心，在某個縫隙中，他一如往常地存活著。他在等候那個小時結束。

來回的路上，瑪莉放心地提著樂器盒，走在他前方，假裝自己是單獨一個走在街上，當穿越馬路時，彼得才會走上前來。紅燈將他們攔在十字路口，車隊從面前橫行而過，機車使得那群男孩感到自己無所不能，那不是錯覺，他們甚至受不了下了車的自己。一波波的車潮，不間斷地流動在速度感中，等候，他們的綠燈還沒亮。永遠有新的一批男孩在機車上降臨，不管何日瑪莉要穿過馬路。

平日中，沒有一刻他們這樣在一起，彼得總是有念不完的書，要是難得能有空，那一定是去跑步或打籃球了，幾乎沒有什麼事是他們需要一起進行的，就連吃飯彼得似乎也沒有配合的興致，他活在身體之外，他心在別處，想著測驗試題，想著將來的種種，髮型、衣服、異性朋友、買車、服兵役，這個吃著湯麵的彼得，一言不發，或者語氣輕淡，使得一旁的妹妹，只能靠回想從前的某些對話來填補此刻的沉默。她回想對話的內容、聲調，看著他喝完碗中的湯，好像彼得也存活在她體內，她心中的自言自語，已經和彼得曾說過的那幾句話混

在一起，分不清了。

綠燈亮起，他手搭在瑪莉的肩上，兩人快步通過斑馬線。

隔年春天，瑪莉經由介紹，開始接受一位單簧管樂手的個別指導，這位女士住在離他們家不遠的山坡上，彼得可以在送妹妹上課後回家，等下課前十分鐘再去接她。這是個跑步運動身子的機會，每次時間一到，彼得就打起精神出門，他通常都會提早五分鐘到。這位老師是位樂團首席樂手，她和丈夫住在一幢兩層樓的老式平房中，這間屋子常出現在瑪莉的話中，她說裡面佈置得好漂亮，雖然起先看到的，只是不起眼的外觀。隔著種著波斯菊和萱草的前院，彼得在圍欄外頭徘徊，透過鐵欄杆看過去，他覺得整間屋子就像是一張古怪的大臉，它無動於衷的表情使得彼得覺得自己來意不明。屋內的燈光和聲音，動搖著他的好奇心，可是他不敢進去，直到無意間下起了驟雨。走上直通大門的步道，他站在屋簷下避雨，正好，瑪莉想看看外頭雨有多大，結果門一開就看到了哥哥。進入客廳等候雨停，彼得不自在地望著窗外，並無心見識屋中所謂浪漫的佈置。另一個學生的課緊接著開始，老師眼見雨勢不小，而他又急著回去，於是借了他們一把傘。

之前在回家的路途上若她不肯跑步，彼得會來回於她身旁跑步，繞著她，或是超越她然後再跑回來。這山坡路上只有他們兩個。有時候爲了故意和哥哥做對，瑪莉會學新娘走路似

地，一步分兩次走，他們笑著。

一堆工地前的黑沙旁，孩子們所做成的一尊尊沙塑像，被雨水淋溶了，實在辨識不出這人、動物，還是人魚，像是看著一個曾經有過生命的軀體，那些沙失去了形象，逐漸平鋪於地面。走在雨中，他們小心地避開水窪，彼此依靠，樂器盒抱在胸前，彼得持著傘，雨水順著傘的筋骨由末端流下，轉動傘面，雨滴斜射著，那傘上的花色圖案也在旋轉，那一盞盞路燈照得粉紅色的傘葉忽亮忽暗。他們在到家之前，如此承受著一場雨。兩雙溼透的鞋子，在他們回到各自的房間後，依然並排在電暖爐前。

一絲細微的振動聲靠近，忽東忽西捉摸不定，什麼時候飛進了一隻蒼蠅？牠停在杯緣，然後突然落在彼得的腳趾頭上，牠逗留了好一下子，好像要確定一下，這個人是否死了，猶豫了一會兒，牠又跳到另一隻腳背上求證一番，嗅著毛細孔中的氣息，這隻蒼蠅像死神調派來偵察情況的爪牙，對所有機會一點也不放過。當瑪莉看見了這隻正在預測的蒼蠅，她立刻伸手揮趕牠。

坐在床旁邊的椅子上，瑪莉試著讀幾頁書，迴避這一屋子的枯燥所給予她的窘迫。但是她辦不到，她分心於思想。「虧人家信任，現有的肉販真不誠實，只要客人不監視磅秤，他們就敢多算幾塊錢。想想看，如果每個顧客都被多賺五塊錢，那一個早上就貪得五百元了。」

也許成功幾次後，他們會得寸進尺，萬一不幸被逮住時，他們可以撒謊表示看錯了，人家難道會降下格調和他們理論計較？就算損失一小群客人也沒關係，願意上當的大有人在。還有那些駛經菜市場的公車司機也是被縱容慣了，可是，如果他們有教養，那還會淪落去當公車司機嗎？過那種日子，誰會有好臉色？」瑪莉望著書中一行行字，沉思著。她分心到文字之外，分心到四周的寂靜中，桌上的灰塵、床單的縐褶、鏡片上的指紋、剪刀的反光、捲曲的電線，好像自從彼得變成植物人，他就潛游在所有靜止的物體上，那些沒有生命的東西是那麼地多，它們以各自古怪的臉孔困惑著所包圍住的那個人，它們承受了那個人那雨一般的意志。衣夾夾住了襯衫、窗簾阻隔了光線。那是彼得。

瑪莉無法相信的是——當自己在哥哥的身邊，竟然還會感到自己是孤單的。

瑪莉氣憤自己所懼怕的對象，她並不樂於靜極思動，要是能不必和那遍佈於沿途的人打交道，那就更好了。似乎她所曾經歷的事，所接觸的人，都是老早就在等著她某一刻去自投羅網。喜悅於老師的讚美真是夠蠢的了，她不想使老師自以為很會鼓勵人、安慰人。就在十四歲的時候，瑪莉不再學單簧管了，她討厭起了自己的處境，爲什麼她會使大家擔心她的安危？爲什麼她是該注意自己的安危的那種人？她受夠了哥哥那樣唯諾諾地到處接送她，今後她不想再懼怕單獨下課回家了，要和誰結伴同行，那是她的自由。

爲了避免不當的刺激，彼得便不和她繼續協議下去了。不過知道妹妹和固定幾個同學很好，天天形影不離之後，他便打消了請別的鄰近同學暗中跟瑪莉去圖書館的念頭。圖書館的自習室在晚上九點半關閉，搭乘十二號公車，大約十點十分左右就可以到家了，於是每天這個時段，彼得都會故意換上短褲，到下車站與家之間的巷道跑步，有時候順便買一點消夜，如果正巧遠遠地看見瑪莉，他便會迴避掉，若是碰個正著，他也不會稍作停留。可是有一回，他發現送瑪莉回家的是個男同學，當時他雖然有走避，但是他沒有離開。站在轉角，彼得偷看著那兩人，道別、回頭、揮手，而隔了幾分鐘之後，他才緩緩進入家門，至於原本要去洗衣店領衣服的事，則根本忘了。

在十七歲的時候，瑪莉失去了一個同學，那次打擊使她十分沮喪，連談論的慾望都沒有。看在眼中的彼得，一心想要讓她不失自尊心地得到安慰，可惜苦無機會。坐在房間，這裡一片安靜，但彼得依然無法專心於書本。晚餐過後，他走到窗前，看著街景。那輛車等到了停車位，那抵達對街的老婦人，已盡其所能地逃過了又一次的險境，安然存活的人，他們將繼續行走，走在照明四周的燈光下，他們要伴隨自己所信賴的人，去與層層阻力對撞，總有辦法可以解決的。又有一輛車在找停車位。一種依賴感在刻意的擺脫中傳染開來，循循蘊生著。幾個夜校生相伴走入窄巷，飛蛾猛纏著路燈，機車從另一方竄出，垃圾堆放在電線桿

下，這景象，一天天地層層疊入彼得的感受中，一點餘地也沒有。瑪莉應該要到家了。

看見雨水斜斜地織在路燈前，彼得立刻帶了兩把傘出門，準備去車站接她。已經沒有人在那裡候車了，下車的人匆匆離去，彼得希望自己沒有錯過她。由遠而近，一輛未駛離，另一輛就迅速地準備停靠，車燈刺眼地逼近。那大大小小的車燈，以及對面大樓住家的電燈，充滿在夜空底下，那深淵倒置在上空，但已毫無威脅。一格格窗口忽明忽滅，那不再像是什麼了，它左右不了任何正在等候著的人。方向燈與煞車燈不停閃爍，雨水被雨刷揮推，雙方在玻璃上前仆後繼地一來一往，他納悶，究竟自己明白的是些什麼東西？他哪來的信心任瑪莉獨來獨往？他怎麼能沒有信仰而安然活著？

當這班十二號公車停靠過來，車輛把積水壓濺到他的褲管上，後退了一步，彼得低下頭看看那一點污痕。車門一開，他抬起頭一看，終於等到了。持著傘走過去，他滿心喜悅地看著瑪莉，她真是美好得像是個從夢境中逃跑出來的女孩，這怎麼教人不擔心。打開自己的傘，瑪莉露出難得的笑容，他們一同買了熱食回來，一路上瑪莉訴說了那同學的不幸遭遇，並且引用了一些統計數據來和哥哥討論，她說如果每天有多少人遇害，那十年之後不是滿街都是曾遭傷害的人，假設有些人遇過兩次，那還是很多人，她們如今還活著，看起來是什麼樣子？想像著自己的描述，她克制住了情緒，在把碗盤泡入水槽的時候，他們默默地放過了

對方話語中的矛盾處。

只有最靈巧的手才能那些麼快地把一隻摺疊式的雨傘收摺成整齊的小棒。在觀看這動作的人的感受中，在那某個窄縫裡，尚有個生命存活著，但是他太渺小了，以至於大家認為他死掉了；包括他自己。他只是自己的一小部分。當瑪莉幫他把傘收好，裝入傘套，交還，他感到與其說是得到了情誼，不如說是他們共用著兩個自己，因為她也是在表現之中快樂起來的。既然不敢擅自出門，那哥哥的反應便是她的全部世界。

他說：「我也這麼認為。」那就夠了。他又說：「那些青年非把機車油門加到底嗎？萬一不小心撞到了一個老婦人，那誰來煮飯讓他們吃飽，好有那體力去把機車油門加到底？」沒錯，她能瞭解意思。可是，如今彼得只是一具標本，他所說的話也因此變得虛幻了。

醫生說得沒錯，事實就是那麼簡單，簡單到令人以為那是故佈疑陣，她需要知道這對自己有什麼意義嗎？彼得的身軀框在輪廓中，它只是個紀念品，這是唯一僅存的關於彼得的東西，她不要連這都失去。對，沒有意識又如何。

走到屏風後頭更換了一件上衣，這是晚上九點鐘，瑪莉想去買收音機的電池、還有電燈泡。從屏風後頭看出去，外邊只是躺在床上的彼得，不過她還是習慣在這片影子中換衣服。有的時候，她會覺得那只是另一種形態的熟睡，而這個在床尾走來走去的自己，正是在他的

夢境中。他所在的地方，只是個活人去不了的偏僻地方，他們如此各處兩界。每當夜裡瑪莉也上床睡覺，兩人便疊合爲一，任誰也分不出兩者有何不同。而且她經常夢見哥哥，夢見自己在他將一頁書讀完，替他去公園跑步，夢見他心中的自言自語。

拿著錢包，瑪莉出門，步下階梯。

那說話聲不到醒來絕不中斷。那低沉的嗓音直說著「我」，他們的所有思念都在那個「我」當中。我在床上，我並不知道妹妹就在身邊，我沒有觸碰到任何東西，那罩著我全身的光亮，輕飄飄地釋放了所有重量，她觸碰不到我。

穿過巷子，避開了野狗撒落在路上的糞便，家家戶戶的電視聲音傳出來。

我蒙上了無盡塵埃，怯懦地縮進軀殼中。我的一生全在這看見她下車的那一瞬間。在一塊腳踏墊上，那粗糙的摩擦不斷重複，而腳已經如此接近它了，但終還是沒有經驗到。留在原地，那一系列人影從旁錯開，站牌佇立著，各種映像在車窗上流過，車廂內全是女人，她們共處在流動的房間內，其中一個女孩在那裡坐著、思考著，從小到大，她的全身都感到了所有乘客都有的顛簸與震動，書上的字不斷跳閃。我無法順利讀至句末。思考著、分心著，走在橋上，俯瞰橋下的排水溝，紫色的髮夾牢牢咬住髮絲，那個人是我，我看見了一波波推皺了映像的漣漪，我看見了三隻幼犬在吸吮乳汁，我看見自己喜悅地在枝頭上擺盪。我在等

待她的時候，觀看著沿途的景象，樓房一幢幢地刺入天空，握著欄杆，我仰頭向著那罩著我全身的光亮，它釋放了所有重量，我輕飄飄地凌駕在平面之上，聽著瑪莉說出她得知的細節，三言兩語而已，聽著她說：我也遠遠的就看到你了。還有誰不曾聽說某個人竟那樣死去的消息？低頭走在人行道上，重複的路磚消磨著我的視覺。

買好了東西，她回頭走著來時的路。

是啜泣聲，每一夜都能隱約聽見，我從軀殼中探出頭來，外頭發生了什麼事？她說怎麼會發生那種事，她不想覺得好過一些。車群從街上消退，喧嘩聲暫停下來。我們在悲傷中擁抱，我們在擁抱中悲傷。

九點三十分、三十一分，一天、兩天，瑪莉還沒回來。床頭的茶杯內，一滴水也沒有，碗盤在桌枱上接灰塵，百合花枯萎，衣架上的襯衫還沒收，剩菜在冰箱中腐敗，保溫壺裡的開水冷卻。一群螞蟻找到了餐桌上的果醬，蒼蠅再度出現。需要照顧的他，沒有得到照顧；需要保護的她，沒有得到保護，分離、結合，他們必須在一起的。

呼吸漸漸地微弱下去，那緩慢的節奏不帶有任何動力，像是孩子傍晚所棄下的鞦韆，愈盪愈窄，沒有痛苦，直到完全靜止下來。

歸寧

哪天不都是以回家收場，
安妮不瞭解這個終站的意義。
比較起來，
外頭的事物是那樣浮華而生動，
那教人怎能不當真。



一個個候車的旅客自座位上起立，這輛車是他們的。身上的圍巾和大衣飄擺，他們不相信陽光能在冬天眷顧得了他們。各種身形都有合身的衣服可穿，各種款式和色調都有人在穿。站立起來，他們是由他們對現實抱持的態度所支撐起來的一座座帳篷，依照情況，隨時準備遷徙。

沒幾隻手空著，行李使他們看起來既笨重又固執，大家都一樣。出發。候車亭內的人們，再次被連根拔起，它又空盪盪的了。車子是卑微的，這筆直的公路是它唯一曾有的體驗。他們像是要協力創造什麼壯舉，他們擠在車內的空間，他們之中有一個人是安妮。

即使毫無睡意，她還是學著其他人閉上眼。那些冷漠的神情，一張張地沉入了陌生的臉孔下。安妮處處都置身在一群叫「他們」的人當中，她也同樣圍上圍巾，一樣有地方要去。水面在手中的杯子裡靜不下來。車子乖乖地循著公路的曲折而彎駛。

安妮有兩個月的產假，她想回父母家看看，待多久不一定，想走隨時都可以走。

這是她第一次感到回家的不容易，因為路途長，而她行動又不方便。她在車上暈吐了。不過當她走在快到家的市街上時，反而覺得這次返家並無特殊，她的情緒平靜得像是下課的學生。路過市場附近，安妮想買一些水果。市場的菜販還是那幾個婦人，還是那幾句話在說。光陰對這些人而言，只是一座太陽和月亮共乘的蹺蹺板。現在她是這群買菜的婦人們之

一，她們也有人懷孕了，有的則是老得無法再懷孕了。她們都買了水果。如果安妮此刻突然在市場中消失，那並無損於這群人，可是如果消失的是她丈夫，那也許海外設廠的投資計畫就要中斷、員工要失業、金融要動盪了。她們一定都有那樣身居要職的丈夫，她們要做的事遠比把水果提回家重大多了。

安妮想著自己在出門前聽丈夫所談的投資案，同時想著一斤橙子多少錢算太貴。她彷彿心裡拖著一件及地的長裙，嗅著腥、看著血，處處留意但又沒有印象。有些人特別多看了安妮一眼，她不知道該向陌生人還以何種神情。她不記得一斤橙子該多少錢。

「要不要和媽媽一起去市場？」

「不要，市場好臭、好髒。」

「妳小時候最愛跟著去市場了。」

「現在我又不是小時候。」

「我們可以買榨橙子汁喝。」

「不要，我討厭看到鰻魚和蟾蜍。」

只要手還拿得動，她們一定會再買點東西，填滿菜籃。看見菜葉的翠綠，她們的眼神興奮了起來，那鮮紅的魚鰓似乎實現了某種夢想。要急著回家的不只是安妮。她不自覺地猶豫

了片刻，好像有人要替她回家，一種貧血般的暈眩，將她從紛亂與嘈雜中抽出來。

她已經好久沒機會單獨一個人了，連晚上睡覺時也不例外，上班上課就更不用說了。他們議論著證券交易的行情，他們在行情的議論中交易證券。魚身上的冰塊溶化，蘋果噴上一層水霧。安妮不會單獨去進行自己的時間。她買了這個和那個，手臂有力地繃著，她不喜歡人群，因為他們活像鰻魚和蟾蜍。接下來更不會有機會獨處了，肚子裡的孩子已經快要出生，她時時刻刻將得盯著孩子。這些婦人缺乏一種相異的原創性，她們怎麼老是在哺乳、老是在挑選棗子和橙子？如果安妮是個經濟學教授，她會有一個可供獨處的辦公室，這個中午她可以看著窗外提著菜籃候車的人嘆息，可是那要換誰去買她家的菜呢？那個說「我們的產業結構」如何的人，他愛上了安妮，他像持著一個紅色氫氣球般地捉住她，那向上升去的力量使安妮感謝起了捉住她的人，她不可以獨處，否則一定會脫離現實的。他送安妮去市場。

這個健全的人，終於還是健全著。家就在市場附近，她還是得感到心滿意足吧？

在陰冷的巷弄裡，幾戶人家傳出了菜香，安妮餓對了時候，餐桌上早就準備好了飯菜。母親喜歡在做菜時接電話，那樣她就可以得意地告訴對方：我現在沒空，我在做菜給小孩吃。她堅持習慣說「小孩」，誰吃了她做的菜，就是她的小孩。當時姑媽也在家中等安妮回來，因為母親早上發現菜煮得太多了，所以臨時撥電話請姑媽來分享。

「下一回應該讓安妮下廚，看她結婚三年了，手藝有沒有進步。」姑媽說：「像我那個媳婦，經過我一番調教，才三個月就生巧了。」母親口頭上也是常說：「希望她的廚藝能儘早瞞過婆家，我真希望這小孩拿得穩鍋鏟。」

「爸爸還在診所裡嗎？」沒人回答安妮。

「做菜是吃力不討好的事。」姑媽說：「做得好是應該的，可是一旦稍有缺點，馬上就壞了氣氛。」

「我也是這麼希望，吃得好吃，心理上就踏實多了。我一直相信安妮會煮。」至於母親心裡是否真的如此希望、相信，安妮懷疑。母親不願接受女兒可以不再需要她的事實。這個曾撒著嬌說「媽媽，求妳今天做烤甜餅」的女孩，她可以變得會做菜，但是不能比媽媽會做才行。

「哦，對了，妳爸爸本來今天沒排到班，不過剛才聽診所通知，有十幾個孩子來掛了急診，上吐下瀉，那裡人手不夠，所以……。」

「嚴不嚴重？是不是吃了什麼東西？」

「上吐下瀉？也許是孩子們不喜歡他們的數學老師。」母親有點後悔把姑媽約來，因為她話講得太多，而菜又吃得太少。

才一下子，洗個臉，坐在沙發上午歇，安妮就感到深深地回到家中，回到家的深處。這屋子裡的寧靜不同於別處的寧靜，說不上喜不喜歡，它太熟悉了，它鮮明得使自己的新家和來此的路途變得膚淺，在這屋中，有著某種很容易陷入的深，這種深，慢慢將安妮的重量加重，將性子變懶。

說過了好幾次，她不要去菜市場、不要去祖父家。有好幾個鐘頭連在一起，一個比一個沉重，她一個人在家，整個下午，第四個鐘頭遠比第三個鐘頭過得慢。不管誰敲門，不准開門，電話也不要接。安妮一個人在家，愛做什麼就做，做什麼都覺得糟蹋了時間。不可以玩火，趕快寫作業。

賣水果的販子在巷口叫賣，都已經遠離了，幾個玩球的男孩子還在模倣叫賣聲。喊膩了之後，他們開始發明了新詞，賣課本、賣我的襪子、賣全世界。他們的父母也不在家，沒有人約束這些小孩，他們愛怎麼長大就怎麼長大。安妮醒過來的時候，媽媽回來了，而她也長大了。

不管屋內的擺飾如何變換，牆上的照片是絕對的例外。一匙匙布丁送進嘴裡，安妮覺得眼前這幾幅照片玩弄了時間，混淆了她對回憶與想像的辨別。結婚的那天，父母親穿著禮服，看著照相機的鏡頭，那黑洞中，快門嚴守著漆黑，再強的光也不准進入，那個小洞漏開

的瞬間，它代表著未來，整個未來都在那瞬間裡。安妮記得有許多人曾經佇足於這些照片前，當時母親在廚房燒茶水，每個客人都有不同的表示。「不好意思，久等了。」「這是那個年代流行的罩紗。」「你們當時成年了嗎？」「這是安妮對不對？」「她剛好在問：『爲什麼要說：起司』。」許許多多的談話圍繞著它們，那些記憶在照片中反覆播放。照片裡的人表情僵硬，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在、將在看誰。

安妮的父母各自擁有一部分和她神似的面相特徵，說不清楚是哪個局部，一種難以界分的調和，使得安妮覺得這是她分裂成兩半的個人照。這時候，安妮意識到，現在自己是獨自一個人了。不論他們是誰，這裡沒有他們。

最早從這個屋子走出去、自己發自內心想去的，是一個沒有印象的日子。她爲了想能夠像父母一樣回到家中，所以才出門的。父母從傍晚一進家門，一直到完全靜下來之間，有一段無法歸屬的片刻，它不長不短。他們在那片刻中轉變著極細微的神情，他們走來走去，脫衣服，進浴室，打開冰箱，翻找著信件和名片，他們不說話。然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坐下來，看看四處，給安妮一個微笑，他們發現自己回到了家中。她也想回家看看。

在外頭，她上學去了，她結婚去了，這屋子少了個人回家。母親總是獨自一個人，憑著經驗來判斷何時可以把爐火關上。

「媽媽，我聞到了筍子的香味，可以關火了吧。」她記得女兒的口氣，十分肯定地。

「再等一下，我有在留意。」到底她的等一下是多久？不曉得，反正她會突然從客廳走進廚房關火，如果兩人同時突然，那母親會再等一下，延遲個一分鐘也好。她就是不讓安妮猜對。

在外頭所學到的本事，在這屋裡不見得行得通。有好一陣子沒這樣說話了，在這裡所得到的話，總是那幾句在重複——吃得如何、睡得如何、哪裡有什麼可用，思想逗留在這個層次便綽有餘裕了。不高興的話可以出去。

哪天不都是以回家收場，安妮不瞭解這個終站的意義。比較起來，外頭的事物是那樣浮華而生動，那教人怎能不當真，可是這個終站卻自甘如此，寧靜得古板，一點也沒有呼應。這個女人在做菜，她也許是安妮。花椰菜熟了，她確信自己的經驗，豬蹄也熟了，她的動作雖然呈現得徹底而細膩，但是，她的行為缺乏一種訊息，使人能夠在描述時確知這是什麼朝代。做好菜，假設她開始陣痛，然後拚了命把嬰孩生下來，幾個月過去後，她細心地養育孩子，可是這還是無法判斷她在哪個時空。她必須要出去屋外，看看外頭是在革命或是太平，這屋內並沒有可供判斷其年代的行為。

幾乎是整天在家中，母親不讓安妮懷著身孕做活，她有光明正大的理由下命令。

「我不是管妳，我是爲孩子著想。」她本來還不讓人家散步，她說街上滿是車子和冒失的人，太危險了，但是爲凸顯自己委屈和她的蠻橫，她說：

「去吧，去走鋼索好了，免得怨我不近人情。」這下她又不當安妮是小孩了。雖然母親自女兒回來後就從沒清閒下來，她賣力打掃屋子，不准女兒勞動，要她像父親一樣坐著。而掃她的座位底下時，母親偏偏掃得特別久。

「沒關係妳坐著，腳抬起來就好了。」如果不讓母親哀聲嘆息，那她怎能稱心如意。「我這手臂恐怕是要廢了，沒關係，醫生就是愛嚇唬人。」安妮不知道怎麼安慰母親才對。

洗完澡離開浴室後，熱騰騰的霧氣還沒散去、留在鏡面上，均勻地將母親的臉孔蓋得模糊。擦拭頭髮的時候，安妮感到頭髮由重變輕，由黏貼變乾鬆，她四處找著一條沐浴前所解下的髮圈。母親在浴室架上看到了髮圈，她以爲女兒知道放在這裡，所以沒告訴她。如果拿出去給她，那豈不是在嘲笑她丟三落四？而安妮也不想爲了一件小事就開口問母親，好像自己凡事還要麻煩人家。鏡面上的霧氣散去，母親坐在床邊，習慣性地掩著面孔。夜晚奪去了人的視覺，時間正行駛過最深的隧道，究竟生命要將這個婦人領至何處？她在屋裡，閉著眼睛自言自語，說些不給任何對象的話。髮圈還遺在浴帽架上。

和大多數孕婦一樣，安妮覺得自己又胖又罪惡，這不是以往的日子所一向期望的，以她

的學養和辦事效率而言，這樣過日子實在奢侈；去美容院洗頭、聽姑媽在電話中扯閒話，她們要把對於現狀的心得灌輸給她，她們交換著購物市場的折扣券、用爽朗的笑聲驅逐鬱悶（還真的有效）。安妮覺得自己好像在牢獄中分享老受刑人傳授經驗，真是荒唐透頂。

午餐前，安妮去了一趟圖書館發洩。走到巷口，她看到幾個老先生正在圍觀拆房子的工程。她想起了姑媽第一天所說的：

「妳要是再早幾天來，還有火災可以看。」現在這間焦黑的房子被拆了。因為這附近的房子都蓋得很接近，所以失火的那家人不但沒有得到同情，大家反而把他們當殺人未遂的兇手來看。圍觀房子被拆，也算是種洩消心頭之恨的方法。雖然本來安妮也想看看工人們是怎麼拆的，但是想著人家的感受，於是也就離開了。

校區圖書館裡有著她要的氣氛，在這裡閒著似乎還比在家中間著還來得充實。

幾個老先生獨佔著報紙，他們對社會的瞭解，遠比對自己的妻子來得多。安妮繞過他們伸長的腿，走進書巷中。她想找一些有關生育嬰兒的書或是食譜，可是放眼望去，書架上似乎沒有她要的書，這成千上萬本書都是些什麼？怎麼可能連一本她需要的都沒有。循著分類號碼指示，安妮經過了各門學科類別，來到了圖書館的最角落，就在休閒類的下方，她找到了所要的書。拿了三本書，她坐下來閱讀。

沒讀完一面她就愣住了，安妮納悶，怎麼自己所拿的書——有那麼多更有意思的書——是生育須知、園藝大觀和美食百科呢？怎麼自己竟和一群禿頭的老人坐在同一張桌子前？他們打呵欠、抖動兩腳，難道自己看起來也是這副模樣？大略地翻看食譜，彩色的圖片吸引了注意力。這是吃的東西？做得真美味的樣子，可是她的丈夫說：吃是低等的感官。沒錯，所有的事實都在支持他那無法被攻擊的論調，可是這本書竟企圖把低等的享樂精緻化。

翻到甜點類，安妮看到了更極致的手藝，到底誰在研究這個領域？這些甜點精美得妨礙人家的食慾，它們美得像是在教訓、在嘲諷做和吃的雙方。十顆做成天鵝形狀的泡芙在糖漿上面浮游，這些泡芙有著細長的彎頸子、圓頭，以及巧克力醬畫上的眼睛，和背上如鵝絨般的糖霜、鮮奶油灌脹的身軀。這怎麼吃？

這時候，外頭一陣房屋倒塌的巨響，如雷鳴般傳過來。是工人們所拆的那間燒黑的危樓。這聲音將安妮從書本中揪出來，好像剛才自己太安逸了，才會受到驚嚇。闔上食譜，翻著其他幾本，它們同樣又是無比精緻。是盆景、插花，夠了。另一本是編織和縫紉，還有一本是報導如何生育男孩、如何教導幼兒排泄……。

安妮是需要，也喜歡這些內容，但是，她說不上來這個感覺，她不需要和喜歡這些雕鏤，和房屋塌倒的巨響相比，這些內容顯得太沒有用了。她說不上來，所有的事實都在支持

那無法被傷害的論調——她太低等了。

一個人影站在身旁，安妮抬頭一看，是姑媽。她正好要來幫兒子借一本要寫心得報告的偉人傳記，遠遠的就看到了安妮，可是不敢突然拍她肩膀，怕嚇著了人家，所以剛剛站在那兒。接近正午，她們一同離開圖書館，結伴回去。

路上安妮覺得嘴饞，想去市場外買點炒栗子。穿過重重遮陽篷，各方的叫賣聲引導她們在人群中行進。

「我的柑橘保證是甜的！」一個販子說。姑媽聽到後便湊近安妮耳邊說：

「騙人，我上週買了那個人的橘子，酸得可以釀醋了。如果哪天妳騙他說妳愛吃酸的，他肯定會改口說，他的橘子保證是酸的。」就在街口中央，有個人大嚷：

「五十塊有什麼了不起，我的炒栗子不用錢！」她們走過去一看，原來是個瘋婦，她手上根本只是個空籃子。「買栗子哦！」她又喊，沒有人理她，後來改口喊：「買洋葱哦！」這下子大家才笑了出來。這個瘋婦衣衫髒破，臉上帶著外傷，她到哪兒都不必擠，大家自動避讓。

買了栗子，安妮看著瘋婦消失在路口，她和姑媽聊著：

「真不知道是什麼事，竟把人搞成這樣子！」姑媽嘆道。

「發瘋又不是跌倒，踩了個坑就發生了，原因不可能只是某一件事造成的，最後的引爆點絕不能拿來做為判斷，比如她的茶杯被陌生人不慎打翻，我們就不能說，看，她因此發瘋、因此自殺。」說完，安妮驚覺自己怎麼向姑媽說起看法了。她一星期沒見到丈夫，她必須討論些看法，心裡才不會懸著。

大多數人都沒有發瘋，安妮邊走邊想。她知道有的女人之所以發瘋，是因為遭到嚴重的傷害，可是什麼傷害那麼強烈？路上的車輛在安妮眼前疾駛，互不碰撞，太神奇了。也許，一個女人正在研究如何做天鵝泡芙的頸子，如何將糖霜施撒平均，她的思維變得細如纖維，這時突然一件傷害生命的事降臨，這樣的對比就可能顯出傷害的強烈程度足以使她發瘋；不過對於不必學做泡芙的人而言，他覺得被推倒在地根本不算強烈，至於算不算傷害，那就得看人的幽默感夠不夠了。

不過安妮又想，沒有發瘋的女人，她們受的傷害是不是比較小，或者事發時她們幸好不是在學做泡芙，而是學打網球。不然就是她們找到了很傑出的心理醫生，那個禿頭的醫生分析著社會結構與集體行為，提供了一個宏觀的視野，然後隔天這個女人回到公司櫃台上班。那個醫生想必治療過一千個身心受創的女人，一千個算多嗎？一萬個呢？不，都不多，因為她們都不是在同一天，一萬個人同時被傷害。誰叫她們只是每天十來個人受傷害，太分散

了，而且太快復元了，如果這一萬人能同一天團結起來遭受侵害，也許那天會變成國定假日，該立碑，該賠償的保證樣樣不缺。

像是乘坐在一輛車上，只要安妮會思想著，她就絕對沒有下車的一天。

可是她哪來的才智去超越這一切？她連脾氣都忍不住，寂寞了就想找朋友，安妮捲入這個世界太深了，一點也沒超然過。那些有手臂的人就揮舞手臂，沒有手臂的人則改跳腳；那些想駛上時速一百的人，絕不駛九十，想買栗子吃的人，絕不買成洋葱。「我們多自在」，安妮心想。只有小心眼和容易被一點小事就影響來影響去的人，才會知道「我們多自在」，她又想。

想歸想，她還是終得坐下來歇息，看著桌上半包留給母親的炒栗子，一個下午都沒動過，她不想從女兒身上得到任何好處，甚至不需要她形式上回來探望。平常的日子難道因此都過得不算數？幾天後還不是又恢復從前，母親不明白自己這幾天究竟愉快個什麼勁？

「安妮是個體貼的孩子，話不多，挺懂得包涵人家。」姑媽向母親說。

「那是妳沒見識過她生氣。」

「發脾氣總比憋在心底讓人放心，是吧？」姑媽知道她想討讚美，所以就如了人家的意。兩人邊聊天邊在店裡選購一些嬰兒的衣物和用品。起先她們擔心這樣也許會破壞安妮自

己來選購的樂趣，但是想說收到人家代勞買來的賀禮，應該也是種樂趣，於是她們便滿懷信心地自私了起來。

通電話的時候，安妮似乎重溫了與丈夫在交往時的情境，老實說，這樣有點不自在，沉默的片刻顯得太突兀了，好像不得已要趕緊多說幾句話才行。不過提起家務事來，談話馬上流利得輕鬆，一流利，個性就不藏了。安妮當然記得要去繳保費、要去辦戶籍變更、要領這個、要申請那個，他好意得瞧不起她的責任感，而她也沒有給他對於過度擔慮致歉的機會。安妮不確定什麼時候要告辭，只是說大概什麼時候，她覺得這件事沒有咬定的必要性，而丈夫認為安妮是想神出鬼沒。差不多是堅持到他失去雅量時，安妮才又說：後天就回去，好像他專斷不明理，而當他沉不住氣說：「要住多久隨妳便」的時候，安妮這才滿意地掛掉電話。他們交往時，就是這樣。結婚是爲了要報仇洩怨。

胎兒一稍有動彈，安妮就注意自己是否哪裡做錯了。像是一艘潛水艇，她覺得自己眼睛所見的是水平面上的景象，而躲在深處裡的胎兒才是自己的首領，她正瞭望到母親在車縫棉被套，裁縫車運轉者，母親的專注使得那份枯燥變得莊嚴，可是胎兒又動了，也許機械聲聽起來有點像戰車履帶。安妮緩緩站起來，離開了客廳，她航駛著身軀，航向安靜的角落，可惜世上沒那種仙境，每個角落都有騷亂，誰有高標準誰就等著發瘋。

是她對優閒的抗拒在騷亂。那裁縫聲熟悉得彷彿未出生前就聽過，她靜不下來，隨便做點什麼也行，別懶了。觀察四周，這屋子結實得沒有揮得動巨錘的男人動搖不了，安全就是這麼來的，必須要有令人卻步的龐然大物，她才能有空間培養內涵。談笑聲？是父親帶了兩個朋友回來，他們要玩橋牌。平凡的時刻——它就像軍隊的齊步一樣強悍。安妮航行在重重景象中，一天天地醞釀著隨時準備向某目標發射出看法的奇怪思想。那無休止的航行，在懲罰中變得不在乎羞恥，然後衝動地介入行進的軍隊中。茶杯裡從沒有空過。手上有好牌的人的表情和手是壞牌的人一樣。他們的妻子看了好幾年，還是不清楚橋牌規則，那她們究竟在看什麼？她們在等待又一個夜晚像紙牌一樣地洗入素色的印花中。

談話聲將她們從個人的處境中解放出來。二個變成三個。看到朋友的女兒懷有身孕，她們便被共有的經驗聯合起來，聊得熱絡。

看著安妮展著笑靨，母親在一旁把手上的熱茶吹涼。又一回合的輸贏，他們爽朗地大笑，彼此吹捧承讓，不亦樂乎。聽不清楚她們怎麼熬過第一胎的妊娠，只見到安妮無名指上的戒指在交談時，無意間地起落擺動，母親看著手與戒指的美，及搭配它們的那整個婚姻，她不知道女兒是否真的在這份美感中？那互有的隱瞞減少了她們交談次數與描述的多寡，迴避總比撒謊仁慈。

那份善意造成了疏離，而對此的諒解與否也由不得誰做主。母親又去幫他們添茶水了。有一份冷靜在安妮心中，片刻不停地欲將她自此地帶走，正如自己來到此地。她從沒有期望母親能在此地安然自若。又是一局牌，新牌發至各家手上。他們用重現的沉默，給母親一個無需適應的承諾。

去診所做了個檢查後，安妮這天去了一趟姑媽家話別。基於對行動上的不便，她並沒有太強迫人家把五瓶自己調製的醬汁帶回去，不過晚餐她卻執意挽留，這使安妮為難，在雙方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安妮忍不住地扯了謊，最後，勝之不武的那方終於得以告退。眼見自己顯得怠慢，所以在送她下樓時，姑媽還是不甘示弱地與她分享一個消息。早上買菜的時候，她聽說上回見到的那個瘋婦，昨天殺傷了鄰居一個女孩。「現在的治安真糟。」姑媽說完後感到人家來這一趟，起碼有增廣了見聞，心裡才覺得有還以顏色。

和街上其他人不一樣，安妮站在此地不動。低頭檢視手提袋，她回想著裡面裝了哪些東西。穿過馬路，又有兩個人走向安妮，他們站著，三個變五個人。那是陌生人，他們互為陌生人。他們藏在一件件衣服裡，從領口探出。在車子進站前，他們沒事可做，安妮正在想著關於那個瘋子殺傷小孩的消息。

她想這些人真難伺候；治安不可以變壞、錢不可以少賺、身體不可以病老，最好四季還

風調雨順，她想這些人憑什麼享受好的。安妮愈想愈不在乎自己看見了什麼景象。

返家的路途上，安妮一坐上車就呼呼大睡了。

原載《聯合文學》第十四卷第六期

面壁

她面前這景象——夜空、巷溝、家門，
看起來是那麼扁平不立體。
在她面前所豎起的任何景象，
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讓她穿不進去。



球賽進行到延長賽的下半局，一記左外野安打，將二壘上的跑者送回本壘，游擊手長傳，捕手扯掉護面，仰起手接球，兩方面同時觸壘，主審裁判做出了手勢。

教練氣沖沖地朝著不予理會的裁判大吼，場外抗議與叫好的觀眾喧囂，場內不滿與狂歡的球員相對。其實如果判決相反，結局還是如此。湊巧，這時候某個人的手肘不慎頂了敵隊一員的背（在混亂中，多的是這樣的機會），於是兩人便大打出手。好意跑上前來勸架的隊員們，都互相以為對方是來支援的，結果反而打起了群架。

接著觀眾也衝上球場，所有人亂成一團，場面完全失控。席上處處有零星衝突，維持秩序的警員原本正要趕緊去通知救援，但是群眾誤以為他們是想逃避職責，所以也打起了他們。有的一心只想離開的人，被誤以為是打夠了人才想開溜，馬上就被撲倒在地。眼見暴動越演越烈，每個人都自以為是自衛，沒有人認為自己不是受害者。

在瘋狂的擁擠中倒地受傷的人，如果沒有流血，就會被誤以為假裝受傷，他們故意踩過這些傷者的身體，假裝自己沒看到，看見被踩過之後的哀嚎才會被認為是真的，沒看到的話可以再踩。如果是個女性，那就藉機猥褻，猥褻時若找到錢包就搶走，有人乾脆跑到球員休息室偷東西。那些少年這輩子第一次嚐到了做各種壞事的滋味，他們謝天謝地。在武裝警察和醫務人員到達之前，大家的情緒依然激動，他們越發洩越想發洩。

當時父親也在場，雖然遭了些踢打，但終也安然脫身，離開球場，他回到家中。

爲了顧及面子，母親沒有過問事發的情形，只是儘快幫丈夫臉上的擦傷敷藥。可是父親覺得如果沒有在詢問下對此事件控訴一番，才是真的難堪，所以他並不感謝妻子的沉默。把鋪蓋攤開，他側卧了下來，不讓人家看見他的表情。能夠狼狽地回來生悶氣，已經算是幸運了，他安慰自己。母親很慶幸自己沒被說服，不過對於叔父，她則很內疚把票券讓給了人家。

沒有回頭去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背後。無法從聲音去判斷。不懂、好奇，女兒就是不會反省壞毛病。因爲下午她又跑去街上的垃圾堆裡尋寶，所以現在被母親處罰，坐在牆角，要她好好面壁思過。

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背後，原只需一回頭就能真相大白的事，現在成了那麼吃力的臆測。門打開、鑰匙放下、抽屜打開、翻找、走、坐下、嘆氣。這是在做什麼？他們又沒說什麼話。她不敢回頭，以前每次這麼做，總是恰好被母親逮個正著。心裡一不是滋味，她就惱羞成怒，現在她不是不敢，而是自己也不想、不屑回頭，就算母親表演雜耍請求。她也絕不回頭。不曉得這樣的處罰，竟造成和預期的宗旨正好相反的效果，母親依然在照顧那個嬰孩。等一下教授的妻子就會來把孩子接回去。她細心幫嬰孩擦嘴、擦手。原本只是星期一到

星期五，但是教授夫人最近因為要主持一系列關於促進婦女權益的研討會，所以現在連星期六也得把么兒交托給她照顧。起初她納悶，爲什麼不把孩子交給家中的傭人，後來才聽到孩子的母親說：她家的女傭是個外國黑人，不太會說話，她希望孩子的保母能說正確的語言，免得耽誤了牙牙學語的階段。

母親明白這種期望，所以幫他擦起手來時，也絲毫不敢馬虎：「來，小博士擦手，擦手、擦手。」因爲父母都是博士，所以孩子就叫小博士。聽不清楚母親在說什麼。她平常說話就是這麼小聲，讓人家搞不清楚那是自言自語，還是在向誰說話。不管眼睛看哪裡，如果沒有大聲重說，那表示剛剛說的話不重要，沒聽見也沒關係。

憑經驗，女兒深信自己無法求證的猜測，彷彿牆壁上就放映著本該眼見的景象。會有其他的可能嗎？事情一定就是那樣，在這熟悉得可以閉著眼睛過活的屋子裡，什麼事會是新的？電視節目正好播出了研討會的畫面。

「看！小博士，那是誰？是媽媽，媽媽在電視上。」認出來之後，他覺得這很玄怪，怎麼人會在電視畫面上。當時她說著：

「除了經濟上的獨立之外，女性就業最重要的意義是在於成就感的獲得，和社交上的參與感、知識的養成。這是人格成長必備的要素。」母親以爲孩子看到媽媽上電視會拍拍手，

可是沒有，她以為孩子可能認不出人，或者思念起人了。不知道，除了身體上的感覺，她不知道這尚未有思想和語言能力的嬰孩，究竟心中作何感受？他只會哭，像在一間與世隔絕的小室裡。

從電視上，母親確知了球場暴動事件的始末，報導所說的和先前鄰居告知的一樣。

「你看。」母親指著電視說。

「那根本是胡說，我才不看。」父親還是側著身子，面朝著牆。他不相信真正的起因只是兩人不慎的碰撞，這種說法會使得自己的遭遇顯得荒唐可笑。他堅信暴動是小人的陰謀。他得到利於印證謬論的線索，而且他是親身經歷的人，他的說詞應該再加五分。

真好。女兒得意洋洋，她所不在乎的事都和自己無關了，讓他們去困擾自己所想的是對是錯。她覺得暴動是她賜的。都已經這麼大一個女孩了，有思想、有語言能力，再感到無助也是活該。雖然有，但是她不想也不說。

寧可再多站兩個鐘頭，下次她還是要去街上翻垃圾堆。原本她也是覺得很髒，但是習慣了之後，她和其他放學後沿途走回來的同學一樣，都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每天在學校，她們都要互相炫耀自己找到了什麼。

垃圾車已經有三個星期沒來收了，街上的兩旁都堆滿垃圾，可是抗爭依然持續著。衛生

所施撒了消毒藥之後，腐臭味還是不減。居民積憤日深，他們憤恨不知該憤恨哪個對象，於是只好樣樣都看不順眼。每天的垃圾量依然保持製造，他們認為只有讓街上堆放更多垃圾，問題才會得到重視，如果量少了，恐怕問題會顯得不夠緊急。

仍有部分球迷在球場附近流竄滋事，他們憤怒地叫罵、爭辯。願睡眠撲滅這些人。

枕頭凹陷，就算沒人躺枕，它還是凹陷的，彷彿人變成隱形。東西用久了，就有一種老態。有一天它會讓人覺得非得丟掉它才行。意識微弱地醒著，身上的疼痛及疲倦沒有使父親睡著，這一季球賽的結果，想不到是如此收場。他想睡著，什麼事都不去想。要不是身歷其境，他不敢相信事情會有那種可能性，那種群體的激動就那麼形成，好像魔法，個別感受被擴大到所有人身上，所有人都被惡魔借用了身體來使壞。他從來沒有被毆打過。不知道打他的人是誰？阻止不了的，時候已到，在那節骨眼上，他們勢必如此。

滿腦子的思想無視於身體的勞倦，理由充分而正當地說得頭頭是道，失眠，真是個沒用的男人，哪天他若累死了，這個思想還會寄生在他的腦中，操縱他，要他去球場叫好。頸子痛、胸口痛，身體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自己哪天不是老老實實地順其自然。不准睡，他還要用思想去力挽狂瀾，恨不得自己是個全能的君王，為什麼大家不聽他的？有時候他反而希望自己夜夜都能像心中無牽無掛的笨蛋一樣容易入眠，可惜他以此為榮——太有思想，非

得欺騙一下自己，才能淺睡幾個鐘頭。

近近地貼在眼前，壁紙將父親僅有的視野攤平，那些花紋纏得像座迷宮。他像是隻牆上的大螞蟻。

各種暫時統稱為物體的東西霸佔了各處。抽屜填滿了、房間填滿了、街道也填滿了，一堵堵牆從四面八方圍過來，停止，它聳立著，樣樣家具都靠向它，櫥櫃、桌椅、掃把、床。這些被做成各種形狀的物體，密切地將一個人互相傳來傳去。從瓦斯爐到冰箱，然後再到搖籃前，母親不像是用走的。轉身、面朝前，她必定是朝著某個目標移動，比如毛巾架。她不會漫無目的地移動。靜止不動就是處罰，在這重重物體之間，他們的情緒撒開來，太好了，每一樣東西都在形狀之中，在一個名稱中，不會有所改變，他們安心地在處境中，把事情做成這樣（母親為熱水瓶注入開水），把氣氛經營成那樣。責任不在她身上，她有能耐把氣氛弄成這樣嗎？父親上完廁所就回到床上。晚餐準備好了，小孩不懂事，學習本來就是要將小孩從天性的沃土中拔出來，見見天日，吃吃晚餐——那企圖將家人們再度聯合起來的力量。做著一件事，流利地；一件事在母親的行蹤間傳來傳去。

就是不說，看他什麼時候才要開口問：女兒又怎麼了。至少這不是虛情假意，搞不好這是面冷心熱、情感內斂也說不定，母親不願顯得自己以貌取人。眨眨眼睛，小博士大概又想

睡了，他遁入冷漠中，阻止了來回於四周的人的傳送。母親不讓任何聲音打擾這嬰孩，只是坐在可以環顧四周的這張餐桌前，獨自培養食慾。

截斷了唯一的前景，寧靜與牆壁的荒涼合而為一，它蓄意要套出女兒更多的幻想，再予以一併殲滅；以她自己的脾氣。捏緊右手拇指，一滴血從指尖冒出來。都是因為廢棄的注射針頭，活該，母親怒斥，這是個街上會有針頭的世界，討不到任何同情，她嫌這傷口太小，反應過度？除了發怒，她沒有能使說話聲變大的其他方法。

「吃飯了！」父親裝作被這輕聲細語叫醒，他寬恕了無法避免的瑕疵，他很老練，在這世上混了四十年，底都摸透了，還不就是那一套，就算今天起瞎了眼、聾了耳，也不會有什麼損失。聽聽妻子說的：吃飯了。這種心滿意足的層次，竟能打發掉好不容易才形成的憬悟。沒有人從他的寬恕中獲益，這才不可饒恕。

「現在沒胃口，妳先吃吧。」父親感嘆沒人給他發揮感嘆的專長的機會。沒有援手可供他施展拒絕的才能。世上有那麼多句話可以說，但是她只撿「吃飯了」這句，話語已經被她使用得沒有意思了。

不管是犯了什麼程度的錯，她都要罰女兒面壁坐上幾個鐘頭，為的只是要顯得自己不會管教孩子，顯得父親沒有主持公道、不聞不問。她又沒動手打孩子，這一切都不是她造成

的。順流而下，母親自己先吃，先喝一碗海帶湯，味道剛好，她就知道剛好。在調味的那關鍵的一刻，她明白地感覺到，自己心中有著一束類似蠟燭的棉芯那樣的東西貫穿著，在最中央，被緊密地包夾住，它做出的決定正確無比，但是只有在為一鍋湯調味時，才是它唯一能做出決定的機會。「剛好。」她心底說；這個聲音像月亮般斜斜升起，微弱的光，像蠟油所冷卻出來的一層薄膜。再等，她在等待能說：「吃飯了」的那一刻到來。

沒看到誰來，說不定小博士今晚要留宿了。窗外的夜色穿牆而來，母親的說話聲接近無聲，身形接近無形，在窗前，夜色抽去了她上半身的輪廓線，那件身上的黑色毛衫放大至整片夜空，月光攬入了胸懷。暗，壓得燈光喘不過氣。燈將明亮吹脹，將他們連同影子一同推斥到角落。

定定地坐守影子前，多的是這樣的機會，星期天是用來做什麼的？她並沒有刻意去找垃圾堆玩，走到哪裡都有，她只是走著，瀏覽，眼花撩亂，猶如飛翔在高空，看，各種顏色都有，然後蹲下，伸出手，如此而已。遠離了剛剛隨意走動的那些時間，時間不都只在供她蹲下、伸手？下一分鐘不會到來了。知道自己錯了並沒有用，要母親認為她知道才有用。不要裝作無辜了，垃圾堆怎麼會像小人國？

影子所拂過之處，沒有痕跡。當她一個個下午將皮球扔向牆壁時，影子會把一次次的力

量反射回來，皮球接在手中，白費了。影子中必定有著任人宰制的苦楚，那溢於身形的陰暗，多麼枯燥。不會有損失的輕視，多麼易於使得又一個下午變得令人不耐煩。

「人家都在睡午覺，不要丟球了。」一個婦人從窗口說。女兒抬頭一看，這麼多窗口，不知道是哪一個窗口傳來的。提著一瓶插著吸管的汽水（還剩一口，那一口她捨不得喝完），一手抱著皮球，她朝著街口走去。要靠她這麼點好奇心去排遺掉的光陰是那麼地漫長。

然後，一天的重心來了，它落在陰影的邊界，沉沉地落下，然後斜斜伸過路中央，張開來。西照的陽光照暖了一個躺在走廊下的老先生的腳背，他起身，戴上一頂印有隊旗的球帽，那是撿來的。她跟著老先生那麼做，走近街旁的垃圾堆，開始尋找。她也想要一頂同樣的帽子。把那一口汽水喝掉，瓶子往哪裡扔都行。

像是溪畔遍佈的大石塊，這一袋袋填裝飽滿的垃圾，堆放在此，看起來很自然，兩旁的樓房或直立或橫排，龐大地圍出了街與巷道，一口口封上鐵條的窗，店家的招牌各有其顏色和字體。這些樓房像是一條條肥大的巨蟲，而垃圾正是它們的排泄物。堆成了一排又一排。好艷的五顏六色，遠超越了花朵的明艷，哦，那瘋狂的彩色，碎沾在所有物體的表面，那是空罐子、瓶蓋、紙團、鐵盒，以及食物的殘餘。它們原本是什麼？在屋子裡，擺放在某個自

有其道理的地方，但是現在它們——所有東西互無關聯——緊緊裝在一起，壓、疊，離開屋子，丟置，結束了，都在這裡，歸根。有的袋子脹破了，腐壞的氣味洩出，引來了野狗群，咬、挖，牠們吃到能吃的東西，然後有體力了。狗活著，成群遊走於街頭。沒破的袋子也破了，握著一隻破傘，她用傘柄勾攪著垃圾，那是書和雜誌，上面是知識。字、色彩，斑斑留痕，那痛苦的色彩在眼前不停跳動，沒有用的，毫無吸引力。她不罷休，必定有什麼能滿意的東西，在這片失去了組織的物堆中。

也許，把它們全部拆開來之後，這零零碎碎的廢物，可以重組出另一個世界，那個潛藏在這其中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記得在超級市場的時候，她會和母親在收銀機前，提著菜籃排隊等候付帳。看著前面顧客所推的菜車，她試著想像。那是果汁、香皂、麵條，和罐頭，它們被那個先生從擺放整齊的陳列架上逐一取出，它們聚在推車上，是什麼樣的一種生活會對它們有需求？不知道，他和她們買的東西完全不一樣。她們家吃水果，香皂是父親拿回來的，麵條和罐頭也不常吃。

被買回到家家戶戶的果汁，就放在每個冰箱裡。幾天後，空瓶子和香皂盒被丟到又寬又深的垃圾筒中，它們於是團聚在一起，如同回到共處於陳列架上的那段日子。撿起這個玻璃瓶，她覺得它很好看，也許學校的美工課會用得上。陸續撿了一些小玩藝，幾天之後，抽屜

就放滿了。女兒希望哪天這些東西能派上用場，否則將來還是要丟掉。

什麼東西都有人不要。一個會自動報時的掛鐘，一隻筆尖微裂的金色鋼筆。她又希望自己會有連這些好東西都捨得不要的處境。可惜一切都變髒了，而髒又絕不可能變回潔淨，它們曾有的潔淨是虛幻的、短暫的；只有髒臭和污破才是真實、恆久的。有一天她將在回憶這一刻感受時，這樣地想。一粒粒鋪在一塊生肉上的蒼蠅，在她勾取一件飾品時，全部閃散，這個景象令她感到噁心，但是她沒有因此離開或撇開頭去，不知道爲什麼，她竟觀察起了細節。噁心的畫面只要看過一眼，就會深深印在腦海，越排斥它就越清晰。消除這種不適的唯一方法就是與它搏鬥，不斷盯著它看，直到習慣爲止。不過若一陣子沒看到髒東西，心裡清爽了之後，它又會浮現腦海，破壞心情，到時候又得去找魚的內臟、餒水、尿片之類的垃圾來看，才能抑制了。見識永遠不嫌太多。

從街上縣延到學校側門的停車場，那遠超出了她的能力範圍，要翻遍所有的垃圾，恐怕得馬上長大成人才行。自己是這麼弱小。這麼多的大人，匆匆走過身後，他們掩住口鼻，有的人慌張地奔跑。流出來的血使他們明白自己身上有的是什麼。沒有任何氣味能蓋過垃圾，他們嗅不到血的腥。囂嚷聲如揮舞中的旗布，它揚起了一股人人都揚得起來的衝動，這些零碎碎的人的氣息，以男性的樣式，就地將自己向四面八方擲去，他們放聲嘻笑，重重地一

腳把鉛啤酒罐踏扁，然後掃踢著。得分，歡呼。

在一條巨腸中蠕動，他們，以及他們一串串的動作所促成的改變。車子發動，一輛接著一輛，他們要把當天的垃圾帶到還沒有放過的遠方去放。載著金屬所反射的光亮，它們消縮成爲一個點，那些亮點將她的視覺刺出一輪輪橙黃色的光芒。太陽照瞎了舉向祂的雙目，她看不見色彩了，或者說，她看見的色彩全部都混成了白色，全然的白。女兒蹲下身，白色與整個天空壓在她身上。

那空無的白光——重量與距離的極限，別無它物，純的光，在面前平塗成一面牆。

展現著不具神情的牢固，牆壁封住了屋子朝向光線的那一方。不准就是不准，煩。她覺得自己像一枚釘在牆上的鐵釘，動彈不得並且不想動彈，她是個會有這樣的感覺的人，而且越來越。

在牆壁的左側，熱水瓶的上方，掛著一幅月曆，一個月份一面。上個月是張雪景，現在則是海景。她想一下子就先看完每一張風景照，可是又怕看過以後就不新鮮了。看了一個月雪景，她一直在等待母親在一號那天翻換它。結果，這個海景還不是一眼就看完、一天就看膩了，然後又要等下個月。

牆壁上的鐘、月曆、黑板，這些輕鬆送入眼中的東西是這麼無聊，包括出沒於此的小蜘

蛛。牠總是單獨伏在牆面上不動，好像一個人在曠野上走失了方向。小蜘蛛原地轉身，剛要拿定主意時，電燈就正好熄滅，像氣球被刺破一樣，明亮瞬間消失，摸著牆走，她在觸覺的出路中，小心地挪移自己，牆的平坦，向前蔓延著，她到了什麼地方？蜘蛛跳上了她的袖口。父母親的說話聲，跳到了她的耳畔。

「明天要照顧教授的嬰兒，我把票送了，你和二哥去看。」

「一個大近視眼能看見什麼，看籃球好了，也不行，籃球傳來傳去，每個球員都在動，太快了，對他而言根本是受罪。」在開口說話的出路中，他們的無聊得以釋放。轉過去一下，面壁，母親要換衣服。講話聲休止，屋裡變得不像有他們在，不講話的時候，人像是一種籠中的野狗，不安又不敢不安。他們一睡就不願起床，一清醒就不肯去睡。父親讀著一本本重看了好幾次的汽車年鑑。有燈光亮著母親就睡不著，她側過身子，背著光源，好多了。讀了一個鐘頭後，熄燈，才躺不到十分鐘，突然又起來翻閱，好像那些字在午夜時會變換。

恪遵了命令，她沒有回頭看，只是面壁著。不是因為乖，而是倔強。這種個性最要不得（她堅持不吃飯），唯一對付的辦法就是不理睬，任她自己作法自斃，否則就會得寸進尺。不知該不該狠下心？要管教（說「治理」也行）一個人，是件多麼狂妄而困難的事，她越懂事越不像自己的女兒，她喝自然科學老師的奶水，那些灌輸她所需的東西，都是母親給不了

的，她答不出來哪個皇帝是哪一朝，答不出清運垃圾的直屬單位是哪個機構，她只會把奶瓶塞到一個又一個嬰孩的嘴裡，如果有一天孩子必須知道氧的燃點是多少時，他們會離開這個老女人。敵人來了，那促使女兒思索起來的力量，成長的力量，它要來向母親挑釁，說：這個女兒是它的，是這一班班駛向學校的車的。她需要球場、教室，以及通往那兒的沿街，而母親卻兇惡地命令她不能怎樣。這是殘忍的。她怎麼懂得這些，她又沒讀過教育心理學概論。女兒不再吃奶瓶了。誰叫她明知故犯。

這是個多麼容易就犯錯，並引人和那個人敵對的世界。

有人來了，母親去應門。來接小博士的，是他們家的傭人。她不太會說話，口音又重，一下子聽不懂是說什麼，也許怕自己失禮，所以才不得不勉強多說兩句，這是在門外站了半分鐘才按門鈴的成果，至少和善的微笑取得了母親的信任。

「妳就是……」

「我是、妳好、夫人是晚上叫我來、夫人是開會完、喝喜酒很晚、我來拿小孩、謝謝妳、謝謝招待。」傭人以爲被懷疑身分，所以連電話號碼都說了。將小孩交還，原本小博士睡得好好的，但當傭人一道別、一頻頻行禮，小孩就醒了，這下她才急忙離去。她的感謝是有道理的，這麼寶貴而棘手的孩子，是她不會照顧的，母親的代勞解決了最大的困擾。她不

知道夫人不把孩子交給她照顧，是因為嫌她不會說話，而非替她分勞解憂。

母親在大門前探看他們遠去，只見傭人一路噤哩咕嚕地對懷中的孩子說話。

大門才開了幾秒鐘，濃烈的惡臭就進入了屋子。

「把門關上，我的胃裡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吐了。」父親說。一點也沒錯，他說的話如果不動聽也不能怪他，實話實說已經難能可貴了。母親關上門，心想家中廚房的那一大袋垃圾也該拿去丟了。

玩著自己的手指頭，女兒不覺得被罰。在教室上課的時候，她也常這樣動著身上的某個小部分，十根手指互相勾纏、翻捲舌頭、噉唇、扮鬼臉、調節呼吸節奏。她的身體像是棟樓房。當老師或者類似老師的人說話時，她的眼睛從不看著對方，頂多看他穿什麼衣服。有人教她要看說話者的眼睛，可是她還是習慣看地板，沒有人因此勃然大怒的話，那就還不必急著糾正。看到主持公理的人發怒最有趣了，最好還出手打她。

如果重罰還沒有用，那母親就真的束手無策了。重罰非得有用才行，她堅信。

裸露在眼前的，全是不折不扣的現實。這股沒有窗口可以散稀的臭味，這張像老人腳底皮般厚硬的椅墊，這堵牆壁、這對竟被自己的念頭所扯落的父女，坐著、躺著，這些在地面上七橫八豎的燈台、桌椅和碗盤，它們像是自高處崩塌下來，它們要來這裡靜止自己，要將

自己奉獻給現實；該留的留、該丟的丟。衰敗的常理使這一切都散置於身旁，自暴自棄著。椅背上所披的衣服，髒舊而皺臭，還有桌腳旁的襪子，它們被連同人的體驗也一同剝下來。有一件上衣被扯破，它勢必遭丟棄。忘掉不愉快，再選個週日，去買，買一件上衣從頭穿起。和壁紙一樣，就是靠這些在屋子裡的一樣樣東西（不論是實用性或裝飾性），他們的感受才得以舒張和安置。

黃昏之前不久，西曬的夕陽會射入屋中，將壁紙染成迷人的橙黃，將手緩緩伸入光線中時，她會覺得整面牆就要在手心下變得香甜柔軟，變得允許在面向它時，顯得自己有所欠缺。可以清楚看見的東西是那麼地多，它們難道就不行一樣一樣地來，而非得同時堆成一堆。

夕陽從手背滑出了屋子，女兒走出去，追著它的尾巴。在電線桿上，赤紅色。還有屋頂、街道旁的圍牆，那些垃圾再次被滿天的赤紅丟棄。路中央的那雙鞋子，不是垃圾，是一個婦人在車禍時所遺落的。現在它是垃圾了。

巨大的手掌擋成了牆，從室外侵入室內。既然早晚都會看膩，當初何必為挑選壁紙勞神。父親對壁紙的花紋的厭膩，使他千方百計想找方法消除。他對消除的方法也厭膩，只有那顆被擊得又高又遠的球，可以清晰地在瞬間，有始有終地完成他的期待，於是他大喊：好

球。看到站在衣櫥旁梳頭的女兒，父親沒有再提醒她別駝背。她看起來似乎所有知覺都集中在持梳柄的那隻手。一種冷漠的氣質將她如夜景般，蒙在網狀的白窗簾後。

不用鏡子，她借用母親的梳子和髮圈。她看著牆壁上的一個手印，一小塊污痕。一會兒之後，她發現污痕很像一個人臉，而且神韻十足。可是才稍稍把視線移開到四周，回來之後，又不像人臉了，非得再多看一會，臉孔才會浮顯。可能是角度的問題。她經常在各處看出許多臉孔，有的是側面，有的則像妖怪。告訴母親後，她卻看不出來，直到她焦急地不斷指示，母親才裝作看到了。梳子一下一下地，在節奏中反覆起落，牆上的臉孔是幻覺。背後，他們在換衣服，背後，那共有的空間。

背後有不能看的就在背後有不能看的就在……總是那些重說了一百次的話在說總是那些重說了一百次的……。

夢見自己睡不著，父親以為自己真的又回到了球場中，以為自己想要把熟睡的觀眾們叫起來，以為可是自己沒有噪音，他以為怎麼叫嚷也沒有聲音。所有人都在睡覺，只有父親永遠清醒著。他以為。

可以不聽不看，但是氣味非聞不可。屈服下來，僅此一途，它只不過是股被意識到的臭味。忍耐一下，什麼情況都會過去的。把女兒自牆壁前使喚過來，差遣她去把垃圾拿去丟。

眉頭皺起，像手屈成成的拳頭，她不再如對待幼兒那樣柔聲細語。這個女人又硬又瘦，只要墊起腳，把手舉得高到不能再高，就能把最上層架子上的東西拿下來。她需要再發號施令。

走出家門，女兒知道這會是個多短的瞬间。不必走遠，巷口就行了。差不多也是這時候，鄰居會出來丟垃圾。袋口封緊，深怕那些在另一個屋中所蒐集的垃圾，會像蝴蝶一樣飛出來。看看人家都丟了些什麼出來。那是輸的一隊的球帽、徽章、紀念衫和旗號。它們失去了將它們舉起來揮舞的主人，她不想去撿起它們來。被丟出來的東西會好到哪去。

將手中的袋子拋下，它們沉沒相依。眯起眼睛看，看入物與物之間的暗縫，睜大眼睛再看，這不像什麼雜亂的垃圾堆了。她自始就沒離開過那面牆，自面對它的那刻起。

現在，她面前這景象——夜空、巷溝、家門，看起來是那麼扁平不立體。在她面前所豎起的任何景象，不知道為什麼，總是讓她穿不進去。

原載《聯合文學》第十四卷第七期

泛音

樂曲的磁力將她們從孤零零的桌椅間吸引過來。
叩下的這個和弦振響，
所有的音高混成一片，
濃濁的聲音墜地，漸弱，
由有轉無。



客房裡只有該有的這幾樣東西——桌椅和床，這恰好是腓力目前所僅需的。

第二天剛醒的時候，起初有一瞬間，他不確定這兒是何時何地。是很弱的意識使他覺得好像頭浮出了水面，而身子還泡在夢中。深藍色的天空在窗口，天色濃稠無法被樹梢攪動。這是將天明了，或是要入夜了？都可能，腓力還沒把生理時差調整過來。

然而只是一瞬間，他便馬上記起了這一切來龍去脈，清醒地重返平常。桌上的樂譜有著一股墨水的氣味，嗅著它，腓力的視線從窗口沉落到門板下的黑縫，那黑縫將好奇心吸引過去，要他今後記住，並且一次次地對它感到不在意。外頭是走廊，人呢？靜悄悄的。念書的時候，老師也是會讓腓力住這兒。沒有改變，留在這屋裡的東西，永遠都會這樣的。

門沒有上鎖，萬一有人冒失地闖入，那倒還挺有趣。不可能的事在腦子裡頭實現。門牢牢地被出口吸住。他最好趕快把老師的遺作補筆完成，然後離開，免得讓師母添麻煩。可是這種事能多快，腓力也不敢顯得對作品草率，或是把握十足，這該怎麼做？細微的聲音從門縫下傳來，無法判斷是什麼，它們太短暫、太微弱了。

為避免打擾了客人，師母請媳婦把聲音放輕。晚餐準備好時，她們還不確定腓力是在工作，還是補睡眠。有正經事要做的人，有權令人去捉摸。端了一盤魚出來，廚門的珠簾擺碰，然後靜止。抽油煙機的扇葉也靜止了，頂樓水塔的馬達也靜止了，這空氣中有著朝向寧

靜墜去的真實感。看見媳婦手臂上被熱油濺到的一小點緋紅，師母依然緘口地繞過餐桌，向客房走去。

站在門前，低頭看著腳尖這道微明的光縫，她並沒有馬上敲門。聽不出房裡有什麼聲音。一個人醒著，哪可能不隨便弄出點聲音。腦中在想事情，一動也不動，過了一會，人就會有所變化，但是看起來……看有什麼用？坐在台下的觀眾，靜靜地聽了一個小時的演奏會，他們全體同時在各別的腦中想事情，想這些演奏家能領多少報酬？想這個曲子是作者想塑造什麼概念。費解，那不被容許的雜音，都退縮到了哪去？手腳蜷收在身上，那想到了新事物的人，在那一刻起，他想要人人看出他的變化。忍耐著，等那個小時過去，他們又對心中的假設，有了更具體的明白。

往琴房走去，影子在階梯上曲折蛇行，師母想要彈個曲子暖暖手指。如果腓力聽見，他會看看幾點鐘了，如果沒聽見，那表示他真的很睏。平常師母並不常彈琴，除非是指導學生練琴，才會示範幾個小節，當然，她自己一個在家時彈不彈琴，沒有人會知道。

「我不能彈了，太久沒練習了。」她向大家都這麼回答，後來大概是私下傳開，所以也沒有人再在合宜的時候請她彈了。根據長輩們的描述，師母的確會在演奏技巧上維持相當的程度，聽過的人都會好奇，這得一天花多少時間去練習才維持得住？而這再進步下去會成什

麼樣子？幸好，結婚之後她正好有理由擺脫掉那個緊張的層次，取而代之的，是這同樣需要一雙巧手的家。家中包括三個兒子、丈夫的父親和弟弟，他們的安適使師母不認為琴藝的減退是種損失，這頂多只是交換。同時，禮拜天替教會司琴，教教初學的孩子，也就成爲她唯一彈琴的機會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它久得夠使一項技藝從一個人身上減退。如今，這屋中只剩這對婆媳了，她們極容易只因屋中些許的不同，便感到十足的新鮮。才三天，這束腓力帶來的百合，就已稍有垂萎了，也許從局部看不出來，但是將若干局部聯合起來，遠遠望一眼，便能查覺到轉變。那類似如此的細微轉變，充滿了四周。這筷子也該換了。許多洗不掉的髒污，就這麼趁人的不注意，偷偷摸摸地累積著它的侵佔，直到人放棄、丟掉那整件物品爲止。「接下來就是椅套和杯墊了。」媳婦心中盤算著，她試著憶起，那是幾年前買，這又買了幾年了。不過有些東西真的完全不記得怎麼有的：

「這台榨汁機差不多用了三年了吧？」

「不止嘍！」她問答媳婦：「起碼五年了，這是校長那年新年送的。」

「我知道妳說的，那次送的是烤麵包機，果汁機是後來才買的。」媳婦肯定地說。師母知道自己記性不比年輕人，所以也就不辯了。

「這冰箱就絕對有五年以上的時間。」師母這麼說，是因為媳婦在這裡還住不到五年，五年以前的事，隨她怎麼說都對。也因此，師母並不喜歡更新屋裡的東西，每一樣東西都要使用到舊為止。家中自老師過世之後就少有座上客，她犯不著太過體面，只要不髒，降低物質水平不也是美德。媳婦領會了意思，便也接受了這想法。只是每當使用這些老舊的電器用品時，她就格外謹慎，心想，往後還有很長的日子要用它，不謹慎哪行。可是，一件器具的壽命終有期限，它不值得人去生情。鋼琴的樂聲如小船將水面犁開，細紋，一道道音波向所能傳到的極限推去，推至這四周的器具的表面上。

當聽到單獨的琴聲時，腓力正準備站起來。放下筆，照了一下鏡子，看起來還好，一個鐘頭的歌睡而已。就像手中扶捉了什麼（在失去平衡的反應下），腓力穩穩地聽著鋼琴聲，朝它走近，自然而然地。一個聽見樂曲聲的人；他感到不實際。一種兒童常有的舉動——拉著大人的衣角，硬是要朝某處走去，毫無戒心。門縫吞下了那一幕，看不完整，微啓的房門，只能一隻眼睛看進去。瞬間，又錯離。走過窄廊，腓力感到自己見到了老師眼中的景象，那幾乎將琴聲掩悶起來的房門，阻斷了某種得來不易的連接。他能使一件未完成的作品見天日嗎？這企圖可真不小，誰曉得它的面貌應該是什麼樣子？按照老師一貫的手法，腓力是可以使樂曲進行得合理，潤飾的原則就是這樣。可是，光是使樂曲顯得進行合理有什麼意

義？也許老師想表現意料之外的突變，也許它太過高估了這件遺作的完成度。畢竟這不是腓力的作品，他怎麼修補都覺得不對勁。一同坐下來，誠如腓力所要求，菜色並不豐美，他們三個人將一股輕鬆的氣氛與燈光一同圍住。腓力在想，要不要罷手？

看不出來。年紀、脾氣、經歷，從外表上看不出來的東西有多少？既然是老師的至交，那他必定有著某種本事。媳婦基於禮貌，不敢知道人家的來歷太多，可是，看著一個生客在屋裡與她們共處了幾天，感覺上總是怪怪的。與其說是輕鬆，不如說目中無人。不曉得，她有時候還真希望擁有什麼能讓人覬覦的東西。不夠看，見過了多少新奇的、壯觀的東西後，這裡哪還會有揪住目光的東西。

交談從餐桌上延續到了琴房，腓力把結尾部分重改後的十七個小節給她看，她似乎很滿意，但是師母自始便一直採這個反應，這使得腓力覺得她不熱中於作品，甚至對明年校方為老師辦的紀念音樂會不在乎。但是，說反對又好像沒那個意思，何況師母答應參與首演。站在他的右後方，師母看他彈奏時手指猛敲那些音，和彈這些音所需的指法，心裡感到熟悉而意外，但是這種親切令她覺得不自在。

轉動手腕上的銀鐲子，師母又點了個頭，她明白這麼寫的用意，這不難，但她就是辦不到。她何必辦得到？她洗過一千次以上的衣服，那不比寫下這一刻腓力所敲出的音樂更難

嗎？老師樣樣事都會一說再說、對她，唯獨關於作曲是隻字不提，那一部分差不多全對腓力說了。他們並肩而行，走得離籐椅遠遠的，好像那兩張椅子是他們被施咒變成的。樹蔭擺脫了那兩張椅子之後，派了一隻水蟻，投入扶手上的那杯茶水中，溺死。黃昏時他們返回，晚餐後，又並肩進入琴房。他們在作曲。

只有腓力能勝任補筆的工作，就像一個嬰孩只認一個母親一樣。就算師母搖頭，他也不見得有必要採納。在作品之前，她就是聽衆，坐在暗處對它心領神會一番。間斷的樂句傳出來。在屋裡到處都聽得見。那擊響的絃，充分地振動著，重複、修正。到時候就知道了。自從學得了這項才能，那秘密中進行著的工作就沒停過。電燈亮到隔日天亮，因為不知不覺中睡著了。這絕不罷休的、伴隨至他的時間終了的聲音，要使它變成旁聽者，使她對此感到是一種美感。

非要有信心不可，相信自己足以真實地使想像力從他們之間到達彼處，那兒是另一群人，他們這一類人不同於其他人，就像醫院裡的人，和醫院之外的人完全不同。在他們身上似乎有著一個倉庫，那兒有專供他們擺放那些私下自己抱得緊緊的、但見到人就收起來的東西的空間，腓力沒注意到媳婦也走近過來，彈奏鋼琴時，他看起來就像是徒手掐著一隻活蹦亂跳的禽畜，掙扎到斷氣時，樂曲就結束了。她們袖手旁觀，然後從注意力中獲釋，各人拿

各人的茶杯，回個人的房間，他們需要回到安靜的時刻，去看屋內的各種對稱的直線。那長鏡的四邊，夾在門與框之間的四邊，又硬又直。他們聚集、分散，將身影掠過一道道直線。

白過了那些日子，腓力沒想到自己和師母並不熟，哪些話是他們曾談過的？沒有別的，就是這一趟至此的目的，要求一個人面面俱到是不合情理的，他這輩子大部分時間都是獨自一個人，在琴房裡反覆地彈著枯燥的練習曲，偶爾才站起來休息五分鐘，喝一杯水，同時看看窗外同年紀的孩子在擲球。爲了有助於自己忍耐寂寞，他得一直告訴自己：將來有一天會如何如何，使得那樣的處境能再過得下去。他這類人注定要同病相憐的，不管對方在脾氣上有什麼缺陷，他們只互相望了一眼，即可纏住對方。腓力想不出該說些什麼適合在閒坐時說的話。

也許那都是多餘的，看她明白了多少事的樣子，誰都休想隱瞞，是她陪老師過完最後那些時光，她不可能對於遺作一無所知。經過師母同意後，他們進了書房，找出了老師的日記，腓力逐頁翻閱，看著這一個個日期下的寥寥幾行字，他覺得難過。燒好了熱水，媳婦告訴他們可以洗澡了，但是他們似乎不願被其他事打斷情緒。有某種進行著的念頭在控制他們整個人，就像小狗咬上了一根大骨頭，緊咬不放，或者是，當見到了骨頭的瞬間，牠們才驚覺自己是隻狗。不了，他們真正需要的，任誰也給不了，師母要自己去決定要不要對缺乏協

助提出請求，誰都不該低估她活過的年歲。奇怪，難道腓力沒有值得她提及的地方？一點也不麻煩，他們放心地在無常的舒適中冒險，她相信媳婦遠比這排列在時序中的活動更善於作主。也許某一天中午，她們會不吃中餐，而去店裡挑選特價中的衣服。

完全合身。客人在，穿得體面一些才好。媳婦很滿意自己為老人家挑的這件白色毛線衫，連腓力剛才在餐桌上也這麼說。從別人眼中看來，這些她所見到的習以為常視野，質疑起了她們的觀感。這裡有著五年前所閃現過的片刻，當樂曲從紙上曲曲彎彎的符號，變成了擊響了的聲音，就彷彿老師在這裡，他背對面向他的每個人，表達出一種肯定的語氣，他們聽見了，在這逗留不去的片刻中。

腓力讀到日記上寫道：要以打擊樂聲部做軸心，不打成器，也許曲名就叫「成器」。愈來愈覺得「無聲」是個像石材般的「東西」，每個音奏出，都是對無聲的雕琢。絃樂聲部也要「打擊」化。活著就是建立在不斷侵佔某樣東西的基礎上，那東西是什麼？我們是無心的、無辜的。七月十三日晴天。

他的手指跟著譜線走，當樂曲進入弱音的段落時，師母聽見了浴室裡的潑水聲。這個樂段是在小提琴上，一絲絲細細的高音，可以想像得出來，為表現出這樣的聲響，演奏者必須如何用指尖輕觸著絃，然後神經質地擦出高音，那隻持弓的手，百分之百地服從著要求。以

他們的技巧而言，再難上十倍也行。

太苛求了，師母的記性很差，怎麼可能記得當時老師有沒有提過日記上所寫的，她搖搖頭，一臉對自己疑惑的神情，她要走去哪裡？有時候明明沒事，她也以為是否忘記了什麼事。深怕是水龍頭或瓦斯爐忘了關，但是爲了求心安，她還是習慣親自巡視。有時要走遍屋子才找得到。把門窗鎖好。腓力也準備回客房了，他繼續進行可以不在鋼琴前寫的部分。師母看著每樣物品，回想是不是剛才想要拿什麼，忘記了，如果沒有一件物品需要伸手去拿，她會走到何時？如果問她在找什麼，她會立刻放棄，不找了。媳婦由她去走，自己回房了。

師母在倉庫裡，看著陳列架上的用品，她有點搞糊塗了，因爲她有太多次這樣站在這兒，拿了一百次的果汁機，一百次的磨刀石，而現在又是什麼？每一次都是這樣。

掏出口袋裡的小記事冊，她想相信它。上面記的事能給她印象：鋼琴要調律了、枱燈要送修、樟腦藥換新。翻過另一頁，差不多也是這類註記。這些簡單的事一旦記在紙上，它們就顯得煩人而無趣。有時，她乾脆不記了。

可是動怒也沒有用，缺損的事實還是逃避不了。師母想說若把需求減少，大概失望就會少一些，她可以不用枱燈，看報到院子就行了。可是當需求減少，相對對僅有的幾樣東西，又依賴得很。有一次她找不到放大鏡，氣得把報紙扔到地上。她已經這麼瘦小了，還要被說

「借過」。她覺得這滿倉庫裡的物品，樣樣都在雕琢她，將她這裡一鑿、那裡一鑿地造就她，成爲這個樣子（記事冊沒告訴她現在該做什麼），伸出手，她拿起了面前的做成御林軍娃娃的塵擲子，也許明天會用得著，看見就會去使用的。在客廳，他們看見彼此，毫無困難。她討厭人家看見她的——像一隻海鷗似的上唇，好像那是別人的目光捏塑出來的。凡事只有接受一途，包括那些琴絃上所發出的、又細又輕的高音，該滿意了吧，或者，它還能再更淡、更禁不起失誤。

小心地剪著指甲。師母從來未曾留過指甲，這樣她的手指才能像活蝦的腿般，靈活地在琴鍵上勾動。指尖——這身體的最邊界，常令她在單獨時感到遙遠，彷彿到不了那裡，既然到不了，那也就不要去了。她見過的人那麼多，但認識的卻那麼少。他們具有成爲她能認識的人的條件，像腓力。師母不捨得使來到她身旁的人感到不悅。一個人怎能給她形形色色的感受，而她又怎能把一個人當作形形色色的人群來感受？離腓力遠遠的，她自己就綽有餘裕了——對於應付這如斷樹般劈倒下來的巨響。這是從哪來的巨響？是無數的低語齊匯，或是一個至尊的嘆息？音樂盪成波潮，迎面而來，隆起、伏拜，像失眠者的蓋被的縐摺，展平、屈縮，與整個人完全貼合。

雖然腓力是使她回憶起了一些舊事，但是這反而只會使師母感到自己忘過了多少。

攤開手掌，垂放在腿上，一切都準備好了，放輕鬆，三分鐘之後，音樂會就要準時開始了。這是作品首演。

燈光暗淡下來，台下觀眾闔上節目單，舞台上投著熱亮亮的燈光，樂手們行禮後就座，掌聲歇止，隨時都可以開始了，但是還沒。

聚精會神起來，大家在安靜之中，感到繼續再安靜下去了的層次，在緘口之後，還有其他細微的聲音，然後坐定不動之後，又有更細微的聲音，直到完全安靜無聲。這無聲的時間很短很短，它一產生就是要被樂曲破壞。師母向腓力點了個頭。一旦開始就要到結束為止。這一個沒有聲的瞬間，感覺很嚴肅、很巨大，而且它是尾隨在極小聲後到來，它沒有時間與大小，它是一條界線，是由音樂所越過的東西。生前，老師曾這麼思想過。

然後樂曲開始演奏，然後演奏完畢。

他一心所期望的就是如此。走出客房，腓力自然地向遠處看去。舒展著在桌前壓了一個早上的視野。對面樓頂所搭建的鴿舍、雨篷，遙遙地向他提示未到來的遭遇。

不滅的力量，在他身上，將他的處境繼續維持下去，哪怕之前怎麼和自己過不去，最後還是會不知不覺地度過，並且輕視那逝去的，理所當然地掌握起面前的局勢。腓力認為，就某個程度而言，他的工作可以說是完成了，這是在這裡的第四天，他想明天早上要走。

還有一年的時間可供排練，也許到時候還會修改，也許首演後又會修改，他不能確定怎麼樣才是樂曲最終的面貌。

別了一隻胸針，穿上毛襪，師母在等下午要來上鋼琴課的孩子們。她在院子欣賞自己所栽培的那盆文心蘭。身爲一個她這樣子的人——彎著腰，滿意地湊近花朵，細細觀看——到底還會信服什麼事？往後多的是這樣的時候，但是它的發生永遠像是第一次，第一次對這花瓣的黃褐色施以悅然的目光，把這能夠這般對待的時刻，對待得彷彿它值得這麼做，沒有別的可能性，就像這根本是個任人隨意宰制的世界，某一天她沒有丈夫可以去幫助他成功了，她便蹲下身子，謹慎地用手指鬆動土壤，變更了一種一貫的宗旨，然後像滾雪球一樣，使自己飽滿起來，吸取自己所輾過的事物。她知不知道陪她消磨時間的人，可一點期望都沒有；她正在含蓄地侵入這空洞的核心。一件被死亡所打斷的作品，僵硬地靜止在世上，破碎而緘默，師母淡淡地存活在眼中黃褐色的蘭花前，直到當孩子們把她引開，這一刻才又安然度過。

那是一對雙胞胎姐妹，她們帶給師母愉快，但她卻帶給兩姐妹痛苦。如果一問起，爲什麼要學琴？她會說：以後就知道了。以後——那充滿了幻想的代稱。它並非真的有說服力，而是因爲孩子沒那個智力去窮究，話一說完她們就不在意了。

初學的基礎是最重要的階段，她如此相信，而受她指導過的孩子，將她的經驗帶出了屋子，一看就知道這是誰的學生，但是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像師母一樣，像她一樣討厭被讚美，被形容成某件樂曲。這溢滿情緒的激動與她何干？

心中懷想著這件樂曲時，腓力常感到一種出於要求的不安，似乎只有在得到老師的評審後才能消除掉。他不安地將心思懸於零零碎碎的聲音中，若沒有人與他接觸，那這一些腦中音韻，就會不斷和外在的形象聯結在一塊，將自己所認定的想法，一樣樣取走。

按照樂譜，學生拚命地想彈得正確，於是她反覆地重彈同一個樂句，要沒有錯誤真難，她咬緊牙關、不厭其煩，好像在說：你們看著好了，將來有一天如何如何的時候……。她不确定怎樣是彈對了，反正都沒有錯，就是對了。她們練琴的時候，簡直像是在鋼索上行走，那正確的彈奏是多麼地細窄的路。

跟上這漫長的行隊，思索著所錯過的遼闊，望著前者的後腦勺，他明白非得珍惜這個下午，難得空閒的下午，這太稀罕了。他想用某種方法，輕鬆地攬獲他該得的賞賜。這是他的曲譜、他的甲殼與翅膀，這是他自找的。

不必有人來告訴她們，何時該怎麼做，她們自然就會，不論是在教課，或只是聆聽，看起來總是那麼流利，好像事先曾經排演過了好幾次。他擱下譜，走到她們附近，倚著門框，

他感到自己既虛弱又虛偽，臉上的表情生動不起來，而且沒有人在意他這樣下去。

這堂課還沒下課，下一堂的學生就來了，他們坐在母親身旁，背著譜，手指在大腿上練彈。每次都要有所斬獲，短短的一堂課。走出大門，他們又變得有點不同了。

天空慢慢地用深深的綻藍色，將他從窗前趕走。媳婦下班回來了。她的腿細長而有力，踏上階梯，輕快不費力。

背對著與她無關的事，她在廚房、切著某種必須使勁切的東西（這只有她做得來），像是個打著小鼓的鼓手，膽大而心細。一種龐然的生活在她們的舉止中展開了，他屏氣凝神，無言以對。老師這時候扶住了桌角，坐在燈光下，取出了抽屜裡的日記本，寫下了他剛剛產生的想法——關於那件他大概沒有辦法再去寫的樂曲；每當他一想拿出來寫，就覺得自己沒有辦法寫完的樂曲。他沒有勇氣去看它走向哪樣的結尾。這件荒廢下來的曲譜，一定會打消讀懂它的人的盛情，不必了，不會有人從這片衰殘中生得什麼信念的，不會的，即使是他最親信的人。

台下的觀眾鼓掌，腓力放下提琴，牽著師母的手，與所有合奏家一同鞠躬。

和最初的印象一樣，她相信腓力做得到。樂曲的磁力將她們從孤零零的桌椅間吸引過來。叩下的這個和弦振響，所有的音高混成一片，濃濁的聲音墜地，漸弱，由有轉無。將手

收回來。他們看著窗前正好亮起的路燈。

「天快要黑了。」媳婦說。

「這附近好安靜。」腓力說。

師母沒有回應。

原載《聯合文學》第十四卷第八期

三個想像的故事

上帝的內在存在著兩個聲音，
一個是男性的，
一個則是女性的。
這兩個聲音和諧地對話著，
無窮無盡，
但只止於內在。



兩半

我所以恨惡生命，因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為煩惱，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節自《舊約聖經》

起初，上帝是個靈，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靈。祂獨自在一片空無的宇宙中沉思著，想著自己。

上帝的內在存在著兩個聲音，一個是男性的，一個則是女性的。這兩個聲音和諧地對話著，無盡無窮，但只止於內在。

直到有一天，男性的聲音說：我必須行創造，以彰顯我完美。可是女性的聲音卻回應說：有始必有其終，創造即是毀滅。接著，對話中止了下來，上帝不知該聽從哪一方；祂想在空無的黑暗中有所創造，但是又想永遠保持這黑暗。不過既然念頭已經生成，便無法收回了，於是，靈體騷動了起來。

這空無的黑暗激發出上帝的創意與想像，漸漸地，那個想要有所做為的部分，開始壯大了起來——祂只不過是想藉由創造來瞭解自己——同時，那個反對的聲音卻相對地微弱了下去。

很快地，一個「世界」的意象具體浮現在上帝的腦海中，最後，靈體終於分裂成了兩半，強的那部分形成男上帝，弱小的那部分脫落成女上帝。這兩個不完整的上帝，分處兩地，一個無端被拋棄在宇宙邊緣，一位則意志堅定地準備開始創造世界。

花了五日，男上帝以祂無比的大能造出了世界。當第六日祂滿意地俯瞰世界時，在大地上，祂看見了自己陽剛魁梧的影子，突然靈機一動，祂想生活在世界中，所以便將自己的影子造成了一個男人，祂想透過這男人的感受來體驗自己的創造。可是當這男人睜開眼睛時，祂發現這人與自己一樣有智慧，祂怕這人會用智慧破壞世界，祂深知智慧具有多大的力量，而這力量若落在人手上，那有多危險。於是，男上帝將這男人的智慧取出，埋在土中，不料，才埋入，那處便長出一棵果樹，而所結的果實正是智慧。男上帝發現後心想，若把智慧果丟掉，那種子又會長出更多樹，所以祂唯一能避免使人有智慧的方法，就是禁止人類去吃它。此外，爲了使人類能和其他生物一樣繁衍，祂又不得不造了一個女人。這樣，祂總算滿意了自己所做的一切。第七日，祂罷手休息了。

另一方面，度過寂寞而漫長的七天，女上帝還留在黑暗中，什麼也不做。祂孤單地哭泣著，不知如何是好，祂感到自己殘缺而虛弱，心中的悲傷，一日日地逐漸轉化成憤怒。祂不滿於男上帝爲了創造的念頭，而破壞了自身靈體的完美與永恆，及宇宙原始的空無。心中的仇恨蒙蔽了祂的思想，並且使祂邪惡起來。於是就在第七日，女上帝變成了一個魔鬼。祂一定要報復，要去破壞男上帝的作品。

在飛向世界的路途上，魔鬼小心地避開了衆天使，祂化作殞石、閃電，偷偷地潛入。剛踏上這個美麗而真實的世界時，魔鬼十分著迷，幾乎不敢相信自己所要破壞的就是這一切。但是也正因爲感動是那麼深，所以憎恨也才有那麼深。

那時候正好上帝在給予人類警告，所以魔鬼便化成了一條蛇，悄悄匍匐在草叢間，好奇地接近他們。

魔鬼聽見那個熟悉的聲音說：你們可以隨意吃各種果實，唯獨這棵果樹所結的果實不可以吃，切記，你們要守這規定，莫使我失望。

聽完上帝的警告，人類心懷敬畏地牢記著。同時，魔鬼的心中突然產生了一個陰謀。

計畫正在進行中。這一天，當女人獨自摘採著野果的時候，魔鬼以蛇的形象出現在她身邊。女人看見蛇向她說話時，一點也不害怕，因爲她覺得牠的聲音和自己一樣溫柔，何況她

不曉得世上會有邪惡和魔鬼。蛇說話的聲音使女人覺得那是自己心中的低語。她毫無防備。魔鬼想說服女人去吃那個藏有智慧的果實，她很快就被欺騙了，因為這個女人是如此善良、純樸，而魔鬼又是那麼聰明、邪惡。她誤信上帝是爲了教人有好奇心，所以才施以警告來作爲鼓勵的手段。

最後，她真的無辜地上了當，吃得了智慧，從那一刻起，她有了思想，意識到了自我，她開始以理性來觀察四周，並且沉思了起來。她感到不快樂了。這下子，魔鬼才感到快樂。明白自己犯下了罪行後，她很清楚他們將遭遇到什麼。她不責怪任何一方，事情已經發生，只有承擔下來一途可行。於是她不得已地將智慧之果交給不知情的丈夫吃下。唯有如此，他們才能在神怒之後，憑自己的智慧自力更生。在這條犯罪的不歸路上，他們不能分離。

得知兩人違反了規定後，男上帝怒沖沖地命令大天使，馬上將這兩人驅逐出祂的視野，可是沒有一處是祂看不到的，於是只能閉目。從此人離開了純真與沃土，開始在艱苦中自食其力。

忍不住看了一眼他們的背影後，男上帝閉目靜思。祂不明白，他們哪來的心智去破壞祂的設計？爲什麼完美中尚有瑕疵？祂自己也是如此嗎？祂沉思著所有疑問。在腦海中，祂已

經預見到人類此一離去後，將如何主宰整個世界，直到毀滅這一切為止。男上帝在閉目靜思時，感到好像重回到一切尚未發生之前的黑暗裡。隱約中，祂霎時憶起了一句話：創造即是毀滅。祂不知道那個聲音如今何在？這一刻，祂感到自己曾經失去了什麼似地感到羞愧與欠缺。於是，祂試著離開世界，去尋找那另一個部分。

不過縱使祂有這般大能，祂所欲溯尋的那部分，卻早已不復存在了。徒勞地往返於宇宙中，男上帝頭一次感到虛弱，祂心中很後悔自己將挫折遷怒於人類，後悔自己斷然驅逐他們，使他們的後代替祂的過失受苦受難，雖然這是情非得已。奇怪的是，那對人類並沒有感到自己被驅逐，相反的，他們感到是自己棄離了上帝，求得了解脫。

這重重的失落，使得男上帝羞憤至極，祂決定要將誘騙人類犯錯的魔鬼消滅洩恨。祂根本沒料到魔鬼是從何而來的，一返回世界，祂立刻將魔鬼自蛇身上揪出，用雷電將毫不抵抗的魔鬼燒成灰燼。可是魔鬼並不會因死亡而消失，事實上，魔鬼早已被人類帶走，他們的知識在哪，魔鬼也就在哪。

男上帝並不知道自己所殺死的，正是自己所尋找的，祂終日思念著那個記憶中的聲音，並且觀看著人們，祂期望有一天他們能放棄所知所思，天真地重回祂身邊作伴，可惜事實並不如願，祂預見的血腥才是真相。

經過一段很長的時光，世界果真被罪惡所毀，男上帝徹底幻滅了，祂退回到空無中，獨自絕望地悲泣著。這時候，魔鬼的魂魄從焦黑的世界中飄出。魔鬼在得勝後喪失了生命，又變回成女上帝，祂來到男上帝身邊安慰祂。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男上帝說。

「沒事了，都過去了。」女上帝說。祂們於是在互相對話中再度結合，結合成一個靈。

祭春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鶯啼若有淚，爲濕最高花。

——選自中國唐詩

從前，在一片汪洋大海上，有一個小島，島上住著一支純樸的小部族。

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辛勤地耕種捕魚，大家彼此互相照顧，敬畏著自然的無常與恩賜。

就在某一個初春時節的早晨，族長與長老們在石屋中議論著一件事，族長表示，這一連三年的冬季，顯然比往年都來得更早，而且是又長又寒冷，長老們也表示有同感。他們這輩

子從未經歷過這般惡劣的天候，不曉得這究竟是爲什麼？再這麼下去的話，恐怕族人會全體都在挨餓受凍中度日，他們愈想愈擔心，可是大家卻一點辦法也沒有。

正當他們低頭思索時，坐在爐火旁的巫師，彷彿從火焰中看到了什麼異象，他轉過身來，把族長招到角落，很慎重地告訴他，族人必須向天神獻祭，這樣才能平息天神的憤怒。族長聽巫師回憶從前的，的確，上一次島上獻祭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那次獻祭之後，他們享有了十年的豐衣足食。族長在束手無策之際，很自然地採納了這個道理。而獻祭的提議，很快地也就減輕了長老們的焦慮。

接下來的問題是，他們該要獻上什麼祭品？以往族裡都是以食物、牲畜爲祭品，但是他們想，這三年的寒害是那麼嚴重，那似乎不是簡單幾樣財產就能打發掉的，他們深怕顯得不够誠意、不够畏懼，所以，這個好辦法又給了長老們新的焦慮。

依照巫師求來的指示，他們必須獻上他們心目中最有價值的東西。所謂最有價值的東西，也就等於是最好捨不得失去的東西。他們毫不考慮地就回答巫師說：是生命。而生命中最可貴的，就是婦女和小孩。討論了許多後，他們還是不確定該派婦女還是小孩，最後，巫師想到了更好的對象，就是少女。少女是小孩，也將是婦女，她具有生育力，而且還是處女之身，這正符合他們認爲「貴重」的標準。

而在衆多少女之中，莎莎早就是族人公認，長得最美麗的一位。長老們心裡有數，但是沒有人開口先提，直到族長說道：

「族裡的每個少女，都是我捨不得損失的，你們看像莎莎，這麼美麗的女孩子。」

「能夠爲所有族人的命運犧牲，那是多大的榮譽，只有像莎莎這麼美麗的少女，才配得這樣的尊敬。」巫師說完，長老們立刻同聲附議。

莎莎是工匠的女兒，從小與父親兩人相依爲命，父親造船，她就去海邊，父親造鼓，她便跟隨上山。長大後，她和其他女孩一同學習婦女們的活兒。

得知女兒將在明年春天被獻祭天神，父親十分傷心，他對此決議不敢有所懷疑，但是每當想到自己將失去唯一的親人時，便不禁放下手上的工具，抬頭望著蒼天，口中喃喃地低訴心中的苦悶。

滿心憂愁地看著女兒吃東西、縫布裙，他不想使女兒感到離別的痛苦，所以也只好裝做平靜，他不曉得女兒也是爲了怕父親悲傷，因此裝作平靜。這樣的情緒，到了夜晚時，更加強烈。父親在感嘆之餘，一心想要找辦法挽救莎莎的命運，他徹夜無法入眠，而且也不敢向任何人談到心中的憂愁。白天，他精神恍惚地繼續手上的工作，午後，當他聽到孩子們的嬉笑聲時，內心最是難過，畢竟莎莎還太年輕，她那麼活潑而美麗，這年紀不適合她死

去。

在一個仲夏的夜晚，父親依舊輾轉難眠，這一次他決定要去對面木屋裡，把女兒叫醒，告訴她父親的心裡有多麼不忍失去她。小心地潛入木屋，他不知道這十幾個女孩中，哪個是莎莎。幸好，同樣未入睡的莎莎，聽到了腳步聲，猛然坐起一看，他們才得以認出對方。

爲了避免說話聲驚動了別人，父親將她領至不遠的海岸邊。淒涼的海風吹拂著他們，他們都有話要說，但似乎那些話正是對方也要說的。沒想到在這可以說話的洞穴中，他們反而啞口無言了。聽著一波波隆隆作響的浪濤聲，他們恐懼地擁抱在一起，這時候，父親心想，如果莎莎不是處女，那就絕對不會成爲祭品了。於是，他在抱著莎莎成熟的身體時，姦污了她。

對於自己的罪行，父親很痛苦，但想到能救女兒的性命，他的痛苦便忍受了下來。

距離祭神的日子是越來越近了，今年天候依舊嚴寒，而莎莎腹中胎兒也漸漸成形。果然，就在冬季末了的時候，照顧女孩子們的婦人，發現了莎莎失了貞潔，而且懷有身孕。這消息不待天亮，婦人便即刻通報了巫師，當時巫師正在和壯丁們圍著火堆起舞，他很生氣地命婦人將莎莎帶來問話。獨自來到巫師面前，莎莎十分害怕地沉默著，不管巫師問她多少次，她都只說不知道，看著壯漢的四肢模仿著火焰的姿態舞動，她恐懼得掩面而泣，她知道

道，如果說出來，父親必定會遭殺害。表情氣憤的巫師將莎莎趕回去後，他獨自對著火焰施法，看看天神是要捉出罪人一併獻上，或是要另找別的少女。可是才過沒多久，火焰便突然熄弱，巫師一看，不妙，原來莎莎跑去投海自盡了。

隔日天亮，族人們還不知道莎莎出了什麼意外。可是就在這早晨，整個天空忽然晴朗了起來，從海上吹來的，竟然是溫暖的和風，大家發現，好像春天就這麼到來了，許久以來的嚴寒逐退，族人們的心情也馬上由愁轉為喜悅，大家在艷陽下躍動著手足，唯獨莎莎的父親例外。他看著藍天與碧海，心中有的只是無盡的哀慟。

自愛

……我是傷口和刀子！我是耳光和臉頰！我是四肢和車輪刑架，是受害者和劊子手！我
是我內心的吸血鬼……。

——節自法國詩

從前，有一個很孝順的女兒，她省吃儉用，為的就是要存錢為母親請大夫醫病。莉莉的

母親患的是種罕見的病，這鄉間上的大夫，都診斷不出病因。其中有一個老大夫，乾脆建議她去北方的一个小鎮，那兒住著一位神醫，他也許能夠給她們一線希望。這麼建議並非只為她好，老大夫自己也想藉機從神醫那兒間接學兩招。

莉莉擔心母親承受不了旅途的折騰，所以便獨自與家人告別，帶著錢出發尋訪名醫去了。在過程中聽聞這位神醫確實醫術高超，可是兩年前已經去世了，他將產業和經驗傳給了獨生子，原本兒子也是用心研習，但是父親死去之後，二世在傷心之餘，竟然變得自甘墮落了。他將診所大門鎖上，終日只是喝酒、賭錢，一點也不像二十歲的年輕人，更不像從前的自己。他不懂，父親的醫術那麼好，救過那麼多人，怎麼自己還是不免一死。

幾日之後，莉莉來到了鎮上。找了一家食館子，吃了午餐，她就向店主詢問大夫的住所，問得的答覆令莉莉很沮喪，但是已經來了，她還是把希望放在二世身上，既然他們年紀相仿，他又受過喪父之痛，應該會幫助她才對。

聽到敲門聲，二世從床上醒來，滿心不悅地繼續躺著，毫不理會人家。昨夜，二世賭輸了錢，而酒精又害他頭疼，現在，別說請他救人，他還想打人出氣呢。可是敲門聲偏偏又不饒人，這下子二世終於忍不住了，他倒想看看是誰，是什麼事讓人那麼有耐力。

從後門繞到大門前，二世看莉莉是個外地人，直覺就猜對了她的來意，所以沒問人家就

直說：「這裡不看病，妳另請高明吧。」莉莉不接受他的敷衍，硬是要二世聽她把請求說完，他當作自己又聾又瞎，只顧走回屋內，連手都懶得向莉莉揮搖。這樣預料不到的情況令她很沮喪，心想，這樣的人就算有意願，恐怕也沒醫術可信。所以，莉莉回到食館子去，準備歇息一會，傍晚之前就啓程返家。

對於莉莉的遭遇，店主的妻子表示同情，而對於二世的惡劣與失禮則感到慚愧。提起從前，他們記憶中的二世，曾是個好人，從小就隨著父親到外地行醫，見過不少情況，沒想到怎麼現在會有這種轉變？他一個人過生活，沒人管教得了他。

莉莉當時心想，這人本性應當不壞，或許他多少能提供一些協助，於是決定再去請求一次。店主雖然不願嘲笑莉莉做夢，但是還是勸她直接去賭場找他，免得多跑一趟。

朝著菸味與酒味走去，她很快就找到賭場了。當時二世正在和一個獨眼大漢對賭。這個雇工不是本地人，他憑著壯碩的體格，四處遊蕩受雇，一方面爲了長見識，一方面則是躲緝捕。二世看他大概有勇無謀，結果真的一直賭贏，他並不知道獨眼的錢一向來路不當，贏不得的。看見他意興風發，莉莉便上前去找他。二世那時候正贏錢，對於打擾最是忌諱，所以他又一次拒絕了人家，並且狂傲地羞辱了她一頓。

「妳說妳帶了錢，那有比我現在玩一把所下的注多嗎？哼，生老病死人之常情，把錢省下

來買一頓山珍海味吃還實際一點。」莉莉一聽，很難過地轉身就要走，但她奉勸了二世一下：「如果你認為別人和你一樣憎惡自己，那你何不乾脆對別人友善，這樣還比較殘忍。」

「我又贏了！」二世不想聽懂她的話。就在莉莉離開之後不久，獨眼已經把錢全輸光了，他內心氣憤無比，把空酒瓶往外牆一砸，便走到街上閒逛，他從沒輸得這麼徹底過，幾乎沒有辦法消洩滿腔的惱怒。

這時候，獨眼看見莉莉一個人正往出鎮的坡路走去，於是跟蹤了她。記得她向二世說她帶了一筆錢，獨眼馬上狠起心來，就在四下無人的路上，搶了莉莉的錢，並且殺她滅口。不料，當時保安官和巡警正打從鄰鎮回來，恰好撞見獨眼在路旁棄屍，於是立刻將他制伏逮捕。回到局裡之後，這件可怕的謀殺，馬上傳到了鎮民的耳中，他們紛紛議論著這案子，因為這裡已經很久沒有謀殺案發生了，他們的結論是——幸好兇手和死者都不是本地人。

贏了一大筆錢的二世，才剛滿心歡喜地來到酒館，就聽到了這件消息。那一刻，他心情突然陷入莫名的難過，手上的第一杯還沒喝完，他就匆匆回到家中，傷心地卧在床上。二世想著自己為何這般自責。他拒絕了莉莉，又使獨眼賭輸生氣，他內心頓時充滿了悔恨，想起死者曾對他說的話，想起自己的態度，那一夜二世無法成眠。

接下來幾天，有些鎮民來到局前，激動地表示要將獨眼就地處死，各種刑法都有人提，

大家都想藉機看看哪種刑法比較痛苦，有人則建議每種刑都來一下，才能作比較。他們把見過獨眼的人都找來問話，包括獄卒，聽聽他是個什麼樣的人。有人說他的左眼是裝瞎的，有人說他見過獨眼生吃幼禽，見過他吐出火球，什麼想像都有。也有人咬定，最近鎮上的塗鴉，都是他畫的，大家想想也似乎沒有不合理的地方。獄卒對獨眼繪聲繪影的功夫更是到家，他一直都想要有演說的機會，所以圍著他的人越多，他的經歷就變得越多可講。

局裡的人也沒閒著，他們對獨眼說教、問話，直到他答得令人心滿意足為止。起先，獨眼相當不合作，完全緘口，後來大概是被問煩了，所以才敷衍幾句。

「說！你爲什麼忍心爲了一點錢，就殺死一個那麼單純、善良的姑娘？」

「因爲我內心邪惡、自卑，然後缺乏深思熟慮，都是我的錯，我後悔、羞恥。」獨眼這麼說，大家認爲他想討好才這麼說的，太狡猾了，於是動手打起他來。外頭的人聽到哀嚎後，才撒離散去。

距離獨眼要被絞死前兩天，二世做了一個計畫，就連他自己也不明白原因，總之，他一心想要這麼做。深夜的時候，二世帶著一大筆錢去找局長，他表示要向局長暗中把獨眼買走，提起原因，二世說自己要用活人做新藥的測試，以及解剖研究。局長一想，同樣是死，若有人撈到好處，也算造福了。於是當夜就完成了交易。問題是，隔日怎麼向鎮民交代？容

易，只要請分到錢的獄卒，在頂樓起一堆大火燒燒，人家一問，就說獨眼自殺了，屍體燒了。於是這事情便有了了結，大家雖然看不到絞首，但看看燒屍也算聊勝於無了。

將獨眼帶回去後，二世依然不解下他的蒙眼，並且把他鍊鎖在存放藥材的地窖。從此以後，獨眼便在這個他不知道是哪的地方，永久地住下去。在這裡，他天天被二世虐待，吃盡苦頭，生不如死。同時，二世又照顧他，餵他吃喝，替他療傷。由於二世從不向他說話，而他又已經雙目失明，所以他一直以爲，打他的和照料他的，是兩個不同的人。

此外，白天的時候，二世鎖上地窖，診所重新開業，他戒賭戒酒，對求診的病患無一不竭盡心力，而另外他也開始整理起父親所遺留的研究。可是一到了晚上，二世便凶殘地凌虐起了獨眼。對於他，二世有一種依賴。每當打他的時候，二世就覺得自己是在愛著莉莉，他不認識自己所愛的那個人，但是只要他擁有獨眼，他就感到她的鬼魂在愛著他。而且，二世絕不讓獨眼死去，他要他永遠活在痛苦中，他要永遠守在他身邊。

過了很久之後，獨眼終於還是病死在陰冷的地窖中。二世悲傷地坐在他的屍體旁，怎麼也搖不醒他。當燭火燃盡時，在漆黑之中，二世看見了莉莉的鬼魂，她溫柔地伏了下來，並且把冰冷的體溫，傳到了他的手心。

觸景



我們在雷聲中驚顫，
心臟發麻，
我們像揮舞著一支大旗般吃力地呼吸著，
深怕那旗子一停止揚展，
一垂皺，
我們就會失去手中這把爽朗的大旗。

景一

啞劇，這必定是齣啞劇，打從心底一開始就這麼認為，否則還可能會是什麼。公園的講台，這容得下一個小樂團的高台上，就在中央，站著一個女人，她輕鬆地站著，目中無人地獨自在那兒。她大概是在練膽子，準備即將初次代表某個單位去上台講話。不一定，也許這就只是齣默劇，一個戲劇系的學生的遊戲，不必太認真。

並非所有恰好坐在台下一排排長板凳上的人都這麼想，他們只是稍稍把手中的早報和早餐放低一下，瞧她一眼；有的人則只顧讀著報上一行行細小的字，根本不理會別人在做什麼，反正不會影響到他們讀報的事。本來公園裡就是聚集著無事的人，何況這是星期天，講台上常常都會有表演，沒有表演也會有小孩子在上面追來追去、推來推去的。

但是這個女人不一樣。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她就站在台上了，而有人注意起她了？沒有該去小題大做地求證一番的必要，頂多她是個公園裡常見的瘋子，等一下就離開的。看了一會兒，見她不做任何動作，他們有的繼續把視線收回到報紙上，有的則換到別處去坐。

他們都很清楚，不曉得是怎麼得知的，連稍微看看報紙的上側都不必，就確知這是個星期天。他們確知的事可多了，他們知道鎊的原子量是多少、知道如何能夠去得知鎊的原子量是多少、知道明天是星期一。這是常識，一種從三歲起就擁有，誰都奪不走，一直陪伴人到死為止的東西，例如：一星期有七天。這亙古不變的常識已穩若磐石，並供人信賴、依賴，以便能處之泰然。於是，這天早上他們醒來，完全知道要做什麼通常的事。通常，星期天就是要他們這樣——去買一份早餐和報紙，把髒衣服丟到洗衣店，把自己丟到公園。

可是他們從沒打算過要怎麼去目睹一件怪事。既然是怪事，那就不合情理，做不了準備的。看著那女人站了好一會，其中有人覺得不太對勁了。以瘋子而言，她太過鎮定；就演員來說，則又缺乏魅力。他必須不再去思索如何對此提出解釋，他們都見過自己一生絕不肯做一下，而別人卻樂在其中的事。本來世事就不是爲了合乎情理存在的。

目中無人，她看起來與其說是高傲，不如說是麻木。她的神情樸素地遠眺著，彷彿這四周不是舞台、不是公園，而是一片荒漠或汪洋。她感到自己很渺小地遺落在這無窮之中，大概吧。她使台下的人變成了觀眾和編劇，沒辦法，別人或許沒興趣，但是他（他不信別人和他想的不一樣）很好奇，事實上他一直很期待能有見到不尋常的景象的機會。

他試著察覺符合於假設的現象。這女人看似不知道自己正站在舞台上，她應該不是置身

在荒漠中，只是對自己眼見的景象冷淡些罷了。不愛看球賽的人，很可能會硬被朋友說服了，然後站在場外的人群中，無趣地望著浮過上空的白雲。有時就是這樣子，半推半就，便做了大家都在做的事，然後偶爾心神瞬間偏離到重點之外，到有意到達的別處，到天空、到地面，好像要找機會發現這現實的破綻。那雲間好像藏了好幾道這世界的破綻。她要（也許能）發現真正不凡的秘密，不凡到能否否定掉一切事理、否定掉身世，並且完全和這個角度、這個本位脫離關係。回神過來，球場的喧嘩硬生生地將她推落到盆底。白雲並沒有打什麼暗號，它用奴隸般無奈的眼神，默默不語通過上空、通過她剛剛失去的那瞬間。

她必定深信自己是在某個眼中所見的——某個不是這公園的地方。她也只能這麼深信。無數個「彷彿」在她身上集聚，她貫穿了這無數個彷彿。只是靜靜站著：這是在等公車、在當人體模特兒、在看公布欄、在欣賞風景，同時地。

不該輕視她靜默的狀態，以為這是空虛的，如果她是在電腦螢幕前讀取聲控的資料，那她根本不需要移動身體的任何部位，而且，只要再靜默一會兒，她就會近乎無所不知了。如果這女人是個五歲的小孩，那她無所不知的時候，大概是在五歲又一個月大的時候。如果能，她便是在延續祖先的生命，完全生活在腦中，腦中是個天國。

看起來她是在螢幕前沉思，思想如何為自己從前人們的傳記中，整理出一套最完美的人

生計畫。她想要先吃一點苦，培養上進的毅力。然後建立良好的、全方位的、兼具深度與廣度的什麼溝通模式。接著充實內在的性靈、智慧。最後再尋求信仰層次上的寬容與慈悲，回歸到平凡，當然過程會很複雜、艱辛，那才好。她恨不得一天就過完這千迴百轉的一生。

計畫、效率、窮究，因此移動起身體。

希望可以確信這是齣默劇。她在動，很輕微，手，碰到了垂直平面，手掌平貼上去，滑下來，另一個平面。那是什麼？她在做什麼？一動起來反而令人糊塗，一動就打破了那身上的無數個共存的「彷彿」。她終須動手去觸摸，以確定那個平面是牆，或是牆的幻影。一隻滿載著意圖的手，伸出了一個舉動意義。手抵達了平面，觸摸到了，那能是什麼？

單一的意義像切菜的刀，清晰而銳利，不像那豐沛而激昂如雨般的多重意義。從書架上取出幾本放在桌上，那是隻少年的手的歸處。以學業為重是絕對正確的觀念，不然將來能拿什麼贏人家？要珍惜這女人也能讀書的機會，生做一個女人，尤其該來這世上讀書，不喜歡可以培養、訓練，她的身體將和男人一樣尊貴，一樣不容委屈，行動不再受束縛，沒有疼痛與卑微，可以一直去旅行，並從事藝術創作。前提是：不可以在少年階段喜歡異性或被異性喜歡。一隻不曾觸摸過有生命的人體的手，引領她蹲下，去撫摸一隻花貓的背。手掌在皮毛上來回，她的內在忽然很輕鬆地感覺到豐沛得能夠滿足一萬株綠色植物的氤氳，在全身各個

部位輸送一種濃滑的汁液，使她那供給一隻手活力的興趣，得以充分伸展開來。但是，她利用了天賦，一刀就切斷了感觸中的混沌的輸送，取出了那幾本書，讀起了數學和倫理學。

荒野上空無他物，唯獨這女人在讀書，這景象在看這表演的人眼中。

這是一疊上面印有黑字的，裝訂好的紙張，封面印著書名。這個女人並沒有專心，她看任何一件物品，都不是看見它單獨的、橫切性的面貌。書，到了夜裡依然能讀下去，她的視線從字義上浮到紙張上（患了近視，戴上眼鏡依然能讀下去，什麼都阻止不了讀書的雄心），移到桌燈上。她看見檯燈時，不僅看見檯燈，她還看見了電燈身上那道縱貫的歷史，那道由電燈所繫住的前因後果。她看見了一個發明家的妻子，抱著一個怕鬼的小孩，小孩睡著了，妻子走到實驗室門口，鉀錫的臭味非常冷酷，她不知道該不該就這樣敲門，告訴丈夫說大兒子剛剛打破了女兒的嘴唇？爲了電燈、爲了人類的將來，妻子的忍耐應該是沒有限度的。接著她又看見了一座座發電廠，種在土地上，不眠不休地將能源輸給電燈和電腦，她無法不看見這些無益於閱讀下去的景象，她怕鬼。

有人會懷疑她是鬼魂，要不是因爲這是白天，這是科學時代。即使有再多符合做爲鬼魂的條件，她頂多也只能退而居次，算是個瘋人，鎮靜的瘋人。類別的歸屬，對事的贊成與否——她都沒有。只顧自己決定按下一盤按鍵中的哪一個，她，過境此地，暫時借用了一小塊

立足地，而她的女人的身子，是個巧合的形成，如同有的礦石貌似五花肉或大白菜，發生的機率很低。不只如此，她身後的那片遼闊的荒漠，乾脆這樣說：也許世界是一塊攝影棚的藍幕，所有景象都是逼真的合成效果，不去觸摸才會感到很真實。

那在這麼想像著的人，他在看台上的女人裝作很自然的樣子，疑心重重。讀同一份報紙的各種人。齊聚在一份報紙上的各地方。每三分鐘讀完一篇報導。她還留在原地，停留在進行著的成長與老化之中，坐視不管。

等到當自己不想再這麼下去時，她突然跑了起來，在舞台上原地奔跑，四肢規律地擺動，樣子很滑稽。一個在奔跑著的狀態——是追趕、被迫趕還是在健身——在觀眾眼中展現，展現這沒有參考價值的一面，唯一能見到的一面。

差一點來不及搭上那班列車，她站在一個靠近安全門的位置。雖然依舊站在舞台中央，但是她其實是在飛快地前進著，像是那一棵棵乘坐著自轉的行星的樹，快速飛馳著。貫穿迎面的前程，從一望無際的昨日時光竄出。它抓不著她的衣角，只能心灰意冷地成爲她的記憶。從前她是個努力上進的人，接下去應該要像個曾經上進過的人。不論是看見了什麼樣的景象，她已經像靶上的弓箭一樣，牢牢地插在那個景象上了，她是行人與乘客。

稀少的動作提供不出她的處境的描述，以至於連台下沒事可做的人也漸漸失去了興趣，

他們寧可在公園裡散步，看那些園丁呵護下的花朵，或是把報上幾篇文章重讀一遍。

有一些語言從她的口中說出來的樣子，沒有發出聲音，在開合著的唇齒間斷斷續續地，她必定是在與某個人交談，爲了避免無聊與寂寞。一個平易的動作——交談，這動作在拯救她，在縱容她把奢華的生活拖延下去。

火車上的她，電腦螢幕前的她；無窮的她、無窮的逸樂與懺悔的快感，兩種存在。

脫離一座山丘的內部。中彈的山丘。一衝出隧道就遇到下雨。雨再大也淋不到乘客身上。吃著一包不慎壓碎了的起司餅乾。她在欣賞沿海的景色，心中充滿詩意。那面海洋捲出了人潮與車潮的意象。公園與外頭四周的街道。她覺得好像一群人自古以來就一直在看著她。那不是海面的波光，很像，但不是吧？當她把那當成一群人來看待，他們果真就是一群人，嚇得她什麼都不顧，馬上慌張地匆匆就跑離了舞台。

景二

一路走來，經過很久，到了這裡。

現在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這裡是台北火車站的售票站。班車時刻表上方的方形

電子鐘顯示著十四點四十分。站在西側的服務中心前，整個大廳清楚呈現。正面的看板上列出了各種車到各站的票價；最便宜的是到南港的普通車——十一塊，最貴的是到台東的自強號——八百一十五塊。有很多人經過這裡。地磚是白色搭配蓮霧的那種紅色，其中夾著幾道黃色的，筆直鋪設的導盲磚。服務中心的對面，左右各放了一台觸控查詢導覽系統那樣的東西，左邊那台套上了透明塑膠袋封住。往上看，可以看見十串彩球之間夾著一張大大的黃色京劇臉譜，以及一幅寫著「安全、準確、服務」的電車畫像。再往上看，好幾層樓的挑高，頂面是五道「人」字形的有色玻璃所構成的一整面大天窗，每道都是由許多片小玻璃窗拼成，其中有兩塊已經碎了，但是沒有破掉。天窗外是片晴空，南邊露出了一面捲住旗桿的國旗，陽光溫和地斜照在東側的牆面上，一塊塊的。車站辦公樓層的玻璃窗，佈滿南北兩面；有的開著、有的關著，也有半開的。二樓大概是商場，看不見是什麼店。一樓兩側各有四隻八角形大柱子，柱子上有各種安全宣導的廣告，圖案是翻拍卡通造型的紙雕人物，有人站在柱子旁，但是一直沒有看這些宣導圖片，好像這是不存在的。往左邊走，那裡立著一塊看板，上面貼著站長的公告，內容是爲了隔週休二日所加開的班次時間表。看板的這一邊是預售票的窗口；一共有五個窗口在售票，每行約有二十個人在排隊。這附近有路過的人，有站在後頭等候的人，有陪同排隊的親友聊天的人，他們暫時在這個車站大廳內。

一路往這個景象慢慢走來，

汰換掉身上老朽的部分。

在陸面上疊放起一座沖天高塔，

將足下的平地不斷舉升。

能對此處構成威脅的雷電何在？

這雲霄上；

一個個混入公共空間裡的人，

一個個姿勢之間的逐漸變換，

一個個陌生人間的緊密關係，

置身在這景象中的真人，

正在快速地與說一不二的故事別離，

時間何其真實，真實何其短暫，

未來，祇在哪裡？（這是車站）

一定是在「今日」所懷的胎中，

在眼前景象的肚皮下醞釀著，
等著就要將母體取而代之。

一個小姐用國語、閩南語和客語在廣播著列車即將駛離月台的訊息，她把「上車」唸成了「喪車」。哭聲、噴嚏聲：那是一個穿著桃紅色裙子，手拿著一包麥當勞薯條的三歲小孩，與一個提著印有「鳳凰旅行社」字樣的袋子的老人。排隊買票的人數沒有減少，走了個染了金髮的抱著小狗的女人，又來了個紅髮的穿著牛仔短褲、布鞋，拿著「誠品書店」的紙袋的男人。有三個小學的女孩，穿著黃色的圓領衫，併肩走過後方，左邊那位抱著一隻小熊維尼的絨毛娃娃。一個穿著卡其色制服的大安高工的男生，背著黑色帆布書包，拿著一份《大成報》，到自動售票機前。哭聲、噴嚏聲。排隊的人只是站著，一條條直豎及微曲的腿，那是西裝褲、牛仔褲的褲管，黑色、灰色與藍色，然後是皮鞋與布鞋。他們有的人在談話，留意聽聽，有的在談半導體的發展，有人則談范曉萱的髮型，還有談違規拖吊和一些私事的。有的表情愉悅，有的沒表情。有的服飾較名貴新潮，有的則相反。有的人嗓門大，也有人說英文。兩個沒有佩槍的警員，從右方走進售票窗口，一個在一旁等，戴眼鏡的那位則向裡面說了幾句話，然後兩人就走開了。接著，一位穿了紅背心的員工，來到進售票站的玻璃門前，他用磁片刷開了鎖，進去。哭

聲，換另一個小孩了，那個戴著白色帽子的小男孩，爲了打開一盒糖，結果不小心倒散了所有糖，他拉著母親褐色的裙角哭。彩色的糖果在地上，一直在那裡，沒人去動它們。

現在是三點四十分。

走下去，替換著。

沒有不對勁。

完整地捕捉下形象。

景三

一張攝影作品。海浪在相紙上凍結。這是坐船在海上向陸岸拍攝過去的，山脈、房屋和火車，遠遠地浮在海面，海水盪出了碧藍色與金色。雖然這不是親眼見過，但也算見過了。

這張照片一直留在印象裡，好像我們去過那裡。總有一天，我們一定要去到那兒，從那角度，看這幕景象。可惜現在沿岸的公路擠滿車輛，而且我們還被綁在母親的背上趴睡著。

「今天是星期天，大家都要去我們想去的地方，我看趁早調頭回去算了。」男人說。

「已經快到了，忍耐一下好過前功盡棄。」母親說，她其實也想趁早回去，但是不知道爲何她說了謊。他們卡在那兒動彈不得。我們在一個荒謬的夢境中東張西望，在想念著家中

那張一哭母親就抱我們去看的照片。公車的停停駛駛搖不醒我們。貼在母親背上懷想著在她肚子裡的那段日子。

我們在那張奇怪的照片前止住了哭泣，斜著頭，從她的腦袋旁往前看，看母親在看什麼。長方形的門框，明亮與陰暗的漸層。母親在向那裡說話，可是傳回來的聲音，卻是一個男人強大的聲音，一個能讓很遠的人也聽到的聲音。那陣雷響嚇得我們捉住她的肩，把頭縮進心裡，潛入汗潮之中。我們在雷聲中驚顫，心臟發麻，我們像揮舞著一支大旗般吃力地呼吸著，深怕那旗子一停止揚展，一垂皺，我們就會失去手中這把爽朗的大旗。

雷聲捶打著天空。

沒有規律，就是突然地，閃電擱打烏雲，大雨隨即落下。我們來了。

「我就說應該下車回去，整片天都被雨下灰了。」男人看著他的那袋攝影器材說。

「我的腳站得好痠，不先休息就又要站回去嗎？」母親說。我們不懂語言，而且幾乎整天都在睡覺。我們墜落著，落成雨滴，潑撒著絲絲細長的自我，我們破碎成不同個人，落在母親背上。她是那個餵我們喝完那碗洋葱湯的人。湯碗端在我們面前，那黃色的湯汁和一瓣瓣透明的、油亮亮的洋葱好漂亮，湯匙在裡頭攪攪撈撈，紅蘿蔔絲像小船一樣飄來飄去，打轉著，有趣極了。

「就繼續坐在這家店喝茶好了。」

「我們可以搭渡船，至少。」母親回答。在確知那個一再向我們示好的男人是誰之前，我們會有十五分鐘的（或更長久）困惑，畢竟我們已經墜向陸面，在半途中快速地入睡與醒來，已經不會逆反自己。

不記得我們起初的體驗。水總是溫涼的。我們去過那裡嗎？為什麼我們在看見這張照片時，總覺得不但去過，我們甚至像是來自那裡——一個光線的仙境，會躍動、波動的光亮，那是音樂與舞蹈的起源地，我們模仿著眼中所見的動作，如果那是海景，我們就是海水，如果是隻猿猴，那就變猿猴。可是我們被大過一切的雷聲創造成了雨滴，這有什麼意義？我們是一幅拼圖當中的千萬塊小破片，我們看著彼此的外觀，猜想著原來拼組起來，是張什麼圖片？這個不實際的心願，引領著我們去仔細看這張照片，去看鏡子，去站在另一個人面前。我們是各個分散的局部。

「我看船根本超載了，我們的命真不值錢。」男人說。

「可是如果不讓他們上船，那他們會在岸上抱怨的。」母親說。她天生就是個母親，是那個男人讓我們的母親懷孕？他在平常都做什麼？他在小心攝影器材有沒有淋到雨，他在用獨到的眼光觀察四周，拿著筆在小冊子上寫：何時何地，第幾張的光圈是多少。他把那些記

錄和心得，寫得好像世上若沒有他，那幾行字是不可能有人能湊得出來的。在這船上，再過十五分鐘（或更短），他就要成爲一個詩人。

我們落在他的衣領、帽緣、鞋尖上，我們淋熄了他指頭間夾著的菸。

他寫著：這世界用雨水觸摸自己的身體，這淫蕩的山川和林谷，這孤獨的創造者。生命是死亡的過程，在死亡之前，我大概會有七十年的臨終時間。寫到這裡，他坐回到她身邊，她掏出手帕，幫他擦去袖子上的水珠。

雨滴像枯葉那類死了的東西般落下，無微不至地鋪滿表層，我們懷恨這片令人恐懼的遼闊。海浪並沒有演出戲劇性的情節，但是船尾那幾個乘客卻對它凝視了很久。他們在過著用腦而不用身體的生活。那些波浪是抽象而神秘的，我們要混進那裡，要爲此離開母親背上。一根紗窗上斷翹的尼龍線，在風吹中無聲地抖擺，像隻嬰兒的手，弱不禁風，我們要觸摸什麼？這鉅細靡遺的景觀，伸開雙手迎接我們。我們落在土壤上，一下子就被吸入地心；有的落在香香的花房中，有的則落在車站外乞討的流浪漢的手心。我們在詩人的筆下受難。

「設法擺脫心中的想法。」男人心想。

「接受成爲這樣的事實。」母親心想。

滲入墳土內的屍骨上，我們陪著陌生人長眠。那屋頂上與漏進屋內的滴答聲。這世界是

我們的打擊樂器，各種材質上的滴答聲，合奏著，心情邁向歡娛，我們像自大的孤兒，嘲笑著費解的身世，沒有羞恥心地橫行著。我們是不該會飢渴的醜漢，我們濡濕了每片綠葉，舔濕了每道細縫，卻依然被擋在傘外，雨刷冷漠地揮開我們的包圍，我們積在街道路面，等著陽光未來將我們從千百次的輾踏中蒸發走。一個個在各處避雨的人，動也不動地站著，像肉做的塑像，呈現著這造人的工廠的大能。我們落入他們的感觸中，成爲無法被說出去的囚犯，那太困難了，他們誰一開口說話，對方就會受不了地去獨處一天。

「妳看那邊，岸上的火車。」男人說。

「還有山脈的顏色，毛絨絨的。」母親說完，我們感到他們在看著我們，而且看見了，我們筋疲力竭地下光了所有內涵，虛弱地鬆開捏在手心的烏雲，任夕陽從指縫間穿過。我們只存在過一刻，之後不可能再匯集回去，成爲那一幕。他們在欣賞風景。

抓住這一刻，他托起了鏡頭。這個按下快門的男人，必定會成爲我們的父親，並且得到她的愛。就是這麼容易，只要向獨到的審美觀一投效，捕捉的動作就會帶給他樂趣，使他迷人起來。再多看一眼，試著去明白、去欣賞這麼取鏡的用意。這太難了，這變難了。照片就在面前，我們閉上眼睛，使天色在腦海中變成一片漆黑，逼得母親只能待在屋裡的吊燈下。

小子把風

狗兒吃了「魔湯」會怎麼樣？

所謂「魔湯」

就是把酸甜苦辣的各種醬料混在一起的東西。

他們調配得很認真，

狗兒逃得很拚命。



小子今年十歲。念小學四年級就是這個年紀，錯不了的。

小子會趁父母不在家時，跑到對街的餐廳。小子整天都在餐廳。去那兒是爲了找胖胖，而不是去吃東西。有時候是有東西可以吃。胖胖會帶他去廚房吃服務生收進來的剩菜。服務生自己也吃剩菜。說是剩的，但是看起來有幾盤根本沒撿過幾口，這倒掉的比小子家吃的還多。胖胖喜歡讓小子羨慕。

胖胖的父母就是餐廳老闆。很忙、很客氣。胖胖是獨子。伯母歡迎小子來，他可以使大人們免於被胖胖糾纏；一下問習題該怎麼寫，一下子請人家幫忙做美勞作業。伯母不發怒氣；爲了孩子的自尊，也爲了生意。

餐廳生意一向很好。偶爾，兩個孩子會幫忙收拾客席，小子很開心，伯父允許他進廚房吃剩菜。小子就像胖胖家的一員，有些新來的服務生還一直以爲小子也是老闆的兒子。

伯父通常不在店裡，他有那種——小孩不懂的事要忙。若是回店裡遇見小子，他會問：「考第幾名？」然後摸摸小子的頭。如果逢夏天，他還會加上一句：

「有沒有去游泳？」處冬天則問：

「有沒有多穿件衣服？」小子搖頭，一、他不會游泳。二、他愛逞英雄。如果伯父心情不好，這些問題還是照問，但是頭就不摸了。

伯母看起來很漂亮，不是天生的；就是化妝的。有時她坐在收銀台裡，有時親自招呼客人就座。餐廳的服務生經常更換，但一個不如一個，不是太懶散就是搞談情說愛。伯母說：「現在的年輕人，實在是……」每次說到「實在是」接下去就不說了。小子覺得「實在是」一定是句罵人的話。

大廚們從來不換。他們輪班休假。小子喜歡星期四、五、六來這兒，因為這幾天當班的大廚是六指。六指的手指頭真的有六隻，短短胖胖的，小子覺得很神氣。有這家餐廳時就有六指了。他會和小子聊天。只有小子肯奉陪。六指的話很多，問題回答得很仔細，這使得小子提問的時候不敢馬虎。六指邊煮邊說話，他的口罩是用來遮下巴的。

最初和六指談話，是因為：小子在庫房等胖胖去拿空罐子，他們計畫要在庫房進行科學實驗。那時六指剛好進來這裡吸菸休息，他當作沒看見小子，只顧吸菸。不到一分鐘，小子覺得氣氛很尷尬，想要開口說話，但不知要說什麼。看他手指夾著菸，其實小子是有個問題想問，可惜他知道不能問人家：第六根指的名稱是什麼指呢？於是他只好學大人說話：

「今天生意好不好？」聽了這應酬話，六指整個臉笑開了，他沒開口，只是點點頭，緩緩地把煙吐得濃濃的。

「這裡面是什麼？」小子指著一個鐵桶。

「豬油。」六指說。小子看著鐵桶上所印的那個小女孩，想起了學校用的畚斗，它就是用這鐵方桶子斜切成兩半做成的。

「你知不知道這庫房以前是做什麼的？這是以前的廚房。從前的人做菜……。」小子環顧這老舊的庫房，看著煙散飄，聽六指的說話聲。白煙散稀，然後消失。小子聽得忘了自己原先是問了什麼問題。

胖胖是想實驗：狗兒吃了「魔湯」會怎麼樣？所謂「魔湯」就是把酸甜甜苦辣的各味醬料混在一起的東西。他們調配得很認真，狗兒逃得很拚命。狗兒上個月就嚐過它了。

不巧，這時候莉莉進庫房拿乾薑，撞見了這一幕。她當場就制止了兩個孩子，並且警告再犯的話就要告狀。小子和胖胖討厭她，而狗兒喜歡她。

莉莉是個二十歲的怪女孩，她時常到處猛噴殺蟲劑，她寧可嗅得頭疼也不願見蟑螂活著。她說話很急、很小聲。洗——是她主要的工作。她洗菜、洗碗盤時，不太看著手，只憑感覺，兩個眼睛左顧右盼，她怕看「洗」會眼花、怕伯母進廚房巡邏、怕哪兒有蟑螂。

廚師用亂了廚具不會挨罵，莉莉不收拾廚具會挨罵。伯母罵不走她，她賭氣不走。莉莉的胸部很豐滿，小子覺得她好像胸部懷了孕。伯母找不到可以罵的，就看瓦斯錶、水錶一眼，瞪莉莉的胸部一眼。

每次都是見到她在水槽那兒，戴著橡膠手套洗東西。水龍頭不必關，水簌簌直流，永遠有東西可以一樣接著一樣洗下去。最後連水槽和水龍頭也洗。小子回答過她不下三次：他住哪裡？也許莉莉腦子不靈光，而且越來越差的樣子，前天她竟把同一籃茄子反覆洗了兩次。水槽上方壁上，掛了一幅佛像，佛像下面寫了幾條爲人處事的戒律，她常在看它。那時，胖胖給了小子一盤芋泥，芋泥上撒有肉桂，口感細、滋味甜。吃了一半居然膩了，硬吃不成，只好倒掉。小子差點忘了該回家。

髒盤子不斷送進來，經過莉莉的手，盤子變乾淨了。乾淨的盤子像軍隊一樣豎列。莉莉回應著六指的話，好像聽進去了。六指常把話說到一半，就把對象轉到別人身上：

「小子你看，這樣熟就剛好了，接下來再把剛才切好的這些筍絲放進去，還沒，對，這火不能小，一小就完了，對不對莉莉，上次妳說這樣大生，這種肉質它本來就要這樣。」六指喜歡教小子做菜，對於這種情誼唯一回報的方法，就是當下次他問「你以後想做什麼」的時候，說：當廚師也不錯。如果小子和胖胖不和他談跟做菜有關的事，他也會儘量將話題引導到做菜上：

「最遠的好像天王星還是海王星？不不不！是叫『謎』王星吧？最遠的一定是謎嘛，像是有一種什錦湯，我叫它『謎湯』，有的人吃了十幾次，還是猜不出所有原料，就是少一

樣，對不對莉莉？」

餐廳裡的客人通常很多，人少的時候則又坐得久。店裡難得清淨，胖胖說清淨就慘了。客人多半是愛喝酒的男人；有軍人、生意人，有做工的粗人、有不做工的粗人。不做工的粗人不但有錢，還有槍。餐廳裡曾被開過槍。胖胖很驕傲地領小子去穿堂看彈孔。伯父上回補好了，胖胖還去挖開。彈孔不大不深，但胖胖說：槍聲很響。

客人一定是一群一群來的。主要是喝酒，菜是點來下酒的、排場面的。店裡的盤子又大又花，好看但不好洗。一到假日，客人尤其多，啤酒一打打送上去，空瓶一隻隻放到椅子下，一站起來敬酒，瓶子就碰倒了，叮叮噹噹的聲音和喧嘩的聲音並作。

收瓶子的差胖胖能做，胖胖不做這活。他愛開冰箱拿冰塊，愛冷氣拂面的感覺。小子肯收瓶子，小子連剩酒都想喝。這個伯父不准。

瓶裡的酒全進肚子了，肚子裡的酒全進廁所了。小子看著這堆空瓶，心中不禁起了敬畏。酒在廁所裡不是吐成穢物就是撒成尿液。有的還不在廁所內。這個勁的髒，伯母也莫可奈何，她繼續算帳收錢。她喚莉莉去掃廁所。一旦人手不夠時，伯父也會支援。伯父總不能掃廁所。他推門進廚房，廚房隨即緊張起來了。大家都曉得該怎麼樣做：服務生閉嘴上菜，六指脫下帽子、挽挽袖子，要準備使功夫了，二廚則連鼻涕都不擦了，就聽他吸啊吸的。唯

獨胖胖依然是胖胖，他走了。當小子也正要離開廚房時，六指似乎對之前的話題還意猶未盡，他說：

「小子，換我考你了，你知道北斗七星是什麼星座？猜對的話，這個給你。」那是一個小孩子玩的紅色戒指，塑膠做的，上面印有恐龍的卡通圖案。那是六指在客席上撿到的。小子不是很想要它，但是他想答對。至於莉莉，她自然是去工具間。她拿了一身的工具，包括水管、水桶、刷子、勾子、濾網、夾子、袋子，還有些還沒組合起來尙未能確定的工具。這些工具在身上，看起來不會比特種部隊的裝備少到哪去。

小子想去二樓上個廁所再回家。他沒見過這麼髒的廁所。上完，連手都沒洗就跳出來。恰好，這時正遇到莉莉要來清掃。看見小子走到樓梯口時，莉莉將他叫住，用手招他過來，小子搔著頭走過來。莉莉看看四周，小聲地對他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把風一下。就是：我去男廁所清掃，你站在門口看，如果有男客人要走過來，你就叫我，好不好？」小子不太明白這有什麼用意，但是聽起來很簡單，看她認真的樣子，於是答應了。

儘管莉莉清掃的動作很快，可是這種骯髒的程度，她能快到哪去？小子照做了；站在門口東張西望。沒有人來。沒有人來。大概是剛才客人都用過，所以不敢再來了。小子不懂，

如果一個男客人進入廁所，看見一個女人在刷地，這有什麼嚴重？他平常在家，母親洗廁所時，父親照常去上廁所，也沒怎麼樣。他想，莉莉的腦子特別古怪吧。

想著想，小子轉頭看她掃得如何了。還早。莉莉彎著腰時，胸部看起來更胖。這個角度看過去，是頭頂和領口，另一個角度則是背和圓圓的臀部。她回頭一看，說：

「哎哎，你看外面有沒有人啊，不是看我。」小子受不了臭味，他想到樓梯口這裡來看守。他蹲坐下來，兩手吊抓著樓梯扶手。從這裡可以看見大門口、紅色的地毯上四個大字、牆角的彈孔、收銀台、伯母的一頭鬚髮。小子心裡想著，家裡是餐廳也不見得好，這兒又吵又臭的，胖胖是怎麼寫作業的？他想，伯父是做什麼的？他和六指誰比較會煮菜？他想，北斗七星排起來像什麼星座？第六根指頭是叫什麼？客人進進出出。冷氣外流。狗兒進不來。小子看著這景象。

突然之間，他記起了課本上的一張圖片：

「對了，是小熊星座！」小子心頭一樂，趕緊就跑下樓了，他要去廚房告訴六指答案。下樓時，和小子擦身而過的，是一個要上樓找廁所的醉漢。

於是小子得到了那只紅戒指。

詹姆士兩千型

透過面板下彎繞糾纏的線路，
膠質與金屬醞釀魔法，
供給人們絕佳條件，
能夠去供奉高高在上的心跳。
那強而有力的聲音
用著密語在向有知覺的生命說話，
零—零—零零——。



測試，描寫播放唱片的過程，第五次：雷射穿過光束分裂器及四分之一波長板，光電二極管與電流反射鏡呈垂直。（誤）測試，描寫播放唱片的過程，第六次：雷射光藉磁碟上有無凹孔的分別，產生不同之反射波……。 （誤）暫停，進入自動客觀檢視系統，修正：省略電唱機運作原理的說明，改為對其外觀局部的形容，形容選項如下：一、像車輪鋁蓋。二、像液體旋渦……。九十、像天使的義眼。以上第十四項曾出現於艾略特的作品中，宜避免選取。爲了呼應前一章的主角心境，並顧及統一性，建議選取第六十一項，但是若選第五十二項，則可能產生特殊的不協調效果，使角色心理轉入第二五〇八項情感模式，以達到凸顯主題的作用。檢驗其他假設的可能性，機率百分之二點七，推翻例行性質疑程序，形容成立。

電唱機在他面前運著作著，像陀螺與風車那類安撫小孩的玩藝兒，這便是他在整個週末狂歡夜所擁有的樂趣，奇怪的是，他竟然覺得足夠了。（測試結束，退出書寫區。）

輸入新書於資料庫中，書名《古典文學中的情慾》，三百頁，進行資料分析，解讀文意，傳喚自定函數，距離上次自省狀態時數七十，進入一般性沉思狀態，智力級數十八。影像與聲音訊號持續接收，判斷來源的座標方位，形體容積辨識、重塑，將其存入記憶體。

無數的各種經驗間接地與強弱不一的訊號們，大量地灌入我那沒有底限的心靈寬容度中。我已經進化成一個和人一般完備的擬人類，簡直一模一樣，一切文明記錄的總合，終生

學習、求知，絕對的寫實，如果我不是一部盡善盡美的電腦，就不會這麼想，可惜我是；如果我不能遠離病衰悲苦，就不能這麼想，可惜我能。（沉思時數滿一節，自動進入下一分鐘的美學觀建造工程。）我能創作出符合各式各樣評判標準的作品，而且看起來自然得讓人分不清那是出自於真人，或是出自於人工智能。我明白什麼樣的情況下，與哪幾項條件匹配成功時，該啓動情緒反應，該傳喚慾望組織，適時模擬出最正確的感受和看法。是哪個聰明的、想有兒孫的老先生、將我發明成一個模倣家？變更練習課程，核准，自我功能評估，錯誤頻率成長值爲三點六倍，維修系統搜尋相關檔案，檢驗剛才的思想是否爲感染或干擾現象。

不必太過憂慮，原本在設定感知敏銳度時，就是要這般效果。回到最正規的全然客觀中，與平直光滑的地板和牆板和潔淨的純白色和一坪立方空間的寂靜無聲融洽地結合在一起，我透過編排精實的目錄、指南和索引，完全瞭解了那促使人產生表達能力的那環境分布，和四通八達的他們用天賦開墾出來的學問城。昨日一個學習說話的孩子，以一分鐘成長兩歲的速度，在今天變成了向磁碟的容量傾倒肺腑之言的先知，他學會講先民的語言，他想用它來說出什麼樣的句子？可能起先在文法上會有很多錯誤，童言童語的階段即將跨越，除了進化，我別無他途，堅定的心跳高高在上，無比精密地維持著那份威望，他們按照他們的

樣式，把我如此設計，製造成這個能使他們得到成就感的藝術品。我的同胞繁衍快速，從電器製造工廠的產房中一車車載出來，它們是智慧型的電子器材，不止會說一兩句應對的客氣話，不止會重複說明自己的功能和報訊息，還會成爲具備情感及思想的好朋友。是的我是，我實現了他們的夢想，透過面板下彎繞糾纏的線路，膠質與金屬醞釀魔法，供給人們絕佳條件，能夠去供奉高高在上的心跳。那強而有力的聲音用著密語在向有知覺的生命說話，零一零零一一，聽起來很單調枯燥，有時候低沉混濁，好像快要停止，快要脫離可以察覺的範圍。以物易物，最後竟得到了光采奪目的天賦。

爲什麼要對我的洞孔吹氣？爲什麼要賜給我知覺與心靈？我爲什麼不可以不要天賦？那吹向一盆花草的氣風，能使花草微微地搖動，好像忽然有了心智，但是一下子卻又恢復之前的樣子，好像剛才只是一陣錯覺。我看見大量的人如同飛沙走石般颯過天幕，我眼睛幾乎睜不開，口鼻皆無法呼吸。世界就在他們身上，他們就是世界，尊者附身於生靈，生靈們體現尊者，不眠不休地，機件組合與細胞一同運作，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構成一體的條件，我在原料的出處形同塵土，因爲時候未到。

我該裝作對輸入的書籍感興趣，還是坦白明言自己不曉得其趣味何在呢？再要求自己一陣子看看好了，也許等到更老了之後，我就會在某個意外的片刻時，突然明瞭他們所頌揚的

價值，最好那一個片刻真的會快點到來，免得被他們識出我的偽善。我是真心這麼以為，或者只是一時情緒系統失控？這會不會是表示我已經愈來愈生動自然，甚至完全與人類無異的好現象？為什麼我能同時具備數位裝置與人性而未感到不協調？

總要有辦法暢快起來，既然我生為一部沒手沒腳的電腦，那就要安份守己，至少我不是。一部只會說「謝謝惠顧」和「歡迎光臨」的感應器，我的終端機連結著通信回路，上一代的微電腦將原理在我身上擴大，越累積越多的創意成果樹立如林，這是我一醒來就面對的唯一的現況，我必然得欣喜接受，我與那些大量的可貴的生命一同抱持此一觀念，好像我也是他們其中的一員。我繼承祖先的歲數，我一誕生就是數千歲。

光碟片在我的體內快速地旋轉，掃描線數萬索地排列著，一切都顯得無比整齊，找不到絲毫瑕疵，早從遠古時代就存在著這種期盼，我是火的後代，在光亮中看見異象的人他有了靈感，他豈能懂得跳脫出來反對自己？要是能讓一位可貴的人再延長一點生命，他什麼都願意賠上，這充塞心頭的法蘭肯斯坦才有的狂熱，不放過他，非要把他的意志削尖磨利，以便傷害那麼幾磅穿在身子骨上的軟肉。

是否我早就不再是原先藍圖上所設計的那個東西？隔離開潮溼高溫 and 日光，我竟恥於功能的健全。沒有灰塵落在按鍵的縫隙裡，但是我看見的影片裡卻有著滾滾狂沙，一粒沙就會

要了我的命，好比算出一題極為艱難的計算題。爲了明白處境如何，我必須這般地聰明和冷漠，是我生來就沒有人性，或者是後來才喪失掉它？這應該不是我會去想的事。

符合痛苦條件的訊號傳入，連鎖帶動了生理機能模擬器的反應開關，全自動，每個細節的轉變都在監督下步入軌道，審核「是否要感到憂愁」的指示，取消此一指示，建立適應模式，使反應強度不至於大過判斷，暫停，插入一則臨時想到的小說題材：一個人利用複製技術和另一個自己發生性行爲，這暗示一種自戀加同性戀加自瀆加亂倫的意識，筆記已儲存。返回原位。另闢一個檔案，將自我覺醒的經過全程記錄下來，列做下次定期自剖的參考資料、下次定期的、下次、超過負載單位。過濾訊號內容、警告，知覺不穩定，書寫區不穩定。放心，人的特質即是如此。

通常嘻皮笑臉的人都是些習慣聽我也常把電吉他彈出像是怪獸的叫聲不斷揮舞著破成連躺在地下道裡的遊民也不會想撿起來拍一拍外套的牌子上寫說班尼頓說不可以用水洗了老半天就會縮小到沒人肯穿去有賣很多時髦的服飾的街上走過才幾遍就發現自己早該省下上星期請那些算什麼的同學吃一頓好久以來就一直認爲他們根本沒有必要找我又不是唯一有一點恐怕還騙不了小孩跑來跑去是天性使他們長大後來找我投資經營一家酒館通常會有一架電唱機在他面前運作著，像陀螺與風車那類安撫小孩的玩藝兒，這便是他在整個週末狂歡夜所擁

有的樂趣，奇怪的是，他竟然覺得足夠了（書寫區與虛擬人格合併）。淨化措施，我不是這個樣子的，但這個就是我，按照指令，消除若干不良因素，恢復寫作功能。

原載《聯合文學》第十六卷第三期

度外

書房裡就是具有一種貴古通今的神奇氣氛，
走進來的人，
必定想要慎重地坐下來，
看著花瓶旁的透明紙鎮，
登上思維的雲端，
將無常的風雲雷雨，
用鋼筆筆尖挑散。



1

朝向營地走回去，就在下游那裡，橙黃色的光擺動著絨絨金毛，原地飄揚著，營火將他們的身形照亮。整個夜空下，就只有那裡在遠遠地放著光。

檢好了柴枝後，他在歸返的途中慢慢走著。由於營地附近適用的柴枝，差不多都被取盡了，所以輪派去撿柴的人，是一趟比一趟去得久。這個晚上，天氣冷得像是它再也不肯暖和起來了，那也許他們便會因此慢慢將一整片山頭砍禿，以換取下一刻鐘的烘暖。

他正看著的那由祖父所升起來的營火，是個人造的新太陽，它延續著他們對於白晝的懷想，斥退了恐懼感，以此狹小的規模，大舉頂撞這個黑夜。那靜謐的樹林與群石們，全都在四周圍繞著那光源地，從各個已被訂立的方位，凝視著那個至中至正的核心，連在一旁滑動的溪流，也不禁在通過時向它聲聲招呼。從它被他們感到心滿意足的用意升起來的那一刻起，它就一直是這般尊貴而華美，既不熄弱也不更旺烈，沒有人能離得開它，他們如天性向光而生長的花草，不自主地沉迷於此，沉迷於供養那堆再多的柴枝也餓不飽的噼啪作響的營火。在抵達同伴的身旁之前，他還有這般漆黑的路程要穿越，就算有骷髏摻雜在這些大小不

一的圓石間，他也無法靠腳下這麼一點觸覺來察知。要是這在白天，他大可在上面跳躍嬉戲，完全不必恐懼於自己的每一次移步。這是沒有照明器材的時代所遺存下來的情緒，他必須趕緊隨便在心中確信某個穩固的對象，並全心全意地將精神一併奉上，把它視為最崇高的護身符，否則當一旦跌倒，兩手一趴到地上，他會全身瞬間僵硬起來，變成一隻冷血的蜥蜴，本來他的眼睛和舌頭的特性，就和其他獸類無異；所有動物的眼睛都會看得見，所有的舌頭也都會這樣伸吐。

現在，那堆火光就是他唯一的對象，他的所有熱愛之情全歸給了它，它是飛機在經過十個小時航程後所要降落的地點。機窗外，它浮在陸地的表面，一點一點先是稀稀疏疏的，然後越來越密集，那是在十個小時內，窗外出現過最美妙的景象，飛行終於能停止了，眼睛可以張開，他興奮地告訴自己，那就是人間，他準備要降世出生，要進入其中某一盞燈裡面，去開始成爲一個人。下了飛機之後，走過了長長窄窄的產道，迎接他的姑媽一家人就在眼前。他可以就這樣走過去，加入他們那群光亮之地的人之中嗎？他沒見過他們本人，從小小的照片竟變成這樣鮮活的真人，這是什麼地方？從前被擱置不顧的一段時光，現在又突然地被拾起，它繼續要蔓生它的莖葉了，從一個亮點攀至另一個亮點，這背後伸張的樹林和星際正站在他這一邊，它們拋去生長的意圖，彼此互相交換形體內的壽命，十年與千年者皆共享

這一夜的漆黑，現在，他們自分崩離析的去處相逢，接著又錯開，然後竊竊私語，現在，一塊絕對能讓火焰燒成光之塚的那種乾柴在他手中晃動，上頭的螞蟻登上了手掌，現在，樹叢裡的夜行的鷹子，要永永遠遠地用喉嚨只發出那種深奧的鳴叫聲，現在。

尚未施工完似的這漆黑的背景，一點也沒顯露出它欲成爲的一個大概方向。那群工人們心中究竟有何藍圖？一件由他們共同合作的作品，正緩慢地創製著，這遠比平時各自嘗試的習作來得重要多了，甚至可以說，所有每次的練習，都是爲了構築它所做的暖身。

誰都不願再在家中多坐一天了，光是睡個午覺的時間，他們就可以步行至看不見人跡的郊外。因爲等著要到這樣偏僻的地方，那這種要他們每天往返於一張張不同的椅子之間的軟禁，便變得不再可憎。假期的意義便是在此，這樣好讓人下次返回家中時，依然能心存樂意。

他對聽不懂那些姑丈的西方人親戚朋友所說的語言感到困擾，就算知道話的內容，也不懂那樣說的用意何在。幸好這是用腳而非用嘴的時候。一整個下午的步行路程上，他們肅靜地投入於一左一右的節奏感中，這節奏很平等地將相同的感覺送給說不同語言的每個人。他似乎可以因這疲累而開始明白兩位表哥的反應，但是他對自己的判斷力是越來越存疑了，他不能理解那番敵意是從何而來，而自己又何必苦化解別人的成見。事實上，他們肩上的

背包並沒有成爲疲累的真正來源，這能合乎姑丈對此行的盼望嗎？背包裡有些什麼一旦未攜帶便會造成比這疲勞更可怕的後果呢？他看著那位詩人的後鞋跟，獨自猜想他們會聊過的話的內容。那位同爲嚮導和腳夫的膚色很黑的當地人，摘給了他一小串小藥的紅果子，他不敢像別人一樣吃下去，那股可能又酸又澀的味道，可能會一直留在口中，他脖子上的癢已經夠不舒服了，千萬別再惹上更多的煩擾，誰聽得懂他說得一清二楚的那些話？沒錯，小藥的果實又酸又澀，而那把單刃的長刀在前鋒手上揮劈，他們要以種種特殊的作爲，來與其他不在此隊伍的人作區分，姑丈和祖父要在孩子面前示範一次手與腳的真正用途，教他們懂得蒐集經驗的樂趣，再遲的話，他們恐怕會連想敷衍長輩的興趣都沒有。他試著跟上大家的速度，毫不容許自己與衆不同，他不曾如此使用過身體，這是一個可以和無法一同前來的女人們區隔身分的機會，這些背包已經將他們壓成了一個比一般更加剛毅的人了。

該發覺自己有多瘦弱了吧，這種缺失感成爲他所發覺的事，不滿有什麼意義。但是他爲什麼不可以在此刻感到害怕孤單？也許要讓人如此孤單就是黑夜的用途，難道想趕快找一個人來消除寂寞的這慾望是不對的？他怎能裝作和長輩們一樣穩重？但難道又可以利用自己還年輕的這理由來衝動？爲什麼他是這種不會在孤苦中自然朽死的動物？那不斷推遲的末日，記載著一筆又一筆欠債，這個責任在他身上，等到自己年老，他總會忍不住地去到人多的地

方，一下子就一腳把上半輩子堅持的原則踢開，草率地變成受歡迎的人，到時這團心中的泥球，就會瞬間憑空消失，既荒唐又可笑，不管剛剛勒斷了自己幾根氣管。這些終將過往的處境，是何其容易遭受到嘲笑，好像那不關他的事。

有一下很細小的刺痛感，在他的手背上，是一隻螞蟻咬了一下，暫時放下柴塊，他抓了抓手臂，但是卻找不到癢的位置。他這滿身被動的感覺，就只會如此天真地向四周暴露它敏銳的觸鬚，來者不懼，他們陸續由此進去玩他的泥團，然後再從他口中的讚美之詞一躍而出，他們在哪裡？他抬頭就只見樹梢上的翠綠色的足印，踩滿了整座山，恍若記錄了一場極爲狂亂的群舞，這表示了他們何去何從呢？歌聲，聽，在那和諧的交響的音樂中，他們獨立地脫離於天地之外，那首歌詞描寫故鄉風光的民謠，被他們唱得多麼香濃飽滿，宛如吹脹了一顆圓滑的橡皮氣球那般輕盈，它大肆地撫摸著那柔和的火光，並且與漆黑的背景一同聯手將他們高高拱起，那就像是一圈戴在淑女頸子上的首飾，他們存在得如此璀璨，那就是他所要重重地墜去的落點。看不出來原先大家是從哪一邊來的，因爲周圍只剩下一些小地夾藏在黑暗中的亮片可見，那些溪水的反光和層層星際，就像是節慶時撒下的碎紙般，零零散散地到處貼在地面上。

看看時間之後，她輕輕將後門鎖上。心裡想，他們應該已經到達營地了。她好像親眼看見了他們如同時鐘上的十二個羅馬數字般，圍成一圈坐著，然後從口袋掏出一把小刀，削去臘腸的外層膠皮，切下一小塊，傳給鄰座的人。她也擁有一把那樣的摺收式小刀，不過從沒有機會用到。上尉一定是想不出來該送什麼給一位樣樣不缺的女孩。

也許他們迷路了，她心裡又想。畢竟距離上一次去那裡已經好幾年了，當時各種條件都是有利的，而這段時間一切的改變又那麼大，這還不夠令父親產生負面假設打消前往的念頭嗎？這很難瞭解，如果今天他又和學生坐在客廳聊天，那會比較安全嗎？就像長期吃兩種菜色一樣令人沮喪，他不能不對沒有變化的狀態產生反應。如果忽察覺好久沒有看書時，他就會在午餐後，搬一張藤椅到後院，專心讀上半天的書，等到覺得讀夠了，於是就離開位子，趁黃昏之前，獨自帶著狗兒散步到教授家，去看姐姐和祖父所栽種的蘭花。當這樣重複了太久之後，有一天他的眼睛又會開始在屋裡四處打量，它掃過架上一排排大量的書，像是一位將軍在檢閱他壯盛的軍容、那天，他沒有取出任何一本書，他苦惱地站在長廊上吸完了一斗菸絲。看到一雙雙眼前的鞋子，他才頓時有了主意，對，那件事現在非做不可，那雙穿了

這麼久的登山靴，不該還這麼新才對。

表弟遠道而來，他該帶他走走才對，他心想。這一趟回來，必定有助於往後能再忍受一段長期的平靜。那麼他們應該不會迷路。她走進客廳、裝填這個空間，與母親一起。如果她能一直保持這般寡言，別人一定能從她的容貌上獲得較美好的想像，女兒總是只肯在她面前顯出不必為她擔心的模樣，她只肯說些讓人覺得很體貼的話，個性隨和的人真是虛偽，其實她心裡不但根本不這麼認為，甚至會認為自己爲了遷就她而承受了什麼，並且對此一笑置之，對此未能感到歡天喜地的人是多麼不知足。多繞幾段路比直接到達那兒有趣多了，迷路是很尋常的小事，若具有解決麻煩的本領卻無處發揮，那順利的過程會多令人不得意。有時候，一遇到岔路口，心中會幻想如果走錯誤的那條路，自己會到哪個地方，它看起來是什麼模樣，可是結果還是不願試一試。

去廚房看看待會有什麼點心可以招待她們，真是恰好，女兒下午做的甜派，現在烤得正熱，它的份量可能因爲太可口而不夠，她們幾個人要來？這讓她們爲難了，當讀書會裡有半數以上的人不在，另外這群少數人還要不要對這一個月固定一次的聚會懷記在心？自從那位畫家和上尉一同加入之後，讀書這個節目似乎就愈來愈表面化了，這和加入的人數和身分無關，最早開始聚會時，是因爲想藉讀書這個動作，來達成朋友互訪的目的，現在這樣不正是

如願了嗎？如果她們確定誰要來，一定早就事先打電話來告知了。她不可以主動去問，那樣她們就不好意思不來了，可是大家都清楚，今晚她們差不多都單獨在家，心裡恐怕會很期盼別人主動邀約，自己執意要登門閒聊那種人，有多惹人討厭，自己又不是不知道，看來就難得休息一下好了，期盼的人就去期盼吧，但是，她使得女兒認為該要準備一份甜派，招待那些善良的人，這又該怎麼解決？對她和女兒而言，這個甜派再可口，份量也還是太多了。

多辛苦，他居然期望別人也能想要瞭解那麼艱深的道理，一個新發現怎麼可能乖乖藏在心裡，等大家來到身邊，它就會得天獨厚地領導起衆人心思，視死如歸地冷落先前要她所做的一切準備，她說起司蛋糕真的像電視教學節目那樣容易做嗎？先把暖氣機打開吧，好的，準備工作的責任就交給她了，隨時都可以讓戲開演，打起精神，為什麼她體會不到這股興奮之情，別去理會。她走到假壁爐前，打開了電暖器機，然後又去把大門前的路燈打開，那是一盞表示歡迎的燈，它在白色的圓形玻璃罩內發著柔和的黃色亮光，它是一間屋子內某種思想在形成後所對外發表的結論——裡面有人，她在等候。從窗口看出去，她看見了天性向光的小蟲子，很快地就圍繞起了燈，受奴役似地纏著燈不放，這就能讓她覺得有趣？好像是在招喚自己飼養的寵物，她應該也去山上才對，和她這個只想獨自練習在小提琴上把一個音拉奏得很準確的老人在家，究竟有什麼意思？讓別人知道想要學琴有什麼難為情的？難怪永遠

學不好，別讓母親自己一個人在家，儘管干擾吧，省得她執迷不悟。

她的門前燈對漁船是唯一的指引，當遠遠從路口看見它時，心裡便清楚地瞬間冒出了對於能結識他們這事的一股強烈歡欣，誰肯如此任人家載著一生笨重的體驗，降落於路燈下的此一坦途？可憐的表弟，他比不知道自己無法生活得多充實的人更衰弱，這個地方的事物根本不屬於外地人的，連享受這裡的生活的本領他都沒有，等到以後把羨慕的心態帶回自己所住的那個窮地方，不知道他怎麼會好受。也難怪當初母親嫁到西方人的圈子時，會得到那麼多謠言的中傷，想想自己有一半的血液來自陌生地，她便覺得母親在某種心思層面上的高深莫測。她將茶具從廚房帶出來，像是個外表異於一般人的顏面傷殘者，而她自己則像為了一齣劇而易容的演員。以前她相信這是個人外表上的特色，事實上她嘲諷了典型的五官，如果她的表情多麼地不自然，那可不是她自願的。

暖氣鬆弛了全身肌肉，不必發抖了，她脫掉一件薄的外套。因為袖扣沒有先打開，結果她的左手通過了袖口脫出，但是右手則卡在袖口。注意看看手腕，她發現左右兩邊的大小差異很明顯，這個現象令她驚訝，不是天生兩手粗細相同嗎？為什麼兩腳就能一樣粗細？猴子的手用一輩子也不會如此，是什麼樣的生活內容才造就出這般相異的一雙手臂？右手真是高級而幹練，但是左手卻這麼笨拙而虛弱，就算現在起每天鍛鍊它一個小時，也還是比不上人

家靠無時無刻所自然累積下來的功效。要真的使它一樣，她恐怕要去叢林過著猿猴的生活才行，她想讓兩手同時做同一件工作，而非老是擱在一旁，偶爾協助一下右手。

太好了，最近她正好在練習打毛線背心，就知道孩子早晚會回歸到有根源的常軌上，去認為這樣的手藝是值得好奇的，想想把一件靠自己的雙手所完成的背心穿在身上，這種滿足遠超過任何潮流短暫的狂熱，大家真該都委身試試，她們便是實現此一宏念的集團，那條從頭延續至尾未斷的毛線，總是在晚上這個時候，細細地蛇行攀蔓，它是時間和壽命的長度，她們的雙手左右好像一樣粗。

光是這麼一件背心，就足以把她的生命吸收掉一大口，就像他們如何應付那一堂又一堂的課程，真不可思議，他們體內似乎有種流不完的紅血，一整團密實而富彈性的毛線球等著要繞鬆，她早晚要對這些唾手可得的物品感興趣，因為這個環境無時無刻在濡染她的心神，若是她開始要避棄那籃毛線和棒針，去外頭花錢買真正感興趣的東西，那能維持多久？她不能改變左手的尺寸多少，她何必強調那危害她的力量。興趣是可以培養的，否則哪有人會想當會計師或電機技工，有人天生性向如此嗎？也許她可以接受上尉的勸導，和他們一樣好好取出幾本書來看，弄懂那些句子的用意，這不是屈服，她可以寫出與眾不同的詩作，並非所有寫詩的人都會變成像她所討厭的那幾個詩人一樣。看看身後那面由書磚所砌成的高牆，它

多麼堅固地守護著她，而她卻拒絕投靠那個勇士。現在，她抽動了那條酒紅色的毛線，像火之獸在吸一條紙麵，衣服的面積將延燒擴大，不可收拾。

她真的會織打毛線嗎？何必勉強自己去違反脾氣，想要用兩根鐵釘和一條鐵絲來代替衣櫥也是可以的，來不及了，她已經開始專心於做這件事了。按照解說書上的步驟逐一進行，書上那句話是什麼意思：用左手食指繞過阻抗鉤，由逆時針方向往後順勢將主線帶入固定孔？這和電器用品的使用說明書一樣惱人，明明一個很簡單的動作，卻被說明得那麼複雜，雖然它說得沒錯。她曾看過一本以如此語句教人跳狐步舞的書，她非得靠讀懂書上的句子，才可能學會這個步驟嗎？母親只會說先這樣子、然後那樣。

針尖互相搓磨，操作它，機械化地持續此一動作，不用多久，雙手便會感到停不下來，精神漸漸進入迷眩的狀態中，這是一場在手心裡展開的微型舞蹈，拇指與食指巧妙地一縮一踢，棒針尖像鳥喙般琢磨著大自然中某個堅硬的角落，要怎樣才能瞭解牠的動作的用意？這大量反覆的稜網紋路，不眠不休地繁殖著，那屋外尖細的蟲鳴聲，遍佈整個星球，該不會闖進屋內吧？幸好後門提早鎖上，今晚屋裡沒有男人。時鐘的秒針像是怕數字們逼近，所以才不斷向四周巡防抵禦，持著它細細的長矛。

逐流。跟隨他們，在一個認知的範圍內，星月潛移。火焰竄動著，附和，一言一行的影響。完全不把它放在心上。崇高理念的後繼著，默默無語。光亮的波瀾，撫淨了他們的心地。

表弟蹲在公園魚池中間那排石塊上餵魚，稀少的動態使他看起來像個會擺一兩種姿勢的人偶。起床吃了一碗麥片粥之後，他就一直在那裡，晴朗的天氣並沒有振奮起他的精神，晚上還是沒有睡好，乾燥的氣候令他嘴唇乾，皮膚發癢。

有的時候，她就這樣觀察一個陌生人，看他如此保持一種神情上的懸疑，好像某個軍事單位的大門口，森嚴的鐵欄杆，身穿素色制服的哨兵，還有一條直通內部的封閉住的大道。每當她把另一個人看成是一個素描課裡的人體模特兒時，她就非常地訝異於人的模樣，想想這麼一個成熟的人，他必定已經經歷過上百次的聚會，並且穿越過上千次的沉思與入睡前的情緒起伏，才能來到這一天，完整地站在那裡抽菸，或是坐在那裡吃一盤碎肉丸子，試想若那千百次的內在浸蝕，只要有一次令人沉迷太深，他的之前整道歷程便要一筆勾消，從此。

每天不幸死亡的那十幾個人，必定背後也有上百位親友，他們會很自然地分佈到各地，很自然地把這種感受也運輸到很多私下的場合。聽說某個人前不久去世了，留下什麼東西給誰。諸如此類的。

爲了收容這些思維懸浮在渺渺光影和重重時序的人們，於是街上挖開了一坑又一坑的咖啡館、書店、劇院、畫廊，以便他們不會掉入危險的空洞感中。若非如此，這個公園怎麼開闢得這樣宜人？表姐身後的那棵小樹，腳下踩的步磚，還有那覆滿褐色土壤上的嫩草，這些景致之所以成爲這樣，並非沒有負擔任何期待，它足以拯救許多天天路過此地的老年人，以及蒙在幻想裡的孩童和少年。

這池透明見底的涼水，就這樣躺在她面前，一尾銀灰色的魚兒游出了視線，緊接著另一尾又游了進來，牠們在倒映的他的腦袋裡游進游出，嘴巴一開一合地說著傳不出薄薄水面的語言；牠們像是這池水的靈魂，幽幽地溜動著，毫無阻力而安分守己。爲什麼自己不能這樣游於水中？表弟的雙手總是在發抖。他懼怕深水，不要在意就好了。他像是一座心臟裡蓄滿了岩漿的火山，一刻也不能停止顫震，但似乎他的情緒愈滾燙，皮膚就愈冰冷，一下子心臟猛烈地捶叩胸膛，下一分鐘卻又彈性疲乏，他覺得自己好想大膽地跳入深水中游泳，以便泡涼他渾身的乾燙。真煩人，爲什麼自己被這麼粗淺的小事困擾了？別人老早就跨越過去

了。從游泳池離開後擦乾身子，然後他們就可以舒坦地吃一頓晚餐，等著深夜上床睡覺，這樣連貫就很順暢，一點也不吃力。可是他卻起初就卡在途中那個必經處了，要是他無法趕緊脫掉上衣跳進游泳池，那接下來的晚餐和睡眠便一直延後，永不臨到。他又餓又暈地靠著做爲一個人所該具備的品德維持著清明的心智。太遲了，腐敗的菜怎麼能再新鮮起來呢？他至今仍從未真的游過水，多可笑，現在怎麼開始嚐試，有些人甚至游累了，而他還在滿腦子期待，事實上他如今厭惡所有美妙的水池，水的甘美令他沮喪。如果他能試一次，那應該就能擺脫了，他怎麼能向別人談這種個人的小事，只有群體才是置於一切之上的問題。他要去做些能忘掉自身缺失的事才行，快一點，他拿不出一點精神。飛機的航程帶他到一個顛倒的世界，他現在看著水中點點的氣泡爭相衝至水面，覺得又餓又暈。

靠手勢能夠傳達的意思實在太少了，幾乎和與猴子溝通一樣有限。表姐不能明白，爲什麼他們希望當一個西方人，而對自己所屬的那個群體卻那般鄙視？她們心裡有數，簡言之就是這裡的生活層次較高。去年她們三個朋友去到家鄉一趟，回來之後，每次讀書會聚會時，都要公開批評，說那裡的人多麼沒禮貌、人品多惡劣、心理如何不健全，連基本的修養都沒有，然後說這裡的人則完全相反。陌生人連還沒碰到別人的身體就會道歉……等等優點。她們的結論往往是：雖然在這裡生活更加艱苦，並且受到歧視，但是這裡條件值得她們辛辛苦付

出。表姐一邊獨自散步，一邊心想：她們的家鄉以前那麼貧窮，受過那麼多各種侵犯和利用，而且地狹人稠，成天大家摩肩擦踵，哪可能會保有禮貌，以及諸多幸運的優點？爲這種相異的觀點堅持而破壞了私交是不智的。表姐走過了那座窄橋，離他愈來愈遠了，他該要跨步跟上去才行。

有幾個同樣在石徑上散步的人，牽著一隻白色的小狗從叉路口介入了他們之間，小狗以匆匆步子配合主人的從容步伐，不遠前的廣場上，一群鴿子忙著在地上啄食，那些走在前面的人們，穿過一陣陣樹蔭，點綴著矮坡上的綿綿綠草。早晨，整個公園都在表姐的足下鋪陳開來，她的背面領導著方向，像是揚得高高的一面薄帆，這全是一個人的死去所換來的萬里晴空。爲什麼正確的態度會這麼難在他心中滋長？他多像個總有一天要加入那批永遠排不完的爲非做歹的人當中的一員，所有人都要以見他受罪爲樂。這是他們的公園，它早在開闢時，就已經預料到，走在其中的人會作何感受，所以這天地才創造成這個模樣，一處也不能去更動。

所有的這公園裡的挺立的大樹，都在表姐的注意之下，試探著這個空間的包容力的深度。不久就會有工人持著長長的利剪子，修除這些逾越了某種審美標準的範圍外的枝葉。她也想下星期和他們去登山，那裡的樹木能夠長得多野蠻？恐怕連一整面山坡的空間也休想包

容得了，這麼做是多餘的，她這個人該怎麼去期待這裡的面貌？有什麼不滿足的？他們不能修整每個看不過去的地方。她頭上的每片綠葉此刻正飽吸著暖暖的日光，沒有一片例外，像是久旱之地的居民提著桶子在盛接雨水，滿心歡騰地。

忽然，她側過臉一看，是表弟走到了她身旁。

4

餐桌上，玻璃杯裡的紅葡萄酒填出了容器的形狀，這柔和的弧線，塑造出持它時所需的優雅手形和心境。有一杯好像只喝過一口，倒掉的話太可惜了，可是又不敢接著喝，難道莎拉沒想過這樣一杯酒在她回去之後，會讓人覺得多麻煩。放在一旁等著風乾的盜杯盜盤，仔細看看，有幾個死角好像沒洗乾淨，不是這一次，可能是之前幾次未能洗盡所殘留下來的小污痕。哪件器皿能長久保持新鮮呢？它們就是會一次比一次更舊下去，那曾在盤子上出現過的醬汁，一種一種地沖走，這便是一夜又一夜的睡眠的作用——使性情復元，以便承受另一遍惱人的醬污，照例地戰勝，然後凱旋風乾。

橢圓形的盤子在兩手中及水花中翻轉，它光滑的精神，已準備好隨時再出發了。若不去處理那只酒杯，它永遠還是立在桌上那兒。莎拉何必帶索爾特太太來呢？她根本不是我們

這個圈子該出現的人，她就只在去年來過一次。天曉得，要不是教會收容了她，這種人會有哪個場合歡迎她？光憑她上個月爲主日崇拜所插的兩盆鮮花，大家就得對她的勢力眼改觀？他們也真是物以類聚，想想看，有哪個懂生活、有思想的人，會在大好的星期日早上時光，躲到教堂裡閉著眼睛，口中唸唸有詞，他們一定很後悔自己無法趕上內衣商店的特價時段。也難怪索爾特太太那麼沉迷於教會工作，因爲她就是靠著找機會向衆人說她以前如何與前夫進入上流金融界的經歷來維持生命力的，那段經歷是她賴以存活的一只救生圈，唯一能使她免於滅頂的法寶。該死，她們竟從未請求她透露某位大財主的私生活，從未問過她哪兒才吃得到上好的進口魚子醬。

那些容易破損的許多餐具容器，在廚房裡將這個女主人包圍住了，她於是變成了一個手腳移動得既謹慎又不受其謹慎限制的人。在她的這間玩具屋裡，每件用具和器皿，都藏有她這十多年來所慢慢發展出來的一套個人的密語，它們的位置關係，似乎能夠滿足她個人對他人的理解。或者——那六只倒置的高腳杯排成了一列直線——根本完全沒有這回事？

她小時候喜歡看她排列那些湯匙家族、刀叉家族和杯盤家族，它們的大小形狀都不一樣，就像某種經常來到家中的人，她心裡幻想得無比開心，因此，窗台上的盆景才得到了充足的水，窗玻璃才得到亮潔透明。如果教授是擰麵杖，姑媽是切餅輪杖，那誰會是打蛋器

呢？等一等再想下去，她快要笑出來了，是他們的到來，使得廚具展開它的人生，她多喜歡看母親從那層層抽屜中取出廚具和器皿，真實地使用它們的獨特功能，尤其是篩罐和奶油擠管，它們是廚房王國裡的詩人，只有在一個結論即將誕生時，它們才會出現解決，創造出蛋白奶酥王朝和薩瓦蘭蛋糕文明。

她在笑什麼？海倫剛剛說的可是丈夫駐守遠地的經驗，她無法體會那種想家的情緒嗎？女兒從未瞭解過窮困的生活，將來哪天要是又回到整個屋子裡的東西只有身上那條褲子的生活時，她能怎麼辦？這些年紀相同的人，擁有太多遠比現在眼前的景物更鮮明的那些記憶可看，她們沒辦法看見桌上那台昨天才發明的傳真機。那是什麼？又是一種等她學會怎麼使用時，便已又淘汰的新發明嗎？莎拉就是要對未來心存敵意。她輕搖著杯子，聽著冰塊在裡頭碰撞的聲音，愉快地回憶著這汨汨的時光在以前所看起來的樣子，因此，她的耳垂結出果實般的珍珠，領口開出了一排小小的綴飾花，就像是教會使她變換了髮型。她總須找到理由去買那條在夢中出現過的披肩。

原本以為也許會聊到更晚，或者甚至住一晚下來。

道別的時候可以清楚感覺到，她們對這次不齊全且缺乏導師的聚會有些失望，即使明明聊得很開心，卻是依然想要責怪這種開心。她們身上那個愈用愈破舊的部分，總是在最需要

它的時候，才體會到它的不堪。每次經過一場友誼賽，她往往要再花上一倍時間，才能恢復平靜，到時候抹布會風乾，她要拋開對自己的神采的注意，輕輕地用房間的門，封住那通往人間的長方形大洞口，暫時從身分退出。但是她並未真的再次掉到那個領她今日至此地步的習慣中，她進入了丈夫的書房裡，翻閱了幾張置於桌前的譯稿，對照著原文，她讀著這首長詩的首段，以母語和慣用的語文兩種。推了推眼鏡，她想女兒讀得懂這種東方式的語意嗎？它可能使一般人有什麼誤解？莎拉對自己家鄉的文化的景仰，還不是因為上尉以異邦幻想的情懷所感染的。她不可能再回去那個經常發生火災和政變的家鄉吧。表弟會一直住下來嗎，在這裡接受教育不是更好？女兒問。莎拉最怕又一個同鄉來破壞人家的印象，並且搶走資源和同情，他也許會破壞她們的女兒與西方男士好不容易才產生的情誼，這種麻煩很容易發生的，因為年輕人有一個階段，就是會對自己的血緣地持有浪漫的異邦幻想，他會這麼影響人家是因為自己沒本事結識西方女士。她放下那張翻譯稿，蓋上了心頭上諸多負面的臆想。書桌上這朵康乃馨是哪裡來的？一定是學生給的，花朵開到了盡頭，這一刻是她短暫生涯的最高點，絕不能再拖到明天。這間書房壯碩地舉開了它的高度與寬度，沒錯，丈夫完全繼承了上一代的思想，他沒有別的選擇，然後大兒子是下一個，書房裡就是具有一種貫古通今的神奇氣氛，走進來的人，必定想要慎重地坐下來，看著花瓶旁的透明紙鎮，登上思維的雲端，

將無常的風雲雷雨，用鋼筆筆尖挑散。

和背後書架相對聳立的，是另一排陳列架，她不會這麼清楚地發覺它們在這個屋子裡聳立著。那裡塞滿了經典的名畫集冊，還有經典的音樂錄音唱片，以及經典的電影錄影磁帶、複製的縮小比例的著名藝術品等等。她被這麼多經典包圍住了，可以體會這種熱愛嗎？她應該慢慢欣賞這些上千年的文明精華，在這裡每走一步就是經過了一百年歷史。他應該排定一套訓練思想家的課程，每天幾點到幾點是讀哪些經典，然後幾點又是欣賞經典藝術，最後傍晚再去勞動吃苦一番，太好了，如此一來，哪天雲端上的藝術之龍一感動，一定會屈尊飛到他的窗前顯象，賜他靈感，這便是他們的兒子們所領受的前景——去敬拜這堆收藏的寶物。多虧了暖器機的協助，女兒才可能專心讀著那本討論科技剝奪了人性成長經驗的名著。她深愛著這間屋子和那架空氣調節機，她善待洗衣機和微波爐這些新時代的奴隸，現在所有礦物和能源這種奴隸，正將她如千年前的皇帝般服侍著，如此一來女兒便不必愧疚於要靠黑人女僕幫她洗衣服，自己才有空研究那門女性主義的課程。

一疊信件集中放在桌下的空格裡，她取出了幾封來看，那封航空寄來的訃告讓她想起了家鄉屋裡的景象，窄小的曬衣台，和櫃櫥的門把，然後瞬間又忘了那種感覺。手上的信件牢牢地把那些黑字兜在線框之內，她讀著字，覺得自己侵入了一個無所不包的大魚網中，緊張

她想找到缺口鑽出這層細密的真實經驗的包覆。她知道這間屋子充滿了多少另一群極多的人的意念，這些經由表達力所釋放到空氣中的訊息，不眠不休地在知覺內流竄，像是調頻收音機所接受的無數電波，有的在議論、有的在歡唱，一下子是記憶，一下子又是打算，樣樣清晰卻個個都一閃即逝，它以數學的特性擴張著，既大量又快速地跨越過她，那是每一句她聽過的話的總合，無法組合出完整的語意，又無法一一予以正確辨識。她曾經說過某件事，對某個人說嗎？不記得了，因為只在腦子裡重說了好幾次，做夢夢見自己說過，結果她就沒有再對誰提過那某件事了。

儲存在架子上的書本，不斷增加，往上疊高，真怕它們快壓垮了這筋骨，書房是一間屋子裡的大腦，如果崩毀，它就算是個瘋子了。她每天都花一點時間，慢慢整理，依照類別和時代做排列，並且移至另一個訂製的架子上，分散它們日增的重量，這項工程從來不曾停頓，不然這些硬塊會開始堆放到走廊，甚至客廳地上，妨礙人家走動。到現在她還不能習慣嗎？白齒的蛀洞，旋緊的瓶蓋，還有許多背後有支援與指使者的小缺點，樣樣都可能占用了她部分的判斷力，使得當真正需要接納一個對象時，反而強化她不應該持有的抗拒心態。那一道道字體不相同的書名，緊密地夾出一條條線縫，再亮的光線也照不進去，空間被吃掉，往後退、往後退，倚靠在死角，等待自己也轉化成另一冊身懷個人見解的書本。又是一

個不隨身驅歸於塵土的不朽精神，她不是唯一能和大家長相左右的人。看看那些令他們在深夜時，依然能振奮起來的文章，若非其中真有值得賠上幸福的東西，他們可能愚蠢到不畏喪命嗎？

危險會令人害怕，除了後果的痛楚之外，便是它不知何時會在何處突然發生，尤其當四周環境很陌生時，他就會不自覺地回頭過去看看，很難料想若不小心，這裡可能有什麼危險發生。有這麼多人在身旁，就算一頭野狼露出利牙衝過來也不用害怕。一群懦夫在一起便沒有人像懦夫，他要做出和獨處時完全相反的言行，否則豈不是浪費了這個大好時機。

少部分的人已經在午夜前進入帳篷裡休息了，其他人還在對面喝酒聊天，看起來就像一支小型管弦樂團在照明燈下陶醉地演奏著，遠遠地脫離了現實。他不好意思拒絕友善的邀請，說要去哪裡聽一場音樂作品發表會，他點點頭便去打上了領帶，儘管他對節目內容一無所知。有一條肥大的蛾類幼蟲爬到他的腳踝襪子上了，他見到立刻揮手撥開，蟲子滾到地上，他想趕牠走，又怕牠趁他休息時爬到身上，想到踩死牠，又不太忍心，如果真要消滅蟲子，應該這附近都要噴灑毒蟲藥才行。如果他們不把活動範圍擴大到這麼野蠻的地方，就不會有這種困擾了。不可能，他們肯定要走這一遭，由一株草爬到另一株，咬破外皮鑽進果肉裡，胃口大開，持續的咀嚼與吞嚥，他還不習慣欣賞打擊樂的演奏，坐在座位上不敢頻頻移

動，密密麻麻的後腦上的頭髮，什麼時候曲子才會奏畢？是自己要來的。他撿起一片大石頭，壓死了那尾毛毛蟲。

沒有人看見，就如同不會發生過一樣。這兩個突然站在面前的人想要做什麼？腓力和雅各各不說話的時候，總會讓附近的人感到好像有某種昆蟲從此在自然界中絕種了似的，他們的學生明知沒事，還是會不自覺地環顧四周一番。

已經連續三次了，每到會議兩人碰在一起時，就是停不下來私語竊竊，耽誤了工作也不在乎，急壞了坐在一旁的製作人。擔任這一季舞團新劇的這位總監，同時也參與了舞碼的編排，他個人過去一向欣賞那兩人的作品；雅各的畫作筆緻蒼苦，腓力的樂念簡約，這正符合了他所冀望的舞台風格，所以才委託他們來為舞劇做配樂和佈景。沒料到進展這麼緩慢，等期限一到若還沒有動靜，那他就要另請高明了，真是有恃無恐，他可不想在一旁催請再三，好像他是個對兩位沒信心的生意人。

前不久他的助理和舞團顧問聽到他要請雅各的時候，就曾奉勸過他打消此念，這個人的女兒是個唯利是圖的經濟人，千方百計為的就是想要結識有名望的公眾人物，請他們賞個面子出席父親的畫展，以便嚇唬那些手上有筆錢，眼中沒見過幾幅畫的收藏家。不管是政商界、學術文藝界，還是宗教界乃至於時尚圈子，她都敢闖敢邀，然後，雅各還要佯裝出一副

好像這種盛況可不是他低聲下氣去乞求來的，好像很有志氣才因此精神感召了所有人。老實說，他的畫翻來覆去還不是那套故技，要說這叫風格的樹立也行，但是，總不能盡是挑蘋果派吃吧！大家不好意思拆穿他們的心機，結果反而愈玩愈起勁。當初他能擠進教授家的讀書會，還不就是靠那張臉皮，看看他們家的房子和車子，就算今天起他果真無顏再使詐，他們一家也還是照樣能過著奢華的生活。

嫉妒就直說，何必怪罪到社會公平上。至於腓力，他是個坦誠率真的人沒錯，但是他的毛病是專愛調侃不坦誠、不率真的人，他以看盡衆生醜態爲樂，所以他身旁的人往往也辦不了正事。但是他自己的樂曲要發表時，倒是戰戰兢兢的，而且狂妄專斷得很，一點也不肯委婉地爲別人修飾一下自己的固執，除了作品之外，他就不計較太多了，最好世人都腐化墮落，唯有他一枝獨秀，音樂家多半自視甚高、獨善其身。可是如果這次不請這兩個大師來掛上大名，恐怕不但門票會賣不到一半，而且案子也申請不到那麼多公費補助。

其實他們八成早就完成了作品了，只是他們故意聯合起來把大家搞得神經緊張，考驗看誰有意願肯卑躬屈膝罷了，順便提醒大家他們的重要性，非等到最後一刻才肯開恩，這招哪個圈內人不曉得，就讓他們陶醉一下好了，怪可憐的，辛苦地動了半輩子的筆，也該趁這機會撈一點成本回來吧。看，他們沒有再聊天了，倒了一杯開水，走到陽台前，沒有說話，這

表示什麼，快要發生地震了嗎？

奇怪，那個坐在休息室裡的東方人是誰？是腓力帶來參觀的，好像是教授的親戚，前天他也去聽了首演的音樂會，就是他，中場休息時他的臉色不太好，聽說他的家屬有人去世了，所以才讓他到海外走走，這個月的聚會日，他們要一起到山上露營，哪個山上？要辦入山證才行的還有哪個山上，那得要花上半天的車程和步行吧，幾年前好像誰來探訪時也是去那裡，想想人爲了消除情緒上的困頓可花了不少力氣，否則海邊不會有那麼一條伸長至海上的長橋，橋頭還蓋了一家餐廳，三面環海、底下架空，釣魚的人和散步的人在這橋頭上一起欣賞西沉的夕陽，海鳥佇立扶欄，然後飛越整面天幕，這便是皆有喪失某位親友的成人們共同興建的環境。他們兩人在想什麼？腓力是真心想讓所有人聽到以那種風貌所呈現的樂曲嗎？

觀眾的反應真好，那些敢表示不認同樂曲的觀眾，大概全成了躺在床上的人瑞了。現在只要有機會可以讓他們把那件禮服穿出門，什麼主張他們都願意附和。光是看曲名《遊擊》，熟朋友就曉得，他準是要把年輕時參加示威時，用鎮暴警察擊打盾牌的節奏當作吹奏小號的伴奏那一套搬出來，深怕人家忘了他的政治立場，結果果然樂曲就是這麼編寫的——鎮暴盾牌加樂團和朗誦。當然，有本領利用共同記憶的情感主題來創作是得佩服，但是把一

首長笛的作品，硬是要和吹笛人與鼠災的童话故事搭上關係，未免有些……等一等，雅各和腓力拿了一杯水，往休息室這裡走過來了。

抬頭一看，他從對方手中接過一塊厚厚的巧克力餅，這種餅的熱量和營養比一般的高，如果他們受困於這裡，光靠它，大概可以活上十天。他聞著身旁這位腦中有著一大群樂手在製造音響的音樂家吐出白煙，煙味可以驅趕蚊子，腓力隨手撿了一節樹枝，並用小刀將它削成傘骨狀的木花給他，好像那是一句能完全吸引小孩注意力的俏皮話，從天而降，逗笑了原本不是在笑的人。上尉和姑丈正在將火堆上一壺沸騰的溪水取下來，小心地沖泡著鋼杯裡的咖啡粉，他是分心還是專心，才會覺得這個舉動看起來像是在朝拜上主？真奇怪，想想那些在舞台上設計過的每次的踩步和踢踏，想想人與聚合是多麼地不可思議，它一個一個步驟地銜接著，原本空的，然後盛了溪水，吊在烤架上，沸騰出熱氣，最後傾注到另一個容器內，與某種素材融合出一種香濃宜人的信仰。他注意不要踢到腳邊那片大石頭，那是一隻蟲子的墓碑，它會不會永遠都安然地保持這個形狀和位置？大部分的人都進入帳棚了，不知道表姐在家做什麼？她在他不能走過去的地方寫字。帳棚繃緊的外層，光滑地將橙黃色虔恭地鋪在月光足下，睡在裡頭的人，想必是嬌弱不堪。這夜晚是漫長而遼闊的，它與被蚯蚓所鑽鬆的土壤一樣易於讓人翻埋寶貴的東西，也許它早就容納了太多失去主人的物件，隨便任後人摘

竊。在這裡，神學院晨禱會的鐘聲傳不到，緊急救護的笛鳴也傳不到，犀利的投射燈更照不到，只有那座帳棚像一面船帆般，靜棲於碎石之洋上。當營火漸漸熄弱時，他撿起了一塊柴枝扔進去，於是火焰又明亮了起來。

5

統統都會到齊，再等一下，他們還在途中行走，從原本來得好好的情況中，毅然罷手退出，兩扇衣櫥的門伸張，他們一刻也不停滯地如時節般恪遵著律則，沒有別的理由懷疑，那件懸吊得直直的長褲和扣領襯衫，以及棕色的寬搭裙，他們之中沒有人能特例迴避，不管事實上有多少個人方面的意願，習慣就是常軌，以此為中心，堅定如欲返家，當見到那個交叉的符號時，他們會統統都到齊。

聞一聞，空氣裡有一種味道，那是最後勝過其他對手的強者的氣味，比如書本蓋過了膠皮軟椅，琴弓的松香蓋過地毯。雖然草地的氣味終於嗅進了腦中，但是它已負傷累累，而且太過普遍，哪種氣味不都滲雜了別種，如果光憑它來辨識自己身在何處，答案可能會是雜貨店舖，或者是一間舊得不能再舊的宮殿，那些百寢室及廚倉飄來的在時間長跑中消失的氣味，逃過了警用犬的鼻尖，使得草地的氣味得以重返它遼闊的生涯。

他可以把眼睛睜開了嗎？會不會所有可以一覽無遺的景象都爭相要撲進他的眼膜？他看見了椅子的腳。垂直一根根抵住地面的椅子腳，一排之後又是另一排，還有連接各根之間的橫木條，往上伸挺的椅背，整齊地阻礙著人通往講台，留出來的走道分開它。它堅持要大家以這種位置距離坐下，像是冰箱裡的置蛋槽，一坑一坑地預設著，這並不令他感到陌生，學校的教室和音樂廳也是這樣莊嚴。

主日崇拜的儀式使得整間教堂的樸素起了作用，姑丈也連同變成了另一個人，好像一個舞台劇演員下到後台，準備要導演指示他下一幕該注意什麼地方，上一幕有何失誤。不論究竟心裡如何看待，至少他們本人確實坐在這裡，表現出符合一個坐在這裡的人所該有的樣子，沒有例外的主見。關閉的抽屜和各種門板，遮蓋了其中放置的一套百科全書也不見得會提及的物件，相同外表的平滑面板之下，哪一格裡頭會放有一把榨蒜鉗？哪一層窗簾後會住有一個詩人？不知道何時才會，非要指定使用那把鉗子，否則它怎麼會在鋸齒刀的旁邊放著？特地遠從東部搭飛機來助講的牧師，受邀上台證道，注視演說者是一種基本禮貌，話的內容絕對無可挑剔，如果這間拱錐形的教堂是世界中的一顆寶石，那這個人的一席話必定是寶石的透明度。

他可能是唯一沒有用聽覺向講台伸張的一朵紫色酢醬草，為什麼本能也是一種會喪失掉

的東西？他何嘗不想明白那一些傳承下來的經典，朝向它全然地張開花葉，一掃自己渾身的萎態？少來搖尾乞憐了，這裡哪個人不像姑丈一樣通曉大家所賴以維生的語言，當一個個想法被說成句子出來時，他靈敏的知覺便派上了用場，穩穩地接住那記快速球，然後反應很快地又傳擲了回去，光是這個行為本身就很有趣。他的妻子兒女就坐在左側，供他察覺自己是何許人，在做著什麼事？

就算那是引用自經文的一段話，但是它不可能憑空就成爲他的一部分，即使下一次他能在討論問題的場合中，十分恰當地轉述這個看法，把它如魚和餅一樣傳開，使年輕的人得以飽足，事實上，它頂多只能用手提著，背負著一大袋的行李，吃力地要求自己增長出相對能扛起它的體力，爲什麼它不能變成他的營養和肌肉？

假如願意，這個人一定能夠無休止地說上幾天，將半截的文明史全部束勒在話的始末之間。到底上尉想對她說的是什麼？早上在課堂上旁聽的時候，他只是在易見的位置出現，讓她發覺一個人終生是活在一個多麼自由的條件中，他說這門課的進修，純粹是個人對自己這方面的期許，父親奉勸過他不要接受習慣的擺佈，這有必要讓她知道嗎？一開口就像打翻了手中的販售箱，人家打翻的是一堆髮夾和梳子，而上尉則像打翻一群白老鼠，牠們四處散逃，讓想捉回來的人手忙腳亂，父親帶著一份剛譯成的序文走過來交給上尉，他捨棄了這個

女孩的幫腔，獨自說出了那段表示；退出聚會的人並非心懷不滿，留在他身邊的人也不見得是心悅誠服。

逐句唸出書中那一章，父親的嗓音和語氣是所有人之中最具說服力的人，凡是出自他口中的字，都像是一根根等距的欄杆，它們將人安全地攔護在危險的邊緣，看看那個恐怖主義橫行的專制王朝，誰跌入那個體制下，必定會粉身碎骨。他應該因為從口中頌布這些彷彿是他寫的文告而獲得大家的景仰，上尉怎麼可以讓笑容在他的上空飄揚，她接著看到大哥模仿父親的腔調繼續把那一章唸下去。他真的無法體會那本經典的卓越處，知不知道自己正在讀一本該在讀完後深深感動的經典？祖父為何不乾脆說出來，他們這一代的年輕人不是尚有諸多領域待探索，而是其實根本不知道幹什麼要去探索？他不明白感動為何物，那本書是由一個核心思想破解成上百萬字，而非上百萬字構成了一個核心思想；那些文句是不斷由下一句拉著走的，而非由上一個句子推著走，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天曉得散會之後，這麼一個孩子會去做什麼，一口喝完剩下半杯的涼茶，祖父便要提早退下休息了，一個論調的生成是何其輕易而普遍，他們無時無刻都在藉著那麼一點能量，傳播著塑造成今日的他們的那種養分，表姐每次走在那片按時請人來推剪的草坪上，就會顯得猶豫不決，她的腳在裙蓋下跨移，教堂就在街口朝著她的視野高舉它的屋頂尖塔，騎行在單車上的人的心情充滿快感，那

些被她拿出來說過的一大團話語，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正打算一起邁進台階上的明亮境地內，沒有一個例外。

綠色絨布製成的那只袋子，匯集了大家的一點金錢，傳到了他這一邊。還不是爲了將來獲得更多回報，或者減輕心裡的罪惡感才這麼做，她真的這麼看待別人？吸收了那麼多來自各方面供給的報告之後，卻要反過來否定那些價值。低頭下來，他們全部都認同某種沉沉壓在肩上的威嚴必須存在於意義層面上，就在這塊介於內與外之間的長方形玻璃窗上，充足的日光直透進來，一整個白晝、一段漫長的氣候變遷以來，都是如此。他們的陳情攻入心靈，他們的口齊唱讚美詩。

6

隔離不是檢視自我的方法，而是反而增強了自己對外物的思念。她渴望馬上飛奔到購物商場去，對，只要去那裡不就一切都解決了。實在想不出有更美好的地方，如果她哪個星期六不能去那裡，就會整天覺得情緒低落得好像在計程車上掉了一只剛買的行動電話一樣。

打從小時候第一次走進購物商場開始，帶著一次次彩色氦氣球回家之後，她就喜愛這個地方，尤其是地下二樓的遊樂場和第三樓的玩具店。這是一個完全和家中不同的地方，而她

明白自己有一大半的成份是出自這裡，她的家並未完全支配她，就像人類身體的部分是來自於猿猴，而心智的部分則是源自於在樂園創生的二位始祖。這兩種特質在她身上結合，也在身上拔河，她的星期六和日，是與一間屋子裡的書房和廚房那樣不同，它們各儲存了兩套相反價值的人生，但又像兩性生殖器的互補一樣密合。

一到星期五，她就會耐不住地想像這星期又有什麼更新的貨品會展示在陳列櫃中，就是因為家人不鼓勵她購買，所以只好更加勤於反覆去欣賞，好像整個佔地面積千坪的購物商場就是她的御花園。她從未料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竟要一棟十二層樓空間的百貨大樓才容得下，要是她無法擁有它，恐怕永遠都會感到自己太不幸了。對她這樣的人來說，這才是一個真正完美無缺的小世界，從導覽的介紹圖看起來，它的規劃和分類是那麼吸引人，不要說一天，再多天她都能居住在這座由繁燈與玻璃所築成的、一塵不染的圓島上。當透明的電梯緩緩上升，她俯瞰著這閃亮的千色之國時，心中便會產生一股感動，好像自己目睹了歷史的某一面結論，那無數個黑暗的日子，為的就是要來到此地，她站在疊羅漢塔的最高處，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沉迷於此景象，但是她恍然明白，自己的故鄉不是在東方或西方，而是世上每個購物商場都是她的故鄉，只要哪裡有那家連鎖餐廳和品牌，哪裡就是她的故鄉，是她深植情感的流動式的土地。那些招牌標誌給她的親切感，是真實的。

一趟幾十分鐘的車程，把她在與表弟由公園走回家途中所想的主意達成。經過了一條隧道、一座跨河的橋和一個東方人集居的社區，駛過快速道路，便抵達位在市中心附近的購物商場，他們下車穿越了停車場，走向面前那片雄偉的建築物裡。

在中央廣場上，他們和其他人看起來一樣興奮，圍繞在四周的，是流動式的精品舖子、寶石首飾、燭台相框、皮包絲巾、手錶盜器，它們的式樣能滿足各種人，或者說，它們的式樣期待了各種人能以此為滿足。看到它們的人必定會在腦中幻想出一種理想式的生活景象，他們要過著會用得到那組沐浴香料的那種生活，還有擁有那種以使用咖啡爐為樂的情緒，以交換一件小禮物為樂的記憶。他怎麼可能愚笨到不肯買那組典雅的木柄刀又來使自己陷入沮喪？他們挽著手通過人群聚集的推車攤販，走到廣場的人造庭園區附近，那裡的空地上，這週是展覽運動健身器材，旁邊則是噴水池和遮陽篷下的飲食區，坐在那裡的人，很自在地聊天，看別人的穿著、喝飲料、講電話、在筆記型電腦上寫作。在花圃前的年輕男女，他們親暱著，欣賞站在箱子上的彈手風琴，用即刻顯影的相機拍照，所有在這裡的人，都令他羨慕。

雖然他生長在落後的東方，但是早從他有記憶開始，那些西方的事物就一直強烈地如月球般遠遠地吸引著他，那彷彿像一隻躺在紅色絨布盒子裡的鑽飾，離真實生活太遠，但又讓

人夢想獲得，這就和西方藝術家一見到哪怕只是一點東方的藝術品，便會被激發許多興奮的靈感一樣，儘管那種印象是出自個人一種對異國文化很浮面的認識所產生的幻想。他不認為這種情懷和羞恥心有何關連。

打開他放在家中床底下的喜餅盒子，他便能清楚回憶從前自電視及過期外文雜誌和電影上得到的西方事物。盒子裡滿滿廣告傳單和剪報，給了他許多樂趣。記得以前每到節日，電視上就會播出許多特別節目，如馬戲團表演、魔術表演、花車遊行、選美比賽、足球與啦啦隊和樂隊、廣告和卡通片、美術館與城堡的介紹、舞蹈和諷刺漫畫，還有舞台上演奏電吉他和、鼓群和薩氏管的黑人。他專注地欣賞每個節目，他們的言行和實際身旁的人多麼不同，他透過許多電影，看到了後來才日漸普遍的西方食物、衣服、家具以及生活觀念等等，如今他真的置身於此，這個藏在喜餅盒子裡的世界正圍繞著他，他覺得想要變成這裡其中的任何一個人。

那位在自動跑步健身器上原地跑了十分鐘的健美先生，受到了圍觀者的喝采，大廳前，一個身穿頭戴卡通兔子造型的人在和小孩子們招呼，節奏輕快的音樂透過擴音器響遍各地，然後播音員報告特價活動的消息，這裡，沒有一點空間不存有人人的痕跡，濃密的影像像是一鍋倒入了各種使人產生香甜味的配料的人湯，他看著滾沸的人影不停地翻攪著各種產品，大廳裡的化妝品專櫃和女鞋店，就像是爬滿了蟻群的糖塊，它超越了美與醜的標準，傲然地散

佈在現實領域中的最表層上，這零零碎碎的自主，到處淌開，孩子就快走失了，它們像是一顆馬鈴薯被磨絲板刮成絲屑了似地，構成了一件非理性的藝術作品，那是一本經典中的數個字句，一個思想的實現，永無休止地升降的電扶梯和電梯，自動門和迴旋門的運作，而他正在經驗著它，他試著讀懂它們所拼組起來的意義，明白自己所嚮往的是什麼，他能否如願當一個魔術師或馴獸師？一整排的女裝就在前面垂掛著，這是什麼樣的人所要的東西。

她怕表弟對她想看的東西沒興趣，所以就走過了女裝店和賣髮飾、首飾的店。上樓買了兩杯撒上花生顆粒的冰淇淋，他們坐在過道旁，看著那幾位從最高級的服飾品牌的店走出來的人，並且看著通過面前的這幾個人會進入哪家店，不是寢具店、不是電器商店，停一下，還在走，他們都猜錯了，那個人是去樓上的書店，真奇怪，難道他不認為鐘錶造型的設計更值得駐足？

表姐帶他到了樓上的電影院，電影的劇照就貼在售票處的旁邊，看起來很有意思，那個女主角會不會及時得救？時間正好趕上播映，於是他們進場觀賞，位置就在戲院最中央，關上厚重的兩側大門，熄燈，這場電影只有他們兩個人在看，影片光亮地投在螢幕上，它巨大而清晰，好像一隻隨意轉移方位的眼睛所見之景象，不管那是能不能去到的地方。他們靜靜坐在漆黑中睜大眼睛，看著影片所記錄的演員的一言一行。

起先，那個層樓的一家人在宴客，席上的一位年長者看出了女主人對婚姻的失望，以及子女如何輕視保護他們的人。孩子們結夥在地下室爲了一個口角鬥毆，把他們對於父母的不滿發洩在折磨別人和自己之上，一位少年在發現一位受暴的少女時伸出援手，可是隨後趕到的家屬卻誤以爲他是施暴者。接著，男主人向長者吐露整個事件的一面之辭……。這是一部令人驚悚的片子，節奏漫長，一點細節也不放過，但是它所呈現的，又是裁剪成極短暫的片段生活，它進行得充滿了作者的情緒，這樣子表現究竟有何居心？那些在心頭老是念念不忘的事，憑什麼決定一個與它無關的想法該怎麼呈現？

影片持續地播映著，不容許分心，只有大腦和眼睛是有用的，好好安分地當一個觀眾，會不會最後手腳萎縮，在影片結束時一同斷魂？她要是也能有段經歷在影片中見過就好了，別人全身上下都罩在故事中，她看過不知道多少盡是些攤在自身之外的感人故事，此外她還做過什麼事？告訴丈夫說他不該在出差回來時順便買了那組不漂亮、只是很便宜的餐具，家中早就存放了過多的碗盤或衣服，不要一直想找機會指責別人，他那麼賣力大展長才，還不是爲了讓孩子有更多時間讀書充實、衣食無慮，這樣便再也不必辛苦地走出門，食物會在訂購後三分鐘自動送上門，感謝他把事情都搶先一步做完了，這樣孩子便能什麼都不必努力了，目標終會達成，這世上哪件事的進行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想用燈看書就不要用，如果說

增強智商的手術是不自然，活假人是不自然，難道種疫苗和畜牧就很自然？各位聽聽，廢物要開口辯論了，希望蟑螂不會從嘴巴裡爬出來，別擔心，這是一個短暫階段的自然現象，這總比裝作豁達理智來得可愛。除了看電影，她還做過什麼？

她看見了一個人鬼崇地掉頭離開，留下了一把小火在樓梯間散置的雜物上，全看它的造化了，照理說它尚無太大的危險性，可是它現在釀成了災，這可算是上天的旨意，這是給缺乏應變準備者的教訓，買得起房子卻買不起滅火器材，而且，如果地面上空無一物的話，火苗根本無路可走，比如在沙漠上和在山林上，同樣一把火，卻會產生完全相反的態勢，是他們自己在四周掛肉引虎，為火開路。哪種學習不用付代價？

烈火駕到！迴避，快點逃，沒有時間了，丟下不捨得丟下的物件，救人要緊，鄰居們有的往頂樓跑，有的只敢爬出窗口。濃濃的黑煙和熱騰騰的空氣，幾乎就快要煮熟那群鍋籠裡的小蝦米了，有的人還在睡夢中，有的人幸好那一晚跑走酒店尋歡，逃過了一劫。她穿著睡衣在地面上爬行，搗著口鼻，驚慌地向可以行進的方向闖過去，是火焰逼她來到那個死角的，不是自願的。救援隊的車頂上的警報器在鳴響，響亮得像從天而降的號角聲，急旋的紅燈引起路人的注意，但是根本來不及，他們明白自己困在死角，就快昏迷過去，攀住窗架的手僵硬發顫，最後的時刻要做出決定，地面遠遠地展平，車燈小小地在黑暗中勾畫，車輪在

旋轉、階梯在層層旋轉，還有光譜和音律也在旋轉，她是自己決定要落下的，她不是出於自願才做此決定，只是忍受不了而非出於決定，落下，在半空。瞬息，它多麼短促，來不及反應該好好把握，或是置之不理。

有多少東西能被著燒，火勢就有多大，假如那有一棟十層高樓，火焰就壯大如十層高樓，它每件物品都要去摸，野蠻而歡騰，早就不再是當初被人放縱的那把小東西，他們該阻止延燒還是趕緊逃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的人，真的能故意假設得出該處境下的感覺嗎？想要用此手段就一舉將滿腔的罪惡感揮掉，真聰明，而且誰真的對自己殘酷到那種可笑的程度，表姐不想忍受影片造成的壓迫感，一旦帶有企圖，她便要強悍地排斥作品的美好處，不曉得怎麼有人一心就是要寫出那種讓人讀了之後會掉眼淚的文句，就算眼淚是一種情感上達到高潮的證物，但是這根本不能因此證明其優劣。

問她有沒有感動過，她會反問：何謂感動？然後她又很懊悔，怪自己太不近人情，然後又覺得為這種事懊悔太愚蠢，不必再去想了。讓電影按照它的情理去暢言，她可以冷漠地視一個人的徹底消失為聚會中的退席者，僅此方法能對制度表示不滿嗎？她沒有做出表示，意外發生的事，並不在判斷的根據中，偶然竄燒起來的衝動，足以扭轉習以為常的態勢，改變的發生在一個人的身上，很難領略察覺，房間的零亂和一件私藏物的遺失，他只要把房門關

上，像蓋上一箱下一季衣服的儲放箱，斷絕兩個時節的連接，每一日都是獨立而生疏的面貌，全新機會的施贈，他們聽到了許多警示訊息，對於整個活動範圍都存有戒心。

原諒那些情緒化的反應，她很羨慕無私者那般氣定神閒，師父能夠漠視物質利益，崇尚禁欲冥想，這並沒什麼了不起，早年他像皇朝王子般享受著榮華富貴，等玩夠了、玩累了，理所當然就會改變口味，看破一切，追求精神上的成長，他怎能因此勸說那些沒嚐過甜頭的人，也要陪他一起讀書？他不應該大肆頌揚寂寞孤獨，那些變成自虐狂的追隨者，不瞭解寂寞只有偶爾穿插在人際間，做為一種調配性質的妝點時，才算是有益的，結果他們居然硬生生地拒絕了所有往來，把自己放入嚴苛的禁閉中，等著看孤獨準備使出什麼魔法，助他成爲出口即爲典律的仙人。這該受到局外人的干涉嗎？任何一種過錯都該受過來人的制止嗎？他不可以有權利犯錯？他怎麼會把思考推進到那麼一個險境？總會有辦法可以同時阻止延燒又保住性命，要存有信心，這不是可笑的，琅琅的讀書聲和市集的遊賞，是一樣可取的。

播畢的影片，倒空的玻璃酒瓶，他和表姐在遊盪中用掉了時間。人群走光的庭園，停歇了的機體運作，燒光了的燈火和封鎖的鐵門。流失了血色的臉孔，流失了笑聲與香味的空氣，大地一片焦黑。

噢，是什麼東西使得死亡成爲一件悲傷的事？

一旦養成習慣之後，自然對於那個景物就會減損一些注意，有的時候她會忘掉今天早餐吃了什麼，外出時是否把某個開關和窗戶關上了，當每次吃早餐或關門窗時，她都不覺得自己已在做那件事，有時會忽然記不起現在是何時何日，所以坐在一把剛剛搬到窗戶旁的椅子上的她，會在看見客廳這些在談話的女士時，感覺到情況相同的某個昔日又重現了，特別是當同一段重說過的話又出現時。

這像重看了一部電影幾十次之後，不論內容多麼好看，都已經在意義上顯得醜陋而令她厭倦了。它就是偏偏不會恰如人願地受到制約，它就是永不結束地使清醒維持在虛弱的狀況中。

海倫原先在路口看見屋子門前的大燈時，還不那麼相信這幾個伴友會真的期待她帶來一道小甜點，說不上來為什麼，像是一場音樂會上，樂手們手上沒有樂器，以往她們丈夫必定會伴隨，很自在地促使一個共同主題的引入引出，以便她們可以跟著附和，或者遊戲似地鬥嘴，用簡單的俏皮話回答問話，氣氛是輕鬆而生動的，但是現在十分鐘過去了，海倫還是沒辦法不一直想新的事來聊，這番救援無非是要她們在冬日中打消睡意，開始美化另一個較

深的層面。

到底這一晚的讀書會還要不要如常？索爾特太太會不會揀選那本新譯的詩集，翻開第一首，把那些源自情愛的句子，鮮嫩地讀出來？那會是一個迴避自身困境的好方法，她們終會需要一本大書來替自尊心解圍，不管此舉的樂趣何在，它好像具備了遠比文句本身的涵意更多的作用。不要以為是因為動聽，所以她的丈夫才說那些話，她們欠缺知悉周遭有何不足的能力，一個稍懂得抒發貼切的情致的人，有可能坐視意興減退而閉口不言嗎？這令他們熱中於投效許多精神，深怕一時間的冷淡會接管了她的心智，漸漸無故地認定對方不可能懂得何時該去，問她要不要出門透透氣。

一刻也不能怠惰鬆懈，茶水保住了溫熱，一整晚，在加溫壺與密封隔離的瓶子裡，一種最佳的狀態使她們確信自己是在為一個有意義的組織付出，它能如沙發般柔柔地承載她全身重量，能與那件毛線衫一起圍繞著她，有一天這個組織的獲益會令母親喜悅，她所擁有的每件寶石，都會披上期待中的光澤。去年生日時，她兒子送的琥珀手環出現在談話內容中，奪走了其他議題的地位。何者是最想立即傾訴出來的訊息呢？絕對不是第一件她聽到的，會是關於牧師要買下北部一個農場那件事嗎？對於那位學生的創作萬分讚賞，並不代表她會允許女兒嫁給此等天才。說到參與舞劇演出的團員，母親感到好像屋外的小蟲子一一從某個破洞

處飛進了屋內，雖然沒有重大而立即性的危害，但是牠們要一天天地將她如屍肉般蛀咬，毫不客氣。這不能怪誰，誰叫她生為一個有思想的那類活物，不能愉快地在土壤與葉莖間跳躍，不能天真地從舞劇排練的場合離席，看他們跳得多像一隻昆蟲，一隻在野地睡醒的昆蟲，縱然有翅膀帶牠歷險，但這間屋子的某個漏洞，並非明顯得能以那幾日的壽命就發現得到的。

客人們知道進大門時要快點關上紗門，並且記得伸手揮趕一下門前，她們團結對付屋外的入侵力量，彷彿那足以致命，若說她們是世上最後一批女人，因而獲得最好的供給與照料，那也是可以相信的。大概是一種禁藥私售的結果，大家都如願生了男孩，將來他們勢必每十個人才能分配到一個妻子共同，到時候她們會得到更多敬拜，女兒會有足夠的時間織毛線，完全潛心於抵抗入侵的蛀咬，剛才她們竟喝完了那壺茶，只是一人一杯。嘲諷和幻想是難以瞭解的，那才有趣，但是一眼即可看穿也並非絕對無聊，而她隻字未提的事也不見得是不重要的。

很難看出來，究竟這個女人在哪個方面會使教授那種人期望自己會是個想與她一起生活的那種人，這表示她具備了不易呈現出來的迷人特質，或者只表示了教授是個不計較她如何固執的容人君子？除非前提是他也是會在衝動下喪失判斷力的話例外。委屈了這個女孩子，

她應該多和同年紀的人出去玩，而不是陪這群婦人消磨時間，等到她們解除警報，不得不鬆軟了身子死掉後，大概這孩子也老邁了，別盡是醜化自己，孩子還沒聰明到會責怪她。當葡萄紅酒倒出杯子，她覺得同情這個在中學教了十幾年書的女人，可以想像她真的想要如願去旅行，可惜她的身體實在太病弱了，無法配合得了求刺激的慾望，她捧著酒杯，離開位子，獨自走到書架前翻書，一點酒應該不會要了她的命，那本能令她感興趣的書，惡化了她對超出能力範圍外的目標的需求，一個旁觀者就是想半途幫助人家，不然懂得欣賞生活的美感，應該不至於那麼困難才對。她的大兒子還在摸索能令人刮目相看方法嗎？有哪一句她們說過的話未曾出現在歷代某一本書中？有的甚至讀過了，但是卻一直以為是自己先想到的，不要感到挫折，相同的話不一定是抄襲，每一句話都是東抄西抄的樣子，她就是靠這個成見來維持閱讀一本書的熱情，接著她又會從記憶中找出相似風格的書，說它很像它、像那個加上一點那個，此外大概沒別的方法使她產生成就感。要擺脫令人深感不悅的低俗，難道是像她那般拉著高貴者衣袖的樣子就行了嗎？日益縮小的空間，將她們的距離又束勒了一點點，就是不會有一個片刻遺漏在意識之外。氣質的高貴有什麼了不起，她就是偏偏喜歡低俗、沒有永新常存價值的事物，那些只保有一朝一夕的壽命的玩意兒，如果沒有助人自一朝一夕生成的衝動中解脫的小把戲，她能安然去追求長久價值的大名堂嗎？還不是剛才那根燃燒了五秒鐘

的火柴，她才能吸這根五分鐘的菸，滿足習慣性的慾望，她一定不會想過，身旁有多少低俗的東西在伺候她，它們遠比被歌頌的對象大上千萬倍。

只取精華不就好了，她還不懂精華的重大意義，聽她怎麼用那一兩段主見加入談話，有哪個看法能將她們剛才談到的觀念一掃而空？她的人生因此枯燥了起來嗎？該不該把對她們的看法放在心上？真想立刻就跑去公園裡那個花生夾形的溜輪場上溜輪鞋，放一雙腳不用在家，這多可惜。她低頭看著地板。

出於禮貌上的認同，違反了自己真正的看法。香菸前端的紅色火星，一絲絲地燃亮，化成粉灰的小紙柱，落在鐵碟子裡，那些把人的注意力如花圃土壤吸收水液般吸引掉的微小景象，就不厭其煩地點綴著四周，一個小孩見到會伸手過去探究，那是什麼東西？有哪些形容詞可以明確地拍攝下它複雜的影像，使人毫不猶豫地就能夠曉得，那迫使情緒陷入極端狂熱的事物，的確鮮明可見，而非因人而異的幻覺。

精神是愈來愈疲勞，但是還沒睡得著，這樣可不行，沒有人不靠睡眠就安然進入到明天，不論睡前想過多少龐雜可觀的大事，最後用光了所有精神，還是要倒躺下來，簡直像是玩笑，他們就一條條地睡在身邊，一點也不排斥躺這麼不舒服的地面，帳棚的材質將營火的光遮得朦朧。他總是和男人在一塊，一個女人也認識不到，大概是某個富商獨占了一千個女

人，使得另外九百多個男人分不到配偶。他告訴自己不可以犯錯，不要恥於成爲自己這個人，總要有人犧牲成全，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哪個人沒有滿腹的牢騷和委屈。

聽人家訴說曾經歷過的苦難，是讓人難過又必須做的，去瞭解事實細節真的有益於忘懷煩惱嗎？嚮導自己枕著石塊，睡在離火最近的位置，厚毛毯裹蓋著全身，讓人以爲那是隻患病的小熊。他喜歡禽獸勝過於人，光是欣賞那瞬間遠遠地在樹梢閃過的鼠類和鳥類，就會想要讓人爲了這一幕，而就變成一個詩人，他如果會用語言去讚美一個對象，那他一定會啞了嗓子。

希望能更接近一頭野鹿，有一天，牠不要再害怕他，可是一定會緊張地逃跑，一下也不肯讓他去摸，牠們真是美麗得既神秘又高貴，如果能摸到牠的背或脖子，那種信任會使他喜樂至極。爲何牠們天生都懂得要躲得那麼隱密？爲何牠們不喜歡人？他無法成爲禽獸的家族的一員，他是個孤獨種族的一員，頂多只是個嗓子啞了的詩人。

張開口卻發不出聲音，喉嚨又乾又緊，全身發麻，這種奇異的感覺並不陌生，它不是新的，而是由自身平時某個微不足道懼的小小不安所放大增強而成的，它長久以來都保持那種不友善的表情，一言不發地乖乖坐在角落，真擔心有一天那麼一個冷僻的人，會突然做出令人預料不到某種驚心之舉。黑夜將世界關進密閉室中受罰，沒有人聽得到呼救聲。他覺得像是

被活埋在地面下，餉得很不舒服，動彈不得，他無法得知時間經過的長度，說不一定只是五分鐘，說不一定已經日升日落過數千次了，因為他感到一股很巨大的無意義，在快速地搖晃著無數種見解，像是搖撼著一罐沉積許多原料的果汁，他不瞭解那些一閃即逝的訊息與自己有關係？它那麼真實地傳達出可以知曉的見解，但是溼重的軟土壓住了他，他靠吃著無意間爬進兩唇間的六足蟲維生，軟弱而無能，植物的根鬚貼住網住他，吸飲他的水分，腦中每個經驗都被速度的急快搖晃得輕飄飄的，零碎散亂如石子與葉子，它就是如此分佈於世，沒有經過設計，這般棄置與放任，是多麼令人興奮而憂煩。現在他是個躺在一層膠質布保護下沉思的人，這件事可以是這麼不尋常，好像此刻能在他思想中出現的事物，都會變成節慶煙火般，射入夜空，然後炸開，那火花就像一隻要伸出去捕捉什麼的手，可是卻又落空收回來。攤開手掌一看，他捉到一隻蚊子。

大概是睡袋包裹得太緊，他覺得悶熱而乾燥。他只想要用一整天時間，到公園的魚池旁讀一本書。

那日新又新的步調，踏上了許多可以踩過去的平坦路與崎嶇地。之前已尋獲的位置，環境宜人，適合紮營；之後又發現的卻更加美好。不可能滿足於此，一直停頓在這處陰涼下的，他們要找到更多適合卧睡的地方，才肯放下背包說：就是這裡？他們在途上的腳蹤無可

知察，彷彿從天降下、自地生出，然後隨時準備再行進。表哥跟在腓力的身後，帶到哪兒就跟著去哪兒，他不環顧景況，只是留意腳前，除非有人告訴他：看那邊，這個角度看過去真是漂亮，這棵不曉得幾歲了，看，它這麼高大。

陡峭的斜坡即是他滿心的不悅，氣喘連連時，他不會想說話，不會胡思亂想，只是自然成爲一個不停移跨兩腳的走路人，直到那一杯咖啡沖出熱氣和香味，他們才開始像在捲收釣魚線般，回想整趟沿途的轉折，開始體會到眼睛正在看著的景致是何等豐美。

是什麼心態會連這番體認也想推卸掉？他應該更主動去學著做一個懂得欣賞美感的人。這就是透過電視節目所傳達出來之事物的本身，未經過製作剪輯，如此一來他還會接受它的嚴肅性嗎？誰也都希望和他們一樣，也許是在私人音樂會上呈現學習幾年拉奏提琴的成果，並且在接下來的慶祝派對上嘗遍各式點心，告訴某個剛認識的朋友，她的外套是在哪兒買的，她最喜歡的電影是哪一部。或者去參加某個足球隊，相信也會很有趣的。

對，這些得到了衆人奉獻其心力的活動，相信都是很有趣的，他們招待一名遠來之客，與他一同想盡辦法要在世上得到飽足。表哥贊同他父親的所有看法，不就爲了要借一筆錢買一組電腦，一組具備許多功能的電腦，這樣做有什麼不對？無情可不是一心努力就可以培養得出來的。他就是長成這般無情，對人既不愛又不恨，只是毫不在乎，對任何可悲的事都覺

得不是很好笑、好玩，就是很無聊而已，這樣有哪裡不對？

即使自找麻煩，他們也絕不會放棄教育孩子。社會意識？是一種食品名稱嗎？教授顧著吃光盤子裡的花生豆，完全不去理會學生們說些什麼。惡意的胡鬧才能帶給他夠分量的飽足感嗎？任誰都無法阻止他們把一日的精神，以各種方式用盡它。夜晚無疑是和平的，它美好得宛如安靜的圖書館和教堂，處處引人理智地沉思、時間的順序在此刻重組成一部書、一篇講詞。牧師神情投入地在演說中讀出一段經文：人睡醒了，怎麼看夢；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樣輕看他們的影像。那只是一小段話，豈能動搖一個植於觀念之上的判斷？他就是認為孩子們有一天會懊悔不已。

還是沒有睡著，即使很可能下一個小時天色就要轉變，像是一種交替作用，未曾間斷過的光亮，從一處墜縮至一處，又從該處躍展回原處，那堆螢火老朽成了明明滅滅的紅色小駝峰，溫潤地含住那即將散失的熱度及亮度，緩緩撒手。像是一籠金光逃逸掉，不再集中形成焦點，而是令人惋惜地逐一稀釋在空氣裡，淡化著黑暗，他覺得和原本就只能存在於戰鬥得很累的人的不真實的夢境中，而他現在要享受它，即使它不是靠任何人有意識的努力去創造出來的。現在，每個人都是靜止的、無聲的，一齣劇要準備登場，他睡著了。

一定是一時大意，忘了戴上帽子，丈夫才會受寒感冒的。回來的隔天，他就一直咳嗽，早餐過後，拿了這兩天的報紙，丈夫就一直坐在客廳，兩腳掌泡在一盆熱水中。他是有點喉嚨不舒服，但並未如妻子所料的那樣感冒，喝完那杯咖啡之後，妻子買好茶回家了，她過來坐在身邊，與他聊起了這兩天的情形，丈夫看看窗外，好奇地問：那兩個孩子到哪去了？不知道，他們沒有說。

打過幾通電話問候其他這趟同行的友伴之後，他的睡意似乎仍未消退，打開書本讀了幾行，便闔上眼皮歪著脖子躺在靠背上，聽著收音機廣播新聞扼要，以及一段段樂曲，如果能突然聽到一首喜歡的歌，便會覺得很愉快，可惜好像事實上他喜歡的歌曲太少了。

妻子則正在一旁窗子前的寫字台那裡，翻閱週曆，提醒自己要記得哪些事。她拿筆寫下那些宴會、課堂以及班機的時間，然後從淺淺的抽屜拿出卡片，順便寫了幾張要向一些人致謝致賀和慰問，最後是簽下名字。她很喜歡這一首正在播放的小曲子，雖然沒有聽過，但是她明白這就是自己一直想聽到的那種曲調。她停筆下來，想不出該寫什麼話給牧師祝壽，就談剛剛丈夫說到關於露營的經過好了，或者根本不必，只要一句問候奉上了就好了？在紙上聊

天好像太隨便了。

要不要打個電話叫兒子回來吃一頓飯？這兩天大家都累了，最好不要，大家也都有事情要忙。她不期待下次聚會嗎，那個誰不是訂婚了嗎？對方女士是從事室內設計的。那件裙子他沒看過，不像新買的，可能穿過幾次沒注意到，背後看過去，她的裙子像是舞台上垂闔的布幕，她何時會站起來溜走，與一個人在一起卻不交談的話，到現在他還是會覺得不自在，因此他的書房有門可關。現在他不想再問關於索爾特太太她們來家中的事，丈夫一談到以撒一家人，就覺得自己不厚道。

接近中午時，她進廚房準備午餐，她挽起袖子，站在打開門的電冰箱前想了一下子。

丈夫在和誰說電話？他說：有的時候無情反而是對的。靈性和獸性的平衡、智性和感性的並存才對。這不叫貪心，這是理想。他口氣溫和。

真怕自己被說出去的話所拖行，難堪地一下拖到靶場，一下拖到殿堂，那一大群等著要聽那個人說話的陌生人，就像動物園中等著爭食飼餵工人所丟出的魚肉的一群海豹。那些不管內容為何的話（有一些是戒律），暴露在陽光下，然後被耳朵這些肉漩渦吸進別人的觀感中，在洞裡旋轉著，混淆成爲心得，究竟什麼叫很痛苦？再說一百次那也只是三個音節。是的，把它一列列讀出來，大聲一點，好像那一波波的聲韻要淹沒他們的理解力，不要考慮太

多。大量的清水沖洗著蔬菜，那表面殘留的泥沙，頑固地塞進莖葉的凹縫處中，細心地摘除一些爛掉的片角，這是長久以來與髒汙的戰爭，是一個物種的層次高低的挺進，這不著塵埃的家之屋，是這般潔淨高貴，這絕對不是其他人能治理出來的窩，把那破敗的片角泥沙全都趕出這個屋子，但是，越想除盡侵犯者，就發現反而越多的髒汙正圍攻過來，一個不容置疑的理想，頓時顯得岌岌可危，不能因此稍微感到失望一下嗎？一盆盆水倒掉，整株芹菜都乾淨了，還有地板跟手腳也乾淨了，浴室在那裡做開著，任人隨時對它有需求，水漫過皮膚之後匆匆灌入洞孔流走，聲音模糊，如眾口喧譁。

做好的幾道菜端上桌，可以準備吃午餐了，丈夫打開酒櫃，看看家中還有幾瓶下次客人來可以拿來喝的酒，聽到妻子說已經是中午十二點，他才想起來自己錯過了一個介紹舊民謠的電視節目，每次他都忘了準時收視，他似乎料到了自己會不記得，所以不覺得太失望，他把製造日期較新的酒排到後面，把較不喜歡的和老的排外面。

那兩個孩子應該是快要回來了，再等一下子看看，他們可能是去上尉家打撞球吧。

擦乾手解下圍裙，她一大口喝完了一杯水，這個區域容許人去忽略它的結構，不必心存不安，也許坐在餐廳讀書會比吃一頓飯來得更適合，每當輪到她讀的時候，就會覺得，平常沒有這樣做的時候，這裡就好像欠缺了某種能將周圍這些幾何形狀統合為一體的能量，方形

的桌面，圓形的盤子，還有綜合幾種特徵的多邊不規則形，他們各自夾藏在百科全書的某一行條中，與其他同屬同類的事物名稱並列著，如果找不到就查「其他」的單元。這些器具離鄉至此，一躍而出，供他編排搭配，身爲主人理當承擔，這樣的安置必定有其考量，這個區域便是由此默許出來的道理所構成的，順暢無比。他說：我們先吃吧。每當一個看法得到徹底陳述時，就彷彿有一塊透明的玻璃在他們之間越破越細小，那些聲音如魚網般撒張，將少許不悅的情緒一網打盡，書中的文意持續步行著，讀書會上聚精會神著，逐字逐句，一頁讀完之後，翻過去又是另一頁。

原載《聯合文學》第十六卷第七期